

中國小說選

中國小說選

林希文編

上海
亞細亞書局

1935

序

近十年來中國文學的成績，以短篇小說的數量爲最繁，亦以短篇小說的成績爲最大。他如詩歌與戲劇都不甚可觀。小品散文的發展亦沒有超越的特色可言。如果說中國近十年來的文壇在文學史上有不朽的光榮，那可以說完全是短篇小說撐持起來的。

要介紹十年來的短篇小說，真是一件最困難的事。舉作家，至少有一百個以上好舉；舉作品，至少有兩百部以上好舉。我們如果沒有讀盡現代的小說，則當然不能作詳細的介紹和批評。

好在我們現在並不是在做現代文學史，並沒有作十分詳細的介紹和批評的必要；我們現在最大的目的，是想指示給大衆以十年來短篇小說的精華，拿這部分精采的短篇小說來代表中國現代文學的特色。所以我們不能不採取比較嚴格的選擇，對於大部分的作者不能不割愛。據我個人的觀察，值得我們讚美而加以介紹于大衆的短篇小說作家，至少有下列四十幾位：

魯迅 著吶喊，彷徨等；

郁達夫 著寒灰集，鷄肋集，過去集等；

葉紹鈞 著隔膜，火災線，下城中，未厭集等；

茅盾 著野薔薇等；

冰心 著超人，往事等；

張資平 著愛之焦點，不平衡之偶力，雪的除夕，梅嶺之春等；

沈從文 著鴨子，蜜柑，入伍後，從文甲集，從文子集等；

王統照 著春雨之夜等；

羅黑芷 著醉裏，春日等；

許傑 著慘霧，子卿先生等；

馮文炳 著竹林的故事，桃園等；

許欽文 著故鄉，毛線襪，幻象的殘象等；

滕固 著壁畫，死人之嘆息，迷宮等；

章克標 著銀蛇等

徐霞村 著古國的人們等

黎錦明 著烈火，破壘集等

章衣萍 著情書一束等

葉鼎洛 著白癡等

葉靈鳳 著女媧氏之遺孽等

王以仁 著孤雁等

倪貽德 著玄武湖之秋，東海之濱等

落華生 著網勞蛛等

郭沫若 著橄欖等

王魯彥 著黃金，柚子等

周全平 著煩惱的網，樓頭的煩惱等

胡也頻 著聖徒，活珠子等

汪靜之
著父與女等

胡雲翼
著愛與愁，西冷橋畔等

劉大杰
著渺茫的西南風，昨日之花等

孫席珍
著花環，到大連去，女人的心等

趙景深
著梔子花球等

蹇先艾
著朝霧等

施蛰存
著娟子姑娘等

彭家煌
著茶杯裏的風波，愆惠等

李健吾
著西山之雲等

杜衡
著石榴花等

敬隱漁
著瑪麗等

沅君
著卷施等

廬隱
著海濱故人，曼麗等

丁玲 著在黑暗中等；

凌淑華 著花之寺，女人等；

陳衡哲 著小雨點等；

在這四十多位的現代作家中，我以為最值得推薦的莫如魯迅。他的觀察能鑽入世態人心的深處，而洞燭隱微，其筆又尖刻，又辛辣，能曲達入微，描寫最爲深刻。他的小說簡直就是一面人生的照妖鏡。所著吶喊等集，實可列于世界文學之林而不朽。最受青年歡迎的又莫如郁達夫。他的描寫永遠是一個傷感的青年的叫喊，最能刺激起青年的同情。在這位作者的筆下，是無事不可以公諸大衆的，總是寫得痛快淋漓。他的文字又極其流暢，若行雲流水之自如，能吸引讀者的觀感。故其作品最風靡一時。葉紹鈞是一位誠篤樸實而努力不懈的作者，他的作品很多而絲毫不草率。處處細細琢磨，描寫細膩暢達，沒有一篇不是精心之作。茅盾的文筆似不如葉紹鈞的細密，然就其整個的作風說，則比葉氏更爲活潑而美麗。選的題材也較爲有趣。所寫的大都是作者理想的典型人物，表現時代性極濃。冰心女士以詩人赤子之心，提一枝珊瑚似的筆，來寫母親與孩子之愛，寫海的生活，她的小說幾乎就是詩。

她的作品處處都是表現着最優美的女性風調，令人讀了幾疑此身不在人間。張資平的小說專寫多角戀愛，富于材料的興趣，但藝術的意味並不濃。沈從文的短篇小說最多，其筆調簡明清新，自創一格，頗多佳作。

以上所舉七個作家，是在當代小說界最負盛名的，也是我們樂于向諸者推薦的。

此外如王統照，羅黑芷，許傑，馮文炳，許欽文等，他們的作品都特別注重藝術描寫的工細，似乎有些接近魯迅或葉紹鈞的作風。滕固，章克標，黎錦明，章衣萍，葉鼎洛，葉靈鳳，王以仁，倪貽德等，他們的作品都特別以材料的刺激與趣味見長，頗傾向于郁達夫或張資平。又如郭沫若，落華生，王魯彥，周全平，胡也頻，汪靜之，胡雲翼，劉大杰，孫席珍，趙景深，蹇先艾，施蛰存，彭家煌，李健吾，杜衡，敬隱漁等，他們的作品都各有其特色，恕不一一加以介紹了。至于女作家之有名者，尚有沅君，廬隱，丁玲，凌淑華，陳衡哲等，她們的作風也各自不同。如果讀過她們的作集，各個的作風都很容易領會出來的。

文心社的朋友們費了許多鑑賞選擇的時間，編成這部現代中國小說乙選，我以為是很可以代表現代中國短篇小說之精華的。他們所舉的作家與我上面所講的作家只是小

有差異。所選的作品都是水平線上的作品。這樣一部精粹的選本，我覺得與前AL社所編的現代中國小說選是同樣合宜于中等以上學校作文藝方面的參考讀物。故我很高興將我對於十年來短篇小說界的一點小意思寫出來以爲之序。

林希文 二十，三

目次

上卷

謝冰心·別後·····	一
凌淑華·酒後·····	二一
丁玲·夢珂·····	三〇
陳衡哲·絡繹思的問題·····	九四
沉君·旅行·····	一一四
黃廬隱·房東·····	一二六
王魯彥·童年的悲哀·····	一三八
胡也頻·一對度蜜月去的人兒·····	一七四
許地山·商人婦·····	一九七

謝冰季·別……………二一九

王以仁·流浪……………二四〇

許傑·改嫁……………二六一

周全平·落霞……………二八二

葉靈鳳·姊嫁之夜……………二九八

張資平·梅嶺之春……………三一—

下卷

胡雲翼·瀟湘暮雨……………三四—

成仿吾·一個流浪人的新年……………三五三

葉紹鈞·春光不是她的了……………三六一

郁達夫·茫茫夜……………三九三

魯迅·祝福……………四三七

茅盾·自殺·····	四六〇
郭沫若·十字架·····	四八四
滕固·壁畫·····	五〇五
孫席珍·火和鐵的世界·····	五二五
馮文炳·桃園·····	五五一
溜子·禍水·····	五六五
沈從文·密柑·····	五八九
趙景深·失散·····	五七九
章衣萍·愛麗·····	六〇八
羅黑芷·胡胖子請客·····	六二一
許欽文·瘋婦·····	六三二
周樂山·春桃·····	六四二
李健吾·紅被·····	六六三

梁實秋·苦風淒雨·····六七三

王統照·遺音·····六八四

敬隱漁·寶寶·····六九七

別後

謝冰心

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車站去，他心中常常摹擬着的離別，今天已臨到了。然而舅母和姊姊上車之後，他和姊姊隔着車窗，只流下幾點泛泛的眼淚。

回去的車上，他已經很坦然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門走入東屋，本是他和姊姊兩個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姊一走，她的東西都帶了去，顯得寬綽多了。他四下裏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簾的，被爐烟薰得焦黃的紙撕了去，窗外便射進陽光來。平日放在窗前的幾個用藍布蒙着的箱子，已不在了，正好放一張書桌。他一面想着，一面把窗臺上許多的空瓶子都檢了出去。——這原是他姊姊當初盛生髮油雪花膏之類的——自己掃了地，端進一盆水來，挽起袖子，正要抹桌子，王媽進來說：「大少爺，外邊有電話找你呢。」他便放下抹布，跑到客室裏去。

「誰呀？」

「我是永明，你姊姊走了麼？」

「走了，今天早車走的。」

「我想請你今天下午來玩玩。你姊姊走了，你必是很悶的，我們這裏很熱鬧……」

他想了一會子。

「怎麼樣？你怎麼不言語？」

「好罷，我喫完飯就去。」

「別忘了，就是這樣，再見。」

他掛上耳機，走入上房，飯已擺好了，舅母和兩個表弟都已坐下。他和舅母說下午要到永明家裏去，舅母只說：「早些回來。」此外，飯桌上就沒有聲響。

飯後待了一會子，搭訕着向舅母要了車錢，便回到自己屋裏來。想換一件乾淨的長衫，開了櫃子，卻找不着，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長的馬褂，戴上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每天上學，是要從永明門口走過的。紅漆的大門，牆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樓瓦，但他從來沒有進去過。

到了門口，因為他太矮，按不着門鈴，只得用手拍了幾下，半天沒有聲息。他又拍了幾下，

便聽得汪汪的小狗的吠聲，接着就是永明的笑聲，和急促的皮鞋聲到了門前了。

開了門，僕人倒站在後面，永明穿着一套櫻色絨繩的短衣服，抱着一隻花白的小哈巴狗。看見他就笑說：「你可來了，我等你半天！」他說：「那有半天？我喫過飯就來的。」一面說，兩人拉着便進去。

院子裏砌着幾個花臺，上面都覆着茅草。牆根一行的樹，只因冬天葉子都落了，看不出是什麼樹來。樓前的葡萄架也空了。到了架下，走上臺階，先進到長廊式的甬道裏。牆上嵌着一面大鏡子，旁邊放着幾個衣架。永明站住了，替他脫下帽子，掛在鉤上，便和他進到屋裏去。這一間似乎是客室，壁爐裏生着很旺的火。爐臺上放着一對大磁花瓶，插滿了梅花。靠牆一行紫檀木的椅桌。回過頭來，那邊窗下一個女子，十七八歲光景，穿着淺灰色的布衫，青色裙兒，正低頭畫那鋼琴上擺着的一盆水仙。旁邊一個帶着輪子的搖籃，正背着他。永明帶他上前去，說：「這是我的三姊瀾姑。」他欠了欠身，瀾姑看着他，略一點頭，仍去畫她的畫。永明笑道：「你等一等，我去知會我們那位了事的小姐去。」說着便開了左方的門，向後走了。他只站着，看着壁上的字畫，又看瀾姑。側面看去，覺得她很美，橢圓的臉，秋水似的眼睛，

作畫的姿勢，極其閒散，左手放在膝上，一筆一筆慢慢的描，神情蕭然。

他看着忽然覺得奇怪，她畫的那盆水仙，卻是已經枯殘了的，他不覺注意起來——瀾姑如同不知道屋裏有人似的，仍舊蕭然的畫她的畫。

後面聽見笑聲，永明端着一碗漿糊，先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女子，穿着青蓮紫的綢子長袍，襟前繫着一條雪白的圍裙，手裏握着一大捲的五色紙。永明放下碗，便道：『這是我的二姊宜姑。』他忙鞠躬。宜姑笑着讓他坐下，一面挽起袍袖，走到窗前，取了一把裁紙刀，一面笑道：『我們要預備些新年的點綴品，你也來幫我們的忙罷。』她自己便拉過一張椅子來，坐在中間長圓桌的旁邊。

他忸怩的走過去，站在桌前。永明便將宜姑裁好了的紙條兒，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很長的練子。他也便照樣的做着。

宜姑閒閒的和他談話。他覺得她那紫衣，正襯她嫩白的臉，頰上很深的兩個笑渦兒。濃黑的頭髮，很隨便的挽一個家常髻。她和瀾姑相似處，就是那雙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然。是兩樣的。——他覺得從來不曾見過像宜姑這樣美麗溫柔的姊姊。

永明喚道：「瀾小姐不要儘着畫了，也來幫我們！」瀾姑只管低着頭說：「你黏你的罷，我沒有工夫。」宜姑看着永明道：「你讓她畫罷，我們三個人做，就夠了。」回頭便問他：「聽說你姊姊走了，誰送她去的？」他連忙答應說：「是我舅舅送她去，等她結婚以後，舅舅就回來的。」永明笑問：「早晨你哭了麼？」他紅了臉，只笑着。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微微的一笑，笑裏含着禁止的意思。

他不覺感激起來。但永明這一句話，在他並沒有什麼大刺激。他便依舊黏着紙練子。搖籃裏的嬰兒，忽然哭了。宜姑連忙去挪了過來，放在自己足旁。他看見裏面臥着的孩子，用水紅色的小被裹着，頭上戴一頂白絨帶纓的小帽，露出了很白的小臉。永明笑說：「這是娃娃，你看他胖不胖？」他笑着點一點頭。——宜姑口裏輕輕的唱着，手裏只管裁紙花，足卻踏着搖籃，使他微微動搖。

他忽然想起，便低低的問道：「你的大姊呢？」永明道：「我沒有大姊。」他看了宜姑又看瀾姑，正要說話，永明會意，便說：「我們弟兄姊妹在一塊兒排的，所以我有大哥，二姊，三姊，我是四弟——娃娃是哥哥的女兒。」

娃娃的頭轉側了幾下，便又睡着了，他注目看着，覺那小樣兒非常的可愛，便伸手去摩她嫩紅的面頰。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動，他連忙縮回手去，宜姑看着他溫柔的一笑。

一個僕婦從外面進來，說：「二小姐，老太太那邊來了電話了。」宜姑便站起，走了出去。永明笑道：「我們這位二小姐，就是一位宰相，上上下下的事，都是她一手經理，母親又寵她……」瀾姑正洗着筆，聽見便說：「別怪母親寵她，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除了她，別人是辦不來的！」永明笑道：「你又向着她了！我不信我就會接電話，更不信我們一家子捧鳳凰似的，只捧着她一個！」瀾姑擡頭看着永明說：「別說昧心話了，難道你就不捧她？去年她病在醫院裏，是誰哭的一夜沒有睡覺來着？」永明笑道：「我不知道——不要提那個了，我看除了她之外，也沒有一個人能得你的心誠悅服……」

宜姑進來了，笑向瀾姑說：「外婆來了電話，說要接母親和我們兩個今晚去喫飯，我說嫂嫂不在家，娃娃沒人照應，母親說叫你跟着去呢。」瀾姑皺眉道：「我不喜歡去，外婆倒罷了，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們，我實在跟她們說不到一塊兒！」宜姑笑道：「左右是應個景兒，誰請你去演說？一會兒琴姊和翠姊要親自來接的。」永明忙問：「請我了沒有？」宜姑道：「

沒有。」永明笑道：「我一定問問外婆去，一到了請喫飯，就忘了我；到了我們學校裏開遊藝會，運動會，怎麼不忘了問我要入場券……」瀾姑道：「既如此，你去罷。」永明道：「人家沒有請我，怎好意思的！就是請我，我也不去，今晚我自己還請人喫飯呢！」說着便看他一笑。

宜姑又問：「妹妹，你倒底去不去？」瀾姑放下筆，伸一伸懶腰，抱膝微笑道：「忙什麼的，她們還沒來呢。」宜姑道：「等到她們來，豈不晚了，母親又要着急的。」瀾姑慢慢的說：「那你爲什麼不去？」宜姑坐下，仍舊剪着紙，一面說：「我何曾不想去？娃娃的奶媽子又是新來的，交給她不放心，而且這兩天往往有送年禮的，那一家的該收下，那一家的該璧回，你自己想如能了這些事，我就樂得去，你就留在家裏，享你的清福。」瀾姑想了一想，道：「這樣還是我去罷。」宜姑笑道：「是不是！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還是穿上衣服，在母親身旁一坐，比甚麼都舒服……」

娃娃又哭了，這回眼睛張得很大，哭得也很急促。宜姑看一看手表，俯下去親一親她，說：「真的，忘了叫娃娃喫奶了，別哭，抱你找奶媽去。」一面輕輕的將娃娃連被抱起，這時奶媽子已經進來，宜姑將娃娃遞給她，替她開了門，說：「到娃娃屋裏去罷，別讓她多喫了。」奶媽

子連聲答應着，就帶上門出去。

話說未了，外面人來報道：「老太太那邊兩位小姐來了。」宜姑連忙脫下圍裙，迎了出去。——他十分瑟縮，要想躲開，永明答道：「你怕什麼？我們坐在琴後，不理她們就是了。」說着兩個人從長椅子上提過兩個靠枕，忙跑到琴後抱膝坐下。

她們一邊說笑着進來，琴後望去不甚真切，只彷彿是兩個頭髮燙得很卷曲，衣服極華麗的女子。又聽得瀾姑也起來招呼了。她們走到爐邊，伸手向火，一面笑說：「宜妹今天真俏皮呵！怎麼想開了穿起這紫色的衣服？」宜姑笑道：「可不是，母親替我做的，因為她喜歡這顏色，去年做的，這還是頭一次上身呢。」一面忙着按鈴叫人倒茶。

那個叫翠姊的走到琴前，——永明搖手叫他不要作聲，——拿起瀾姑的畫來看，回頭笑道：「瀾妹，你怎麼專愛畫那些頹敗的東西？」瀾姑只管收拾着畫具，一面說：「是呢，人家都畫，我就不畫了，人家都不畫的，我才畫呢！」琴姊也走過來，說：「你的脾氣還是不改——上次在我們家裏，那位曾小姐要見你，你爲什麼不見她？」瀾姑道：「但至終也見了呵！」琴姊笑說：「她以後對我們評論你了。」瀾姑擡頭道：「她評論我什麼？」翠姊過來倚在琴姊

肩上笑說：「說了，你別生氣！——她說你真是滿可愛的，只是太狷傲一點。」琴姊道：「論她的地位，她又是生客，你還是應酬她一點好。」瀾姑冷笑道：「狷傲可惜，我就是這樣的狷傲麼！她說我可愛，謝謝她！人說我不好，不能貶損我的價值；人說我好，更不能增加我的身分！我生來又不曾說話，我更犯不着爲她的地位去應酬她……」

琴和翠相視而笑。宜姑端過茶來，笑說：「姊姊們不要理她，那孩子太嬌癖了。母親在樓上等着你們呢。」她們端起杯來，喝了一口，就都上樓去。

永明和他從琴後出來。永明笑道：「瀾小姐真能辯論呵！連我聽着都覺得痛快！那位曾小姐我可看見了，這種妖妖調調的樣子，我要有三個眼睛，也要挖出一個去！」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回頭便對瀾姑說：「妹妹，不要太立厓岸了，同在人家作客，何苦來……」瀾姑姑了起來說：「我不怪別人！只是翠琴二位太氣人了，好好的又提起那天的事作什麼？那天我也沒有得罪她，她們以爲我聽說人批評我驕傲，我就必得應酬她們，豈知我更得意！」宜姑笑道：「得了，上去打扮罷，母親等着呢。」瀾姑出去，又回來，右手握着門紐，說：「今天熱得很，我不穿皮襖，穿駝絨的罷。」宜姑一面坐下，拿起疊好的五色紙來，用針縫起，一面說：「可別凍」

着玩，穿你的皮襖去是正經！」瀾姑說，「不，外婆屋裏永遠是爓的。只是一件事，我不穿我那件藕合色的，把你的那件魚肚白的給我罷。」宜姑想了一想道，「在我窗前的第二層櫃屜裏呢，你要就拿去罷——只是太素一點了，外婆不喜歡。」說完又笑道，「只要你樂意就好，否則你今天又不痛快。」永明笑道，「你要盼望她顧念別人，就不對了，她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的！」瀾姑冷笑道，「我便是楊朱的徒弟，你要做楊朱的徒弟，他還不要你呢！」說着便自己開門出去了。

宜姑目送着她出去，回頭對永明說，「她脾氣又急，你又愛逗她……」永明連忙接過來說，「說得是呢！她脾氣又急，你又總順着她，慣得她菩薩似的，只拿我這小鬼出氣！」宜姑笑道，「罷了！成天爲着給你們勸架，落了多少不是！」一面拿起剪刀來，在那些已縫好的紙上，曲折的剪着，慢慢的伸開來，便是一朵朵很燦爛的繡毬花。

這時桌上的紙已盡，永明說，「都完了，我該登山爬高的去張羅了！」一面說便挪過一張高椅來，放在屋角，自己站上，又回頭對他說，「你也別閒着，就給我傳遞罷！」他連忙答應着，將那些紙練子，都拿起掛在臂上，走近椅前。宜姑過來扶住椅子，一面仰着臉指點着，椅子

漸漸的挪過四壁，紙練子都裝點完了。然後宜姑將那十幾個花毯，都懸在紙練的交結處，和電燈的底下。

永明下來，兩手叉着看着，笑道：「真輝煌，電燈一亮，一定更好……」這時聽得笑語雜沓，從樓上到了廊下，宜姑向永明道：「你們將這些零碎東西收拾了罷，我去送她們上車去。」說着又走出去。

他們兩個忙着將桌上一切都挪開了，從琴後提過那兩個靠枕來，坐在爐旁。剛坐好，宜姑已抱着小狗進來，永明又起來，替她拉過一張大沙發。說：「事情都完了，你也該安生的坐一會子了。」宜姑笑着坐下，她似乎倦了，只嫵嫵的低頭撫着小狗，暫時不言語。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爐火光裏，他和永明相對坐着，談得很快樂。他尤其覺得這閃閃的光焰之中，映照着紫衣絳頰，這屋裏一切，都極其綿密而溫柔。這時宜姑笑着問他：「永明在學校裏淘氣罷？你看他在家裏跳盪的樣子！」他笑着看着永明說：「他不淘氣，只是活潑，我們都和他好。」永明將頭在宜姑膝上一倚，笑道：「你看如何？你只要找我的錯兒，可惜找不出來！」宜姑摩撫着永明的頭髮，說：「別得意了！人家客氣，你就居之不疑起來。」

這時有人推門進來，隨手便將幾盞電燈都捻亮了。燈光之下一個極年輕的婦人，長身玉立，身上是一套淺藍天鵝絨的衣裙，項下一串珠練，手裏拿着一個白狐手籠。開了燈便笑道：「這屋裏真好看，你們怎麼這樣安靜？——還有客人。」一面說着已走到爐旁，永明和他都站起來，永明笑說：「這是我大哥永琦的夫人，琦夫人今天省親去了一天。」他又忸怩的欠一欠身。

宜姑仍舊坐着，拉住琦夫人的手，笑說：「夫人省親怎麼這早就回來？你們這位千金，今天真好，除了喫就是睡。這會子奶媽伴着，在你的屋裏呢。」琦夫人放下手籠，一面也笑說：「我原是打電話打聽娃娃來着，他們告訴我，娘和瀾妹都到老太太那邊去了，我怕你悶，就回來了。」

那邊右方的一個門開了，一個僕人垂手站在門邊，說：「二小姐，晚飯開好了。」永明先站起來，說：「做了半天工，也該喫飯了。」又向他說：「只是家常便飯，不配說請，不過總比學校的飯菜好些。」大家說笑着便進入餐室。

餐桌中間擺着兩盆水仙花，旁邊四付匙箸，靠牆一個大玻璃櫃子，裏面錯雜的排着掛

着精緻的杯盤。壁上幾幅玻璃框嵌着的圖畫，都是小孩子，或睡或醒，或啼或笑。永明指給他看，說：「這都是我三姊給娃娃描的影神兒，你看像不像？」他擡頭仔細端詳說：「真像！」永明又關上門，指着門後用圖釘釘着的一張白橡皮紙，寫着碗大的「靠天喫飯」四個八分大字，說：「這是我寫的。」他不覺笑了，就說：「前幾天習字課的李老師，還對我們誇你來着，說你天分高，學那一體的字都行。」這時宜姑也走過來，一看笑說：「我今天早起才摘下來，你怎麼又釘上了？」永明道：「你摘下來做什麼？難道只有瀾姑畫的胖孩子配張掛，誰不是靠天喫飯？假如現在忽然地震，管保你飯喫不成！」琦夫人正在餐桌邊，推移着盤盃，聽見便笑道：「什麼地震不地震，過來喫飯是正經。」一面便拉出椅子來，讓他在右首坐下。他再三不肯。永明說：「客氣什麼？你不坐我坐。」說着便走上去，宜姑笑着推永明說：「你怎麼越大越沒禮了！」一面也只管讓他，他只得坐了。永明和他并肩。琦夫人和宜姑在他們對面坐下。只是家常便飯，兩湯四肴，還有兩碟子小菜，卻十分的潔淨甘香。桌上隨便的談笑，大家都覺得快樂。只是中間連三接四的僕人進來回有人送年禮。宜姑便時時停箸出去，寫回片開發賞錢。永明笑說：「這不是靠天喫飯麼？天若可憐你，這些人就不這時候來，讓你好好的

喫一頓飯！琦夫人笑說，「人家忙得這樣，你還拿她開心！」又向宜姑道，「我喫完了，你用你的飯，等我來罷。」末後的兩次，宜姑便坐着不動。

飯後，淨了手，又到客室裏，宜姑給他們端過了兩碟子糖果，自己開了琴蓋，便去彈琴。琦夫人和他們談了幾句，便也過去站在琴邊。永明忽然想起，便問說，「大哥寄回的那本風景畫呢？」琦夫人道，「在我外間屋裏的書架上呢，你要麼？」永明起身道，「我自己拿去。」說着便要走。宜姑說，「真是我也忘了請客人看畫本，你小心不要攪醒了娃娃。」永明道，「她在裏間，又不礙我的事，你放心！」一面便走了。

琴側的一圈光影裏，宜姑只悠暇的彈着極低柔的調子，手腕輕盈的移動之間，目光沉然，如有所思。琦夫人很嬌慵地，左手支頤倚在琴上，右手弄着項下的珠練，兩個人低低的談話，時時微笑。

他在一邊默然的看着，覺得琦夫人明眸皓齒，也十分的美，只是她又另是一種的神情，——等到她們偶然回過頭來，他便連忙擡頭看着壁上的綵結。

永明抱着一個大本子進來，放在桌上說，「這是我大哥從瑞士寄回來的風景畫真好！」

「說着便拉他過去，一齊俯在桌上，一版一版的往下翻。他見着每版旁都註着中國字，永明說，『這是我大哥翻譯給我母親看的，他今年夏天去的，過年秋天就回來了，你如要什麼畫本，告訴我一聲，我打算開個單子，寄給他，請他替我採辦些東西呢。』他笑着，只說，『這些風景真美，給你三姊作圖畫的監本也很好。』」

聽見那邊餐室的鐘，噹噹的敲了八下，他忽然驚覺，該回去了！這溫暖甜適的所在，原不是他的家。這時那湫溢黯舊的屋子，以及舅母冷淡的臉，都突現眼前。姊姊又走了，使他實在沒有回去的勇氣。他躊躇片晌，只無心的跟着永明翻着畫本……終至他只得微微的歎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我該走了，太晚了家裏不放心。』永明拉住他的臂兒，說：『怕什麼？看完了再走，才八點鐘呢！』他說：『不能了，我舅母吩咐過的。』宜姑站了起來，說：『倒是別強留，甯可請他明天再來。』又對他說：『你先坐下，我吩咐我們家裏的車送你回去。』他連忙說不必，宜姑笑說：『自然是這樣，太晚了，坐街上的車，你家裏更不放心了。』說着便按了鈴，自己又走出甬道去。

琦夫人笑對他說：『明天再來玩，永明在家裏也悶得慌，橫豎你們年假裏都沒有事。』

他答應着，永明笑道：「你肯再坐半點鐘，就請你明天來，否則明天你自己來了，我也不開門！」他笑了。

宜姑提着兩個蒲包進來，笑對他說：「車預備下了，這兩包果點，送你帶回去。」他忙道謝，又說不必。永明笑道：「她拿母親還沒過目的年禮做人情，你還謝她呢，趁早兒給我帶走！」琦夫人笑道：「你真是張飛請客，大呼大喊的！」大家笑着，已走到廊上。

琦夫人和宜姑只站在階邊，笑着點頭和他說：「再見。」永明替他提了一個蒲包，小哈巴狗也搖着尾跳着跟着，門外車上的兩盞燈已點上了。永明看着放好了蒲包，圍上籃子，便說：「明天再來，可不能放你早走！」他笑道：「明天來了，一輩子不回去如何？」這時車已拉起，永明還在後面推了幾步，才喚着小狗回去。

他在車上聽見掩門的聲音，忽然起了一個寒噤，樂園的門關了，將可憐的他，關在門外！他覺得很恍惚，很悵惘，心想：怪不得永明在學校裏，成天那種活潑笑樂的樣子，原來他有這麼一個和美的家庭！他冥然的回味着這半天的經過，事事都極新穎，都極溫馨……

車已停在他家的門外，板板的黑漆的門，橫在眼前。他下了車，車夫替他提下兩個蒲包，

放在門邊，又替他敲了門，便一面拭着汗，拉起車來要走。他忽然想應當給他賞錢，按一按長衫袋子，一個銅子都沒有，躊躇着便不言語。

裏面開了門，他自己提了兩個蒲包，走過漆黑的門洞，到了院子裏，略一思索，便到上房來。舅母正抽着水煙，看見他，有意無意的問：「付了車錢麼？」他說：「是永明家裏的車送我來的。」舅母忙叫王媽送出賞錢去。王媽出去時車夫已去遠了——舅母收了錢，說他糊塗。他沒有言語，過了一會，說：「這兩包果點是永明的姊姊給我的——留一包這里給表兄弟們喫罷。」他兩個表弟聽說，便上前要打開包兒，舅母攔住，說：「你帶下去罷，他們都已有了。」他只得提着又到廂房來。

王媽端進一盞油燈，又拿進些碎布和一碗漿糊，坐在桌子對面，給他表弟們黏鞋底，一邊和他作伴。他呆呆的坐着，望着這盞黯黯的燈，和王媽困倦的臉，只覺得心緒潮湧，轉身取過紙筆，想寫信寄他姊姊，他沒有思索，便寫：

「親愛的姊姊：

你撇下我去了，我真是無聊，我真是傷心！世界上只剩了我，四圍都是不相干的冷

淡的人姊姊呵，家庭中沒有姊姊，如同花園裏沒有香花，一點生趣都沒有了！親愛的姊姊，紫衣的姊姊呵……」

這時他忽然憶起他姊姊是沒有穿過紫衣的，他的筆兒不覺頹然的放下了！他目前突然湧現了他姊姊的黃瘦的臉，顴骨高起，無表情的近視的眼睛。行前兩三個月，匆匆的趕自己的嫁衣，只如同替人作女工似的，不見煩惱，也沒有喜歡。她的舉止，都如幽靈浮動在夢中。她對於任何人都很漠然，對他也極隨便，難得牽着手說一兩句喚問寒暖的話。今早在車上，呆呆的望着他的那雙眼睛，很昏然，很木然，似乎不解什麼是別離，也不推想自己此別後的命運……

他更呆了，眼珠一轉，看見了紫衣的姊姊！雪白的臂兒，粲然的笑頰，澄深如水的雙眸之中，流泛着溫柔和愛……這紫衣的姊姊，不是他的，原是永明的呵！

他從來所絕未覺得的：母親的早逝，父親的遠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這時都兜上心來了！——就是這一切，這一切，深密縱橫的織成了他十三年灰色的生命！

他慢慢將筆兒靠放在墨盒蓋上，呆呆的從潤溼的眼裏，凝望着燈光，覺得焰彩都暈出

三四重，不住的淒顫——至終他淚落在紙上。

王媽偶然擡起頭來看見，一面仍舊理着碎布，一面說：「你想你姊姊了！別難過，早些睡覺去罷，要不就找些東西玩玩。」他搖着頭歎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將那張紙揉了，便用來印了眼淚，無聊的站了一會，看見桌上的那碗漿糊，忽然也要糊些紙練子掛在屋裏。他想和舅母要錢買五色紙，便開了門出去。

剛走到上房窗外，聽得舅母在屋裏，排揎着兩個表弟，說：「那來這許多錢，買這個買那個？一天只是喫不夠玩不夠的！」接着聽見兩個表弟咕咕唧唧的聲音。他不覺站住了，想了一想，無精打采的低頭回來。

一眼望見椅上的兩個蒲包——他無言的走過去，兩手按着，片晌，便取下那上面兩張果店的招牌紙，回到桌上，拿起王媽的剪子，剪下四邊來，又勻成極仄的條兒，也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紙練子。

不到三尺長，紙便沒有了，他提着四顧，一轉身躊躇着便掛在帳鉤子上，自己也慢慢的臥了下去。

王媽不會理會他，只睜着困乏的眼睛，疲緩的黏着鞋底。他右手托腮，歪在枕上，看着那黯舊的灰色帳旁，懸着那條細長的無人讚賞的紙練子，自己似乎有一種淒涼中的怡悅。

林中散步歸來，偶然打開詩經的布函，發見了一篇未竟的舊稿，百無聊賴之中，頓生歡喜心！前半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寫的，不知怎樣便擱下了，重看一遍之後，決定把他續完，筆意也許不連貫，但似乎不能顧及了。

六，二一九二四沙穰。

——往事——

酒後

凌叔華

夜深客散了。客廳中大椅上醉倒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爐旁坐着一對青年夫婦，面上都掛着酒暈，在那兒切切細語；室中充滿了沉寂甜美的空氣。那個女子忽站起來道：

「我們倆真大意，子儀睡在那裏，也不會給他蓋上點。等我拿塊毛氈來，你和他蓋上罷。把那邊電燈都滅了罷，免得照住他的眼，睡的不舒服。」

「讓我去拿罷。」男子趕緊也站起來說。

女子并不答言，轉身已把氈子抱來說：

「輕輕的給他脫了鞋子罷。把氈子打開，蓋着他的肩膀和腳，讓他舒舒服服的睡覺。」她看着那男子與那睡着的人脫了鞋，蓋好了氈子，又說道：

「我們還是坐在這裏罷。他一會兒醒了一定要茶要水的。他剛纔說他不回家了，這裏的大椅比他家的床還舒服多呢。」她說着又坐下，「咳！他的家庭也真沒味兒，他真可憐。」

男子仍舊傍他妻子坐着，室中只餘一盞帶穗的小電燈，很是昏暗；壁爐的火，發出那橘紅色的柔光，射在他倆的笑容上；几上盆梅，因屋子裏溫度高，大放溫馨甜醉的香味。那男子望着他的妻子，眯着眼睛，含笑道：

「采茗，我也醉了。」

「你不是說你沒喝多少酒嗎？」女子微笑說。

「我不是酒醉，我是被這些環境弄醉了……我的眼，鼻，耳，口——靈魂都醉了……我的心更醉了——你摸摸牠跳的多麼快！」他說着，便靠緊采茗那邊坐。

采茗似笑非笑的看一看他，隨後却望着那睡倒的人說：

「你還不認賬，喝醉了呢。你聽聽你自己，又把那些耳，鼻，口，目，靈魂，心等等字眼全數的搬出來了。只是你的臉，不像子儀那樣紅，他今天可真醉了。」

男子似乎沒聽見他的妻子說什麼，仍舊眯着醉眼，拉着她的手說：

「親愛的，叫我怎樣能不整個人醉起來呢？如此人兒，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都讓我享到！平常在這樣一間美好舒服的房子坐着，看着樣樣東西都是我心上人兒佈置過的，

已經使我心醉，我遠遠的望見你來，我的心便搖搖無主了。現在我眼前坐着的是天仙，住的是純美之宮，耳中聽的就是我靈府的雅樂，鼻子聞到的——銷魂的香澤，別說梅花玫瑰的甜馨比不上，就拿荷花的味兒比，亦嫌帶些荷葉的苦味呢。我的口——纔剛嘗了我心上人兒特出心裁做的佳味，——哦，我還可以嘗那似花香非花香，似糖甜非糖甜，似甘酒非——夠了，夠了，你真醉了，好好的又扯上這些小說式的話來逗我。說話小點聲音罷，看吵醒子儀。」

他拿他夫人的手熱烈的嗅了幾嗅，又抬頭望着她道，

「你也有點醉罷，這腮上薄薄的酒暈，什麼花比得上這可愛的顏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艷。菊花？太冷。梅？也太瘦。都比不上。」說着他又靠近坐一些，「呀！不用講別的就拿這兩道眉來說罷，什麼東西比得上呢？拿遠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彎，柳葉，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對，都不對。眉的美真不亞於眼的美，爲什麼平時人總說不到眉呢？」

采茗今晚似乎不像平常那樣，把永璋說的話，一個個字都飲下心中去，她的眼時時望着那睡倒的人，至此方用話止住永璋道，

「我的頭今晚也昏昏的。我喝了酒不愛說話，你却滔滔不絕，不覺得渴嗎？」

永璋餘興未盡，搖搖頭還接續說，

「采若，我說真話，眉的美也是很要緊的。可是平常初次見面的，看不到眉的好醜，這須在靜夜相對的時候，才覺得到呢。唉，你的眉，真是出奇的好看！」

「永璋，我不理你了，你儘是拿我開玩笑。」她微聳雙眉說着，轉過身去背着永璋。

「我那裏敢？」他急忙分辨，用手輕輕扳轉采若來。「我現在讚美大自然打發這樣一個仙子下凡，讓我供奉親近，我誠心供奉還來不及，那裏敢開玩笑……我相信一個人外表真美的，心靈也一定會美。比如你的心靈，那一時不給我愉快，讓我讚美。就這屋子說，那一樣不是經你的手動使纔被人讚美的。若是有人拿一個王位來換，不用說我這個愛人，就是這屋裏東西，我一定送他進瘋人院去。」

采若此時似乎聽而不聞的樣子，帶些酒意的枕她的頭在永璋的肩上，望着那邊睡倒的人。永璋仍接續說，

「哦，大後天便是新年，我可以孝敬你一點什麼東西？你給我這許多的榮耀和幸福，就

今晚說一通晚，也講不出百分之一來。親愛的，快告訴我，你想要一樣什麼東西，不要顧惜錢。你想要的東西。花錢我是最高興的。」

采茗聽了，想了一想，後來仍望着那睡倒的人。此時子儀正睡的沉酣，兩頰紅的像浸了胭脂一般，那雙充滿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適的微微閉着；兩道烏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鬢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常充滿了談諧和議論的，此時正彎彎的輕輕的合着，腮邊盈盈帶着淺笑；這樣子實在平常，采茗沒看見過。他的容儀平時都是非常恭謹斯文，永沒像過酒後這樣溫潤優美。采茗怔怔的望了一回，臉上忽然熱起來，她答說，

「我什麼也不要，我只要你答應我一樣東西……只要一秒鐘。」

「請快點說，」永璋很高興的說，「我的東西都是你的一樣。別說一秒鐘，千萬年都可以的。」

「我要——我有些不好意思說。」

「不要緊。」

「他……」

「他一定不會醒的，你放心說罷。」

「我：我只想聞一聞他的臉，你許不許？」

「真的嗎，采茗？」

「真的！實在真的！」

「真的那怎麼行……你今晚也喝醉了罷？」

「沒有喝醉，我沒有喝醉。我說給你聽，我為什麼發生這樣要求，你就會得答應我了。我自從認識子儀就非常欽佩他；他的舉止容儀，他的言談筆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時時使我傾心的。因為他是有了妻子的人，我永遠沒敢露過半句愛慕他的話。他處在一個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憐他。」

「他對我很讚你，很羨慕我。因為羨慕我的人太多了，我也沒理會。我也知道你很欽佩他，不過不知道你這樣傾心。」

「小點聲音。讓我說完我的心事——我天生有一種愛好文墨的奇怪脾氣，你是知道的，見了十分奇妙的文章，都想到作者的丰儀，文筆美妙的，他的丰采言語却不定美好，只有

他——實在使我傾心的，咳，他那一樣都好……我向來不敢對人提過這話，恐怕俗人誤會。今天他酒後的言語風采，都更使我心醉。我想到他家中煩悶情況——一個毫沒有情感的女人，一些只知道伸手要錢的不相干的婦娘叔父，又不由得動了深切的憐惜……他真可憐……親愛的，他這樣一個高尚優美的人，沒有人會憐愛他，真是憾事！」

「哦！所以你要去 *Kiss* 他，采茗？」

「唔，也因為剛纔我愈看他，愈動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憐惜情感，我總覺得不舒服，如果我不能表示出來。」她緊緊的拉住永璋的手道，「你一定得答應我。」

永璋面上現出很爲難態度，仍含笑答道：

「采茗，你另想一個要求可以嗎？我不能答應你……」采茗不等他說完，便截住他的話道，

「我信你是最愛我的，爲什麼竟不能應允我這要求……就是子儀，你也非常愛他，

……」

「親愛的，你真是喝醉了。夫妻的愛和朋友的愛是不同的呀！可是，我也不明白爲什麼

我很喜歡你同我一樣的愛我的朋友，却不能允許你去和他接吻。」永璋連忙分說。

「我沒有喝醉，真沒醉，」采荇急急說道，「你得答應我，只要去 Kiss 他一秒鐘，我便心下舒服了。你難道還信不過我嗎？」她看住永璋。

永璋看她非常堅決的神氣，答道，

「信不過你是沒有的話，只是我覺得我不能答應你這個要求。」

「既然不是不信得過我，你爲什麼不答應我？」她站起來很懇切的說，

「你真的非去 Kiss 他不可嗎？」

「是的，我總不能舒服，如果我不能去 Kiss 他一次。」

「好吧！」永璋很果決的說。

她站起來走了兩步，忽然又回來拉永璋道，

「你陪我走過去？」

「我坐在這邊等你，不是一樣，怕什麼，得要人陪？」

「不，你得陪我去？」

「我不能陪你去。況且，我如果陪了你去，好像我不大信任你似的，你想想對不對。」
她不答的走去，忽然又站住說，

「我心跳的厲害，你不要走開。」

「好，我答應了在這邊陪你的。」

「我去了。」她說完便輕輕的走向子儀睡倒的大椅邊去，愈走近，子儀的面目愈現清楚，采茗心跳的速度愈增。及至她走到大椅前，她的心跳度數竟因繁密而增聲響。她此時臉上奇熱，心內奇跳，怔怔的看住子儀，一會兒她臉上熱退了，心內亦猛然停止了強密的跳。她便三步併兩步的走回永璋身前，一語不發，低頭坐下。永璋看着她急問道，

「怎麼了，采茗？」

「沒什麼。我不要Kiss他了。」

這是九月初的一天，幾個女學生在操坪裏打網球。

「看，鼻子！」其中一個這樣急促的叫，臉朝着她的同伴。同伴慌了，跳過一邊，從荷包裏掏出小手絹，使勁的往鼻子上去擦。

網那邊正發過一個球來，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大家都瞅着她那彎着腰兩手抱住右腿只哼的樣兒發笑。

「笑什麼，看呀，看紅鼻子先生的鼻子！」

原來那邊走廊上正走來一個矮胖胖的教員。新學生進校沒多久，對於教員還認識不清。不過這一個教員，他那紅得像熟透了的櫻桃的鼻子却很惹人注意，於是自自然然把他那特點代替了他的姓名。其實他不同別人的地方還夠多：如同眼呢，是一個鈍角的三角形，緊緊的擠在那很浮腫的眼皮裏，走起路來，常常把一隻大手放到頭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

幾根黃髮。還有那咳嗽，永遠的，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裏打滾，却總不見他吐出一口或兩口來的。

這時他是從第八教室出來，滿臉緋紅，汗珠擁擠的在肉縫中用力的榨出，右手在禿頭上使勁的亂搔，皮鞋也便在那石板上大聲的響；這似乎是警告，又像是嘆息：「唉，慢點呀！不是明天又該皮匠阿二呪我了！」

氣衝衝的，他已大步的走進教務處了。

操場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動，打網球的幾個也就隨着大衆向第八教室走去。誰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鬧出了什麼花樣呢。

「是怎麼一回事呢？」一個女生搶上前把門扭開。大家便一哄的擠了進去。室內三個五個人一起在輕聲的咕咕着，抱怨着，呪罵着……靠帳慢邊在鋪有綠紅色天鵝絨的矮榻上，有一個還沒穿好衣服的模特兒正在無聲的揩眼淚；既至看見了這一羣闖入者的一些想偵求某種事實的眼光，不覺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肌肉是在一件像蟬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顫動。

「喂，什麼事？」扭開門的女生問。但誰也沒回答，都像被什麼駭得噤住了的一樣，只無聲的做出那苦悶的表情。

挨牆的第三個畫架邊，站得有一個穿黑長衫的女郎，默默的楞着那對大眼，冷冷的注視着室內所有的人。等到當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濃密的睫毛一蓋下，就開始移動她那直立得像彫像的身軀，走過去捧起那模特兒的頭來，緊緊的瞅着，於是那半裸體女子的眼淚更大顆大顆的在流。

「揩乾！揩乾！值不得這樣傷心喇！」

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正伸過手去預備撐起那身軀時，誰知那人又猛烈的撲到她懷裏，一聲一聲的哭了起來。

好容易才又扶起那亂蓬蓬的頭，雖說止了哭聲，但還在抽抽咽咽的喊。

「這都是爲了我啊……你……我真難過……」

「嘿！這值什麼！你放心，我是不在乎什麼的！把眼淚揩乾，讓我來送你出去。」

當她們還走不到幾步，從人羣裏便搶上一個長髮的少年，一面打着招呼，一面便向她

述說他不得不請她慢點走的理由，因為他很傷心這事的發生，他很能理解這事的內幕，所以他想開一個會議來解決這事。同時又有六七個人也一齊在發表她們個人的意見。聲音雜鬧得正像爆豆一樣，誰也聽不清誰的，但她却在鬧聲中大叫了起來：

「好吧，這時你們去開什麼會議吧！哼——我，我是無須乎什麼的。我走了！」於是她挾着那淚人兒擠出了人衆，急急的向教室門走去。

教室裏更無次序的混亂了。

「喂，誰呀？」

「三級的，夢珂。」

兩個男生夾在人聲中也這樣的低語着。

以後呢，依舊是非常平靜的又過下來了。只學校裏再沒見着夢珂的影子。紅鼻子先生還是照樣紅起一個鼻子在走廊上蹬去又蹬來。直過了兩個月，才又另雇得一個每星期來兩次，一月拿二十塊錢的姑娘，是代替那已許久不曾來的，上一個模特兒的職務。

夢珂她是一個退職太守的女兒。當太守年輕時，他生得確是漂亮；又善於言談，又會喝

酒，又會花錢。從起身到睡覺，都耽樂在花廳裏。自然有一般時下的詩酒之士，以及販古董，字畫的搨客們去承奉他，終日鬪雞走馬，直到看看快把祖遺的三百多畝田花完了，沒奈何只好去運動做官。靠了曾中過一名舉人，又有兩個在京的父執，所以毫不困難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原想在兩三年後再調好缺，誰知不久就被革了，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騙，在不知不覺中做了一點被牽涉到風化的事。於是他便在怨恨，悲憤中灰起心來，從此規規矩矩的安居在家中，忍受着許多不適意的節儉。但不幸的事，還毫不容情接踵的逼來，第二年他妻子便在難產中遺下一個女孩死了，這是在十八歲上娶過來的一個老翰林的女兒，雖說也是按照中國的舊例，這婚姻是在兩個小孩還喫奶的時候便定下的，但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養成的賢淑性格，和一種自視非常高貴的心理，所以從未爲了他的揮霍，他的遊蕩，以及他後來的委靡而又易怒的神經質的脾氣發生過齟齬。他自然是免不了那許多痛心的嘆息和眼淚，並且終身便在看管他那唯一的女兒中，夾着焦愁，憂憤，慢慢地也就蒼老了，在那所古屋裏。

這幼女在自然的命運下，伴着那常常喝醉，常常罵人的父親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長

得像一枝蘭花，戰蓬蓬的，瘦伶伶的，面孔雪白。天然第一步學會的，便是把那細長細長的眉尖一蹙一蹙，或是把那生有濃密睫毛的眼臉一闔下，就長聲的嘆息起來。不過，也許是由於那放浪子的血液還遺留得有在這女子的血管裏的原故，所以同時她又很會像她父親當年一樣的狂放的笑，和怎樣的去煽動那美麗的眼。只可惜現在已缺少了那可以從揮霍中得到快樂的東西了。

她在西陽家裏會念過好幾年書，也曾進過西陽中學。到上海來是兩年前的事，爲了讀書，爲了想借此重振家聲，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嘆息來送別他的獨女，叮嚀又叮嚀的把她托付給一個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他的堂妹。

這天當夢珂把那當模特兒的姑娘送出校後，自己也就跳上一輛人力車。直轉了十來個彎，到福煦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庫門前才停了下來。開門的是個三十多歲的娘姨，一見夢珂便滿臉堆下笑來，仰起頭直喊「小姐，小姐，客來咧！」樓窗上便伸出一個頭來：「誰呀？夢妹，快上來！」

這是夢珂最要好的朋友勻珍。她倆在小學，中學都是同在一塊兒溫書，一塊兒玩耍。當

夢珂到上海不久，勻珍的父親也把勻珍同她的母親，弟弟一股兒接到上海來了，自然是因爲他的薪水加多了的原故。自勻珍搬來後，夢珂也就照例的每星期六來一次，星期日下午才又回校。至於她姑母家裏却要間三四個月才去打一個轉。所以她來上海兩年了，還不很能同表姊妹們廝熟，而勻珍家却已跑得像自己家裏一樣。

勻珍是正在替她父親回一封朋友的信，聽着門響便問夢珂今天怎麼會有空來，是不是學校又放假，並請她坐，還接着說：「只有兩句了，等一等好嗎？」既至沒聽到答聲，於是趕忙丟下筆，一面把頭擡起：「不寫了。怎麼，你不好過嗎？」

夢珂始終沈默着。

「哼，不知又是同誰嘔了氣。」照經驗是瞞不過她，只要一猜便猜中，心裏雖說已明白，口裏却不肯說穿，只逗着她說一些不相干的閒話。

把臉收到手腕中靠在椅背上去了，是表示不願聽的樣子。

明白這意思，又趕快停住口不說。

勻珍的母親也走來問長問短，夢珂看見那老太太的親熱，倒不好意思起來，也就笑了。

到晚上喫麵時，老太太看到那綠色的，新榨的菠菜麵，便不住的念起故鄉來。是的，酉陽的確不能拿上海來相比，酉陽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雲只能在山腳邊蕩來蕩去，從山頂流下許多條溪水，又清，又亮，又甜，當水流到懸岩邊時，便一直往下倒，一倒就是幾十丈，白沫都濺到一二十尺，響聲在對面山上也能聽見。樹呢，總有多得數不清的二三十人圍攏來還不夠大的古樹，算來裏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樓一底的房子了。老太太不住的說，勻珍的父親，攔着鬍子儘笑。毛子，勻珍的弟弟，却忍不住了：

「酉陽哪裏有這樣多的學校呢，並且也沒有這樣好……」

老太太還自有她的見地。本來，酉陽是不必有那樣多學校的，並且酉陽的聖宮——中學校址——是修得極堂皇的，正殿上的橫梁總有三尺寬，柱頭也像桌子大小，便是殿前的那一溜臺階，五六十級，也就夠爬了。「哼，單講你那學校的秋千，看是多麼笨，孤另另的站在操坪角上，比起我們祠堂裏的來，像個什麼東西！未必你們忘記了？想想看好高！從那桐子樹的橫枝上墜下來，足足總有五六丈，上面的葉子，巴斗大一匹匹的，底下從不會有過太陽光，小孩子在那裏蕩着時，才算標致。你大哥在時，還常常當打到東邊就伸手摘那邊杈過來的

桂花，只要有花，至少也可以抓下一把來，底下看的人便搶着去檢花片。勻珍總該記得吧！

勻珍眼望着父親，含含糊糊的在答應。

夢珂因此却湧起許多過去的景象，彷彿自己正穿着銀灰竹布短衫，躲在岩洞裏看西廂，一羣男孩子，有時也夾些女孩在外邊溪溝頭捉螃蟹，等到天晚了，這許多泥濘的脚在洞外便跑了過去，她也就走出洞來，趁着暮色回去。么姑娘——看名稱總夠年輕吧——小孩們有時是叫么媽的，這么媽是曾在她家做過三四十年的老僕，照例是坐在朝門外石磴上等着她。

「快進去，爹在找你呢！」

先要把書塞給么媽，是怕爹看見了罵人。爹一聽到格扇門響，便在廂房裏問道：

「是夢兒吧，怎麼才回來？」

於是么媽就忙了起來，喊三兒——么媽的孫女——去給姑兒打臉水，四兒去催田大

的飯，自己就去燙酒，常常把酒從酒罈裏舀出，沒倒進壺裏去，却漏滿了一地，直到喝的時候，才知道是個空壺，父親和夢珂都大笑，三兒四兒也瞅着奶奶好笑。被笑的就快活，咕着嘴

跑到外面坪上去喚雞，三兒才又舀一壺酒來燙着。

喝酒的時候，兩人便說起夢話來。父親只想再有像從前的那末一天，等到當日那般朋友又忘形的再向他恭維的時候，然後自己盡情的去辱罵他們，來一雪這許多年來所嘗的人情的苦味……夢珂是只願意把母親的墳墓修好，築得正像在書上所看見的一樣，許多遠便應排起石人石馬，一對一對的……末了，父親發氣了，專想找別人的錯處好罵人。有時態度也會很溫和的，感傷的，把手放到他兒女的頭上，摸那條黑油油的長辮子，唉聲的說：「夢，你長得越像你母親了。你看，你是不是近來又瘦了……」夢珂於是便把手遮住眼睛，靠在父親的膝蓋上動也不動。

一到雨天，夢珂便不必上學校去。這天父親就像小孩般的高興，帶着女兒跑到花廳上——近來父親一人是不去的——去聽雨。父親又一定要夢珂陪他下棋，常常為一顆子兩人爭得都紅起臉來，結果讓步的還是父親。

想到父親緋紅着臉只朝着她搶棋子的樣兒，她不覺得微笑了。勻珍輕輕推了她一下：

「笑什麼？」

望着勻珍更兀自好笑。那梳雙丫髻的勻珍的影兒在眼前直晃。還有王三、袁大，自己、伯家的二和大，幾人在一塊時，總喜歡學那些男孩子跑到後山竹園裏接竹尖。常常自己接到半路便在一棵大樹上溜了下來，却竄到桃樹上去，並且檢起大桃子去打勻珍的丫髻。尤其好欺侮豬八戒，這是她給袁大的渾名，但袁大卻頂同自己要好。這自然是因為又常護着她的原故。頂有趣還是瞞着么媽偷一籃芋頭，幾人跑到山嘴上一棵大松樹下燒來喫。檢毛栗，耙菌子……現在想起這些來，都像夢一般了。還有那麻子周先生，講起故事來多麼有味，鬍子在胸上拂來拂去的……

越想越恍惚，什麼事又都像明確在眼前一樣，連看牛的矮和尚，廚房田大，長工們也覺得親熱了起來……

最可憶的，還是么媽，三兒，四兒……爹爹的鐵青緞袍，自己的長辮，銀灰竹布短衫……

剛剩她和勻珍兩人時，她便把脚伸到勻珍的椅欄上去，先喊了一聲「勻珍！」

「夢，想起什麼了！」手慢慢伸過去，握着。

「勻姊！」

「……」只把手緊了一下。

「我厭倦了學校生活。」

「果然是同人嘔了氣。」口裏還是不說出，只默默地望着她。

「我想回去，爹一人在家，一定寂寞得不像樣……還有袁大她們都要念我的。」

勻珍心裏却想：「你也常常忘記了你爹的。哼，袁大，人家都快有小孩了，誰還會同你玩

……」

既至她聽了勻珍勸她不要回去的許多話，她又猶豫不決。真的，現在回去是再也沒有人同她滿山滿壩的跑，誰也不會再去擋魚，誰也不會再去採映山紅。至於爹呢，現在有五叔家兩個弟弟搬到這邊來念書，想來也不會很寂寞。么媽也還康健，三兒，四兒想都長大了——但，但是……學校呢……

想到這裏，忍不住又憤怒起來。

「勻姊！無論如何我是不轉學校去。」

於是她訴說怎樣那紅鼻子當大衆還沒到的時候欺侮那女子，那女子駭得亂喊亂叫，

怎樣自己聽見了跑去罵他，惹得那人惱怒了她，反在許多人前面去誣蔑她，雖說那許多同學都像很能理解她，但那無用，那冷淡，那事過後的奮勇，都深深的傷了她的心，她真萬分不敢再在那裏面住下去。無論如何得換個學校也比較好點。

兩人商量了一夜，還是決定得先寫封信告訴姑母，她們在上海住得久，對於學校的好歹也知道些，並且早先進這個學校，也是姑母的意思。

一一

第二天下午從衙巷口上，車鈴馬鈴便一路響了進來，這是姑母來接夢珂的車子。表哥哥曉沁親自也來接她。這是一個剛滿二十五歲的青年，從法國回來還不到半年，好久以前便常常在雜誌看到他的名字，大半是翻譯點小說。這天穿灰嗶嘰袍，非常謙卑的向勻珍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便扶着他表妹跳進馬車。穿制服的馬夫把韁繩一緊，馬便的得的得的走了起來，鈴聲又不斷的響出去，衙巷兩邊門裏的婦女都隨着鈴聲半開着門來瞧。車剛走出了里門，表哥便起始向她送過許多安慰的話，她寫給她姑母的信，是被大眾都看了，並且都能

理解她，同情她，歡迎她去。「你是知道的，我家還住得有四個頂有趣的朋友。」最後他又稱讚她的信寫得非常之好，滿含有文學的意味，令人只想一口氣讀完，捨不得放下，完了時，又希望還能再長點就好。

這是她第一次聽到這樣不傷雅致的讚語，想起在酉陽中學時，那些先生們的什麼「……如行雲流水……」過火的批語，以及「第一名」的喊給別人聽的粗魯聲音來，這真是使她不覺的眨起那對大眼驚詫的望着表哥。於是他也望着那濃密的睫毛驚詫起來：「呵，竟還有如許的一雙美麗的眼呵！」

馬車走進了大門，便慢慢的踱着，繞過一大片草地，在臺階邊停下。樓上涼臺上有個黃毛小頭伸出來在喊叔叔。走廊上也正走出來表姊。

「我剛想總該到了吧。」

微微的又感到了些不安，當自己被一種濃豔的香水，香粉氣緊緊的擁着時候，手指不覺的有點跳動在另外一隻柔膩的纖手中。

客廳中有個亂髮的男子，穿一件毛織的睡衣，蜷在屋角裏的一張沙發上。

夢珂認得他。他還是她在小學時一個上一級的男生。是如何的頑皮呀，常常被先生扣留着要在喫晚飯時才准回家的一個孩子。

她把頭側過去，注視的想考察那一張已不像從前骯髒而是洗得乾乾淨淨的臉。

「阿……是……」當他忽然認識出她是誰來的時候，嘴裏如此結結吧吧的喊着，雜亂的短髮便在沙發上魯莽的搖了幾下。但表姊已擋着她的手走出了客廳的門。表哥才走過去拍着他的肩：「喂，好了些嗎？」

在屋後的走廊上才找着姑母，一個已正在稍微發胖的四十多歲的太太，打扮得還很年輕。頭頂上已脫了一小撮頭髮，但搽上油，遠看也就看不出什麼，兩邊是攏成鬚頭形，蓋住一大半耳朵。拖着一幅齊腳的緞子長裙，走路時便會發出一種綽綽沙沙的響聲。這時是剛從廚房吩咐怎樣的做法去做玫瑰鴨子轉來，微帶點疲倦把眼皮半垂着，躺在一張搖椅上，椅子便在那重的身軀下緩緩的，噢力的搖着。走廊那端，有四個人圍着一張小圓桌在玩撲克。

夢珂一看見姑母，却裝成快樂的樣子一路叫了進來，這大約是由於她明白，她懂得她

父親的囑託，懂得自己一人獨自在上海時，一切是必得依着姑母的話，雖說自己是只想暫住在勻珍家裏。

姑母也給了她許多安慰的話，要她不要着急，等明年再去考學校，這裏伴又多。就是要練習圖畫時，等下還可以給介紹一個教習呢。

大表哥倆口子早就丟了撲克跑過來。表嫂非常湊趣，接着姑母便說：

「可不是，我們家又更熱鬧了呢，（扭過頭去）哼，楊小姐！我可不希罕你，你儘管回去。

「接着又得意的笑。那穿黃條紋洋服的少年，從桌邊踱過來也附和着笑。

可是楊小姐呢，正狂熱的在搖着夢珂的手，並把左手抱着她的肩膀：「呵，夢妹，夢妹，好久不見你了呵……」

這熱烈的表示，又微微的駭了她一下，但竭力保持那原有的態度：「呵，是的，好久不見了，是的……」於是又張開那驚疑的大眼望着。

表姊給她介紹了那學經濟的學生，那穿黃條紋洋服，戴寬邊大眼鏡的，挺着那高大的身軀，紅的面頰上老是現着微微的笑，不待聽他說話的腔調，一眼便可認出這正是個屬於

北方的漂亮的男子。

不久行李也從學校搬來了。夢珂獨自留在特爲她收拾出的一間房子裏，心旌搖搖的站在窗臺前，模模糊糊的回想適才的一切。客廳，地氈，瘦長的花旗袍，紅嘴唇……便都在眼前舞蹈起來。爲想故意去打斷這思想，把手撐在窗臺上，伸着頭去看樓外的草坪。陽光已跑到園的一小角上去，隔壁紅樓上一排玻璃窗正強烈的反射出刺目的金光。汽車的喇叭聲，不斷的從遠處送來。及至反身來，又只看見自己的兩隻皮箱凌亂的，無聲的，可憐的攤在那邊矮凳上，大張着口呆呆的朝自己望着。於是她不覺的又倒在靠椅上。一雙手便蓋到臉上去，忐忑的心又移到了那渺茫的將來。

夜晚，她更是不能安睡的輾轉在她的。那張又香又軟的新床上，指尖一摸觸到那天鵝絨的枕緣，心便回味到那一切精緻的裝飾，漂亮的面孔，以及快樂的笑容……好像這都能使她把前兩天的一場氣忿消失得淨盡，而只醉一般的來領略這所從未夢想過的物質享受，以及這一些所謂的朋友情誼。但，實實在在，這新的環境却只擾亂了她，拘束了她，當她回憶到自己的那些勉強裝出來的樣子，做得真像是非常自然的夾在那男女中笑談着一

切，不覺羞慚得把眼皮也潤溼了。過後才又拿起許多「不得已」的理由，算是來寬恕了自己。被逼迫做出來的那些醜態。但暗地裏却不敢真的便把那一點愧心放下。如此的翻來覆去的，好半夜都不能睡着。真的，想起那自由的，坦白的，真情的，毫無虛飾的生活，除非再跳轉到童時。「難道這裏來的人都是不坦白，不真誠……」最後只好歸怨到自己。爲什麼自己不忠實的來親切這裏所有的人。

「他們待我都是真好的……」在這樣默念中，才稍稍含了點快意睡覺去。

的確的，這家裏是誰也都歡迎她的。第一是表姊提議到她的，那件黑線呢長袍樣式已過時，應當還長些，並且也大了，衣料更覺得太粗，所以第二天一早便把自己剛做好的一件咖啡色紐約綢的夾袍送來。她怕過分拂了別人的好意，雖說她一走路便感覺到十分不適意，那窄小的袍緣，繸繸的絆着腳背，便是那資料的柔滑，光澤也使她在人前時會害羞得舉止倒呆板起來。尤其當她忘記了快走時，那珠邊很魯莽的就碰在桌邊或門緣，她又得急速的改變那走路的姿勢，心就去惦記着那珠子總得又碰碎了幾顆。

濟明，一個專門學校的圖畫教員，在她來的第一個晚上便得知這正是一個在學習繪

畫的女子，並且那明眸，那削肩又給了他許多興趣，也就清理了幾本頂好的是從法國帶回來的裸體同風景畫給她。她自然非常珍貴的把來放在特爲她安置的寫字檯上，以便無事時翻來看。

白天常常同表嫂陪姑母談話，當表姊們上學去時，後來又在她們處學會了撲克。倦了就找麗麗（表嫂的三歲的女兒）玩。晚上多半躺在床上把在曉淞處借來的幾本小說從頭到尾的細看。曉淞又特買了一盞杏黃色小紗燈送她，這是正宜於放在床頭小几上的。時光是箭一般的逝去。夢珂的不安也就隨着時光逝去。慢慢也就放心放膽的過活起來。自然是比較又習慣了些這會使她不敢接近的生活。

晚餐後是一天頂熱鬧的時候，大家總得齊集在客廳裏，那學經濟的北方先生便放開嗓子唱起皮黃來。醉心京調的楊小姐和表姊也就打起尖銳的小聲跟着那轉折處。曉淞同澹明常常述說着巴黎的博物館，公園，戲院，飲食館……夢珂總是極高興的聽着，有時也插進些問話。自己又存心的靠近那幼小時的同學坐着，希望能又找到一個可以重覆再談着過去的一些樂事的人，當又沒有同勻珍在一塊的時候。在第四夜這談話終於開始了。

「我想你會不很記得了，我是和夢如同班，在酉陽縣立高小。」

「怎麼會不記得你，丙丙！」

「早就不叫這個名字了，雅南，是在中學時就改了的。」不好意思的笑裏又微露出一點被人不忘的得意。「近來夢如她們呢，還好吧？」

「我大姊嗎，前年就嫁到秀山，近來二伯母一想起她時就哭，你是幾時來的呢？」

「上月才從南京到這裏，病了學校不好住。如果我早知道你也在上海，又同他們有親，那我早就去訪你了。親，如若不是爲了也有這芝麻大點親時，我也不會住在這兒，也不會遇見你……」

於是每夜他們總坐在一張長靠背椅上講着五六年前的一些故事，但當雅南有點諷刺的影射到這家裏某人時，夢珂便把眉頭一蹙：「呀，九點半，我要去休息了。」或者使驚訝的問着：「表姊呢，表姊在那兒呢？」於是站起來離了客廳。雅南微微感到失意的把頭又縮進睡衣領，蜷成一團，默默的聽其餘的人談音樂，跳舞，戲劇，電影……等到大衆要散的時候，他才一步一步拖回自己的房去。

很明顯的，表姊是不歡喜雅雨。有一天晚上，當她剛離開客廳的時候，表姊便也隨着她出來。一手附着她的臂膀，兩人並排的踏上樓梯。

「夢妹，怎麼你們會說的那樣親熱？」語調裏似乎含着些冷冷的譏諷。

「他是住在我們對門山上的。小時就同學。」

「老說老說從前，也無味吧。夢妹，你可以去同澹明談談，他真是一個有趣的人。」

「我自然也是喜歡同他談話的。」

表姊把她送到房門邊，依舊又很快樂的向她說着：「明天見。」

過了幾天，她聽了她們的慫恿，在澹明處拿了許多顏色，畫布，開始學起塗油來。常常整天躲在房子裏，照着那些自己所愛的幾張畫模做着。或塗着那從窗戶裏看見的蔚藍的天空，對門的竹籬，樓角上聳起的樹……末後，費了四個鐘頭才畫好一張，也是從窗戶裏望見的景致，是園裏的一角。在那丁香花叢中搬來了屋後那草亭，前面的草坪中，麗麗正在玩一個大球，自己看後覺得還滿意，於是就去送給表姊，楊小姐就搶去給樓下大眾看。澹明第一個便說：「好呀。」曉淞也給她許多鼓勵的話。於是她彷彿也驚異起自己的天分來，從此更

努力的作畫，並且也不再像先前只躲在自己房裏畫畫窗外的景致，或又畫畫自己的手和腳了。

曉淞又送來許多畫具和顏料。還有一個極精緻的畫架，配上一個三角小凳。這自然更能加增她出外寫生的興味。曉淞又歡喜陪她，澹明也常常往學校請假。三個人便坐車到野外去，有時也畫一兩張，有時因為談話談得太起勁，忘了畫，儘把帶去的一些罐頭牛肉……水菓，麵包，酒……喫完就回來了。但這個小小的旅行却始終很有趣味。澹明既是具有那天生的活潑和滑稽，表哥又是如此的溫雅，體貼周到得像一個慈愛的母親，而夢珂真的便顯得非常天真非常幼稚，簡直像一個小妹妹的樣子了。

如同有一次，她正在曉淞房裏幫表哥換金魚缸裏的水，只聽見隔壁房裏大嚷大鬧。丟了金魚衝到澹明房裏去，看見那學經濟的朱成紅着臉在嚷要回棋。澹明呢，緊捻着那顆「車」笑，硬不給回。後來還是聽了她的調停，把「車」還給朱成，但說定以後是不准再回的了。於是她也坐下去，棋又開始走了；先走得都很平穩，過後因為澹明想喫將軍，把馬放過去，却不知正走進人家的馬口。朱成也沒看到，還以為自己危險，想了半天才嘆了一口氣把「

將」偏了一步。澹明還想再去走「馬」，猛不防夢珂伸出一隻左手把澹明之手壓住，右手便把朱成的那個「馬」喫了。口裏直叫「將軍，將軍！明哥莫動，我替你走。」朱成知道自己忘記喫人家的「馬」，反給人家把馬喫了，並且自己的將軍只能又退回來，如果對面的一顆「車」再逼下來，這盤棋便算完了，於是又嚷着要回。夢珂却已把棋子和亂了，縱聲的笑起來，澹明也附和着這得意，並且很放肆的望着她，還大膽的說了一些平日所不敢說的俏皮話，反使得她有好幾天徧促的不敢去親近他。但不久也就和好了，因為她願意自己再小孩一點；而他呢，也願意裝得更坦白一點，更老成一點。

又是在一個下棋的晚上，她是正坐在澹明的對面，曉淞是斜靠攏她的椅背邊坐着，強認的要替她當顧問，時時把手從她的臂上伸出搶棋子。當身軀一向前傾去時，微弱的呼吸便使她後頸感到溫溫的微癢，於是把臉偏過去。曉淞便又可以看到她那那眼睫毛的一排陰影直拖到鼻梁上，於是也偏過臉去，想細看那燈影下的黑眼珠。並把椅子又移攏去。夢珂却一心一意盤算自己的棋，也沒留心到對面還有一雙眼睛在審視她纖長的手指，幾個修得齊齊的透着嫩紅的指甲襯在一雙雪白的手上。皮膚也像是透明的一樣。瑩淨的裏面，隱

隱分辨出許多一絲一絲的紫色脈紋，和細細的幾縷青筋。澹明似乎是想到手以外的事了，所以總要人催促才能動子。看樣子還以為在過分的用心，而結果是輸定了。於是她高興的掉過臉去：「講的不要你幫！二表哥，是不是我進步了？你看他老輸！」表哥照例是表同意的無聲的微笑。輸的也高興，又竭力的去誇讚她。

棋還沒下完時，楊小姐同表姊手牽手的走了進來。

「看我，夢妹！」楊小姐一進門便嚷。

「呵，美透了！」澹明走去便把右手伸給她。還在那一束鴛鳥毛上嗅起來，這是在那一頂金色軟帽下垂下的嘴裏不住的又在讚美那隨着進來的香氣。

夢珂是並不稱許那一套漂亮衣服的，尤其是那件大紅小坎肩，多麼刺戟人的顏色呀！袍子也嫌太花，反不如表姊的那件玄色緞袍，只下邊袍緣上一流織就的金色小浪花。但她卻不得不慨慷她的讚諛，但又不知應如何說才愜合。過了半天只好也重覆的學着別人：「呵，美透了！美透了！」眼睛便又放到那顏色太不調和的脂粉的面孔。

「夢妹！這是大哥提議，也是他做東，據他交易所的同事說那新世界的黑姑娘的梨花

大鼓，是如何的了不起。去，快換衣服去，你看他今夜回來得多麼早！」

「不，」毫不思索的便回答了，這是因為她一聽到「新世界」便連想到過去的一幕：是剛到上海沒多久，同着幾個同學去玩，受窘於一羣擠眉弄眼的男子。

懂了夢珂眼光的問詢的曉淞，是微微的笑着，退到一張躺椅上去看書，是表示不願出去的意思。表姊接着再要問時，楊小姐已一手拖着那還在遲疑的澹明折轉身子走了：「好，他們不去的！我們找「睡蟲」去！」

大表哥親自又來一次，但夢珂已上樓去了。

朱成已被他們吵醒，在睡眼惺忪的忙着洗臉。

從窗子下面傳來汽車的喇叭聲，知道大衆已經走了。夢珂覺得有點煩悶，把袍子脫下，便走到涼臺上去吹風。這是二十幾裏，月亮還沒出來，織女星閃閃的在頭上發出寒光。天河早已淡到不能描擬出牠的方向。清涼的風，一陣一陣飄起她的頭髮。這沈寂的夜色，似乎又觸着她那無來由的感動，頭是慢慢的低下去，手心緊緊的按着額頭，身體也使無力的憑靠着石欄。

在這時，表哥無聲的走上涼臺。

「着涼！夢妹！」手是輕輕的附着她的臂膀。

看見了星光下的兩顆亮晶晶東西在那雙自己所愛戀的黑眼睛裏閃耀，忍不住便緊緊的握住那另外的兩隻手。

夢珂反更張大起一雙大眼睛望着表哥笑了起來。

兩人挾着又走進屋裏去。

表哥坐在一個矮凳上看夢珂穿衣。在短短的黑綢襖裙下露出一雙圓圓的小腿，從薄絲襪裏透出那細白的肉，眼光於是便深深的落在這腿上，好像還另外看見了一些別的東西。既至夢珂穿好了袍子時，他却狠狠的懊悔着適才自己不該催促她穿衣。這件寬袍直把腰間的曲線也給遮住。因為這樣倒不能不稱許女人的袍子是應當要瘦小點才好。

「我不喜歡這樣，你癡癡的在想什麼？」

毫不會感到困難，立刻他便想好了回答。「夢妹！我是在想你——想你會不會答應同

我去看電影。今晚，卡爾登演映茶花女……」

三年前夢珂便會讀過這篇傑作的翻譯本，那時還會灑過幾次可笑的眼淚，既然現在正有這影片，爲什麼不去看。高高興興的倒催曉淞去換衣。

走到樓梯邊時，聽見麗麗在哭，跑到麗麗房裏，只見表嫂也紅起眼睛，麗麗倒在小床頭放聲的哭，小手小脚不住的在空中蜷縮，表嫂看見夢珂，才抱過麗麗來，說是麗麗有點肚子痛。麗麗睡到了母親懷裏，哭却停止了，但聽見母親扯謊，便又使勁的用拳頭捶着母親的胸脯。夢珂邀她同去看電影，她始終却說爲了麗麗的保姆不在家而辭謝了。

夢珂又去找雅南，據聽差說一喫過晚飯，南少爺就早走了。

因此只剩了她和表哥，兩人便走往飛鳳車行去雇車。

到卡爾登時，影片已開映了。由一個小手電燈做引導，夢珂緊攜着表哥一隻手，隨着那尺徑大的一塊光走去，直到側面最末的一間包廂才算空着。表哥讓她坐好後，自己也就輕輕移動了一下那小軟椅才靠緊她坐下。這時幕上正映着一個胖子，穿一件睡衣在飛機上翻來翻去。飛機又一時橫過海面，一時又掠過高山，後來便在一座城市上打旋。夢珂心裏正在疑惑，這又是什麼呢，恰好表哥便湊過頭來悄聲的說：「還好，正片還沒開始呢。」夢珂懶

得去看那胖子。拿眼睛便去搜索別的可看的東西。幾盞小燈隱隱地在那音樂臺上的藍色紗幔裏透出。上排和樓下望去盡是模模糊糊的顯出密密人頭的線條。隔壁包廂不時送過一陣陣的香味。背後有個人發出小小的噓聲，正諧和着那音樂的節奏，還不時用脚尖蹴出那拍子。

當剛映出那拖黑色長裙的女人出現在那石階梯上時，夢珂便專精注神的把眼光緊釘在幕上，一邊體會着從前所看的那本小說，一邊就真真把那化身的女伶認作茶花女，並且還去分擔那悲痛，像自己也是陷在同一命運中似的。

有時也會感到旁邊正有一個眼光也緊釘着她時，便伸過手去。

「真動人！看呀，表哥！」

「是的，真動人！」這是她不能體會出那言外的意思的一句答語。

正在她看得有味的時候，忽的那音樂便停止了，燈球也燃了，強烈的光四射着，這是休息的時候。表哥便問她要喝點咖啡，她只默默地搖動一下頭，神經裏還存晃着那修眉大眼，瘦腰，那含愁的笑容，舞態……

表哥已從擁擠的走廊中走出外面了，因為這電影院中沈悶的，昏熱的空氣實苦了他，在他那已被激動的感情上加了許多苦痛。他是知道得很清楚，在一個還不很了解風情的女人面前放肆了是只會憤事的。

食堂裏擠進許多人和小孩，賣糖果和賣香烟的地方頂熱鬧。

沒有走動的一些男人，便從坐位上站起來，伸長起頸項在找他們的朋友，其實眼光却又正在追隨一些別的，那裏肯給遺漏掉一個女人的影子呢。

女太太們總喜歡幾人把頭湊在一處，悄聲的去評論隔座太太們的裝飾，眼光也常常從髮邊漾過去瞟一下比較漂亮些的男人的面孔。有的又正朝着小鏡在搽粉，或攏整頰上的短髮。

夢珂隔壁包廂裏，有一個意大利女人正和幾個有鬚的男人在大聲的笑，惹得週圍便給吸去了許多眼光。一隻大手是放到挨夢珂的廂壁上，指上夾有一枝香烟，並帶有一個寶光四射的戒指。

表哥走回時，在障着的銅欄過，還在向遠遠的一個人告別。

繼續的又開映了。她竟在傷心處流下淚來，等不到演完，站起來就朝外走。表哥隨着她上了汽車，她默默靠在他伸過來的一隻手上，腰肢便輕輕的給那隻手圍住。兩人都無言的在咀嚼那沈醉那各人所感動的。

車剛停住，她就跑上自己的屋裏了。

這時小馬車也停在臺階前的柏油路上，是姑母剛從李公館喫酒回來。滿屋依舊靜悄悄的。逛新世界的，怕不是正在勁頭上呢。

曉淞去陪着母親閒坐，講講那些拜壽的客人，以及那些鋪張酒戲……還和今夜的電影。看見母親的眼皮睜不起時，便退出來。這時自己的神志却很清白了，想起夢妹只覺得孩氣可笑；連自己適才的許多的昏迷思想，動作，也只能讓自己來暗自發笑，並懷疑夢妹是確實得可愛的，於是又細想那自己所讚賞的一些美處。

「……這都是只要我願意便行的！」

想到這裏，不自覺的現出那得意的微笑，脫下衣服，安安穩穩的去睡在那軟被裏了。

夢珂這時是只回想到那電影，簡直是愛上那幕上的女伶了。那些劇情和許多別的配

置都忽略過去，單單只零星的記牢了那女伶的一顰一笑，還和那彷彿彷彿的一種可悲的身世，這身世也只是那女伶的。於是便又去記憶那女伶的名字，但總記不起，想下樓去問表哥，又怕別人已睡覺，只好留在明天再打聽，以便將來一有這可愛兒的片子便去看。

翻來覆去老是睡不着，披起一件衣服便又去檢出骨牌來過五關，但牌還沒和好時，心似乎又想發氣，手一送，許多牌便跳到地上去了。回頭看見圓桌上還有幾個蘋菓，便又把那小高腳盤移來書桌上，一邊喫，一邊像想什麼的把眼注視到燈罩。慢慢等把三個蘋菓喫完後，從抽屜裏拿出一個紅色金邊的袖珍本，翻到沒有字的一頁上，拿鋼筆細細的寫下去：

我淡漠一切榮華，

却無能安睡，在這深夜，

是爲細想到她那可傷的身世。

.....

還要寫下去時，但已聽到樓梯上的楊小姐在喊『夢妹』的聲音，忙忙亂亂關了燈，溜到床上裝睡着。

「就睡了嗎？夢妹！」

這時同表姊兩人都已站在她房門口，外面走廊上的燈光正射到她兩人的身上，夢珂眯着眼睛清清楚楚的看見她們。她們沒有聽到回聲，隨手又把門帶關走了。夢珂獨自好笑，默想若不如如此裝睡，恐怕又要惹出許多麻煩呢。

隔壁的兩人也睡不着，儘談着那黑姑娘的相貌，聲音，還有那戲。頂有趣的要算那開始的「打花鼓」那丑角的一些唱詞，並且常常還夾上些英文。於是楊小姐學着那聲音唱起來，什麼「SORRY SORRY 真悲傷……」「表姊也學着唱：『那個 Miss 也不想……』」的等等從「打花鼓」中聽來的小調。

「嗚，姊！聽你唱的些什麼？多麼醜！」

「這是學別人的。」

「其實那裏面還有許多都是罵女人的，那丑角也真惹厭！」

兩人儘着咕哩咕噥，在夢珂却像催眠一樣，慢慢地也就睡着了。

天氣已一天冷似一天，夢珂看見自己的舊棉袍已不暖和，想另做一件新的，並且那紫

花洋綢的面子，和藍大布罩袍，都有點害羞拿出來得。表姊們出去時都被上斗篷了。自己只想想花五六十元做件皮袍也好。湊巧，父親在這幾天竟一次匯來三百元，是知道她已住在姑母家裏，怕她要錢用，特趕忙把穀賣了一大半，湊足了寄來的，並說這必得等第二年菜油出脫時才能有錢來，但決不會多……

她邀表姊同去買衣料，但表姊硬自作主替她買了一件貂皮大氅，兩件衣料，和些帽子，皮鞋，絲襪零星東西，一共便去了兩百四十五元。表姊還在挑剔那些東西的壞處；後來又只得把自己的許多好的手套，香水……送給她。夢珂還有點難過，當想到父親時，既至一看錢所剩已不多，便請姑母輩喫了一餐大菜。

如此一天一天的玩上來，夢珂竟把勻珍忘了。還是雅南問着她時，才記起已是四五個星期不到民厚里了。要去時又被雅南留住，因為雅南已決定第二天便動身回學校。於是在這晚上，他給了一個深深的印象在這還不很見過世面的女子心上。

當他兩人從半淞園出來時，天已黑了，雅南是這樣對她說：

「我介紹兩個頂有趣的女朋友給你好嗎？」

她是喜極了。

「她們都很了不起，你可以多親近點她們，她們將告訴你許多你不曾知道的事，和許多你應做的事。」

「真有這麼一回事嗎？那我們走吧！」

在一個黑弄裏擡入，走進一間披滿烟塵的後門，從房裏傳出來一陣又粗，又文，又啞的歌聲，廚房裏有個十五六歲的小廝在低着頭喫飯，爬滿桌上竈上的是許多偷油婆。雅南已走進客室門。夢珂在自來水管邊窗前，望清了房裏，那兒正有兩對男女在，歌聲便是從那睡在躺椅上的男人所唱出，他的半身又已被一個穿短褲的女子壓着，所以那粗聲中還帶點喘。書桌前面的那一對，是摟抱住在吸紙烟。夢珂正不知應如何時，雅南已又回轉來在等她，一邊大聲的喊着一個外國名字，這是夢珂所不懂的。於是客堂裏的燈光亮了，四個男女從門邊跳出來。那穿短褲的女人雙手握住了雅南，用力的搖，口裏便不斷的「同志同志！」的叫喊。雅南也竭力的回敬，手既不得空，只好扭過臉去接受了另外那個麻臉女人的一個用力的大吻。雅南替她介紹時，她已被這些從未賞鑑過的這樣熱情，坦直，大膽，粗魯而又淺薄

的表情駭呆了。支持着自己，又只好機械的輪流握着那伸來的手。既至看見了那隻遍生黑毛的大掌時，忍不住也擡起眼光來，啊，這就是那唱歌的人！一對斜眼看樣子，雅南還最欽佩他似的。

堆滿一桌子的盡是些傳單，報紙，夢珂走攏去假裝着看。耳裏忽然聽得那斜眼人說什麼：「……：明天開會時，自然可以通過。不過，曾做過什麼運動沒有？」

「有的，學生運動，在西陽中學時。」是雅南的聲音。

夢珂奇怪了，張大起眼睛望着雅南，意思是問：「見鬼喇，難道你們說的是我嗎？」

雅南回答她一個鬼臉。

斜眼的於是折向她來：

「來上海不久吧？」並不等待別人的答話又接下去：「你可以常常來此地談，這位就

是我們所稱呼的「中國的蘇菲亞女士。」真值得再握一次手的。」有一隻眼睛似乎是望到那穿短褲的那黃毛女子呢，是正纏着雅南，要他替她預備下星期開市民大會時用的演講稿。聽到這裏在說「蘇菲亞」跳過來又攀着夢珂說話：

「下星期我准去約你，義論我是怎樣的不得空。你看，有許多工作都未曾做，單說傳單就是這麼多，這還只十分之一呢！」

夢珂不懂了雅南的扯謊，以及這幾個男女所發出的那些所謂工作的意義，於是當他們幾人在清檢小旗桿時，偷偷地溜了出來，在鵝石的馬路上急急的走着，連頭也不敢回過去望一望，是怕雅南來追。

第二天爲想躲避雅南，一清早便往民厚里去了，但民厚里已非早先的可留戀！一進門便聽了許多似責備的譏諷話。她只好努力的去解釋，小心的去體會。但勻珍總不肯轉過她的臉色來。單單爲那一件大衣，總足夠忍受了四五次的犀銳的眼鋒和尖利的笑聲，因此反使她覺到曾經輕視過和還不會施用過的許多裝飾都是好的。爲什麼一個人不應當把自己弄得好看點？享受點自己的美，總不該說是不對吧！一個女人想表示點自己的高尚，自己的不同儕屬，難道就必得拿「亂頭粗服」去做商標嗎……她忍不住回報了勻珍幾句才回來。

雖說後來勻珍曾向她又修好過，但她一半爲負氣却沒覆信。一個冬天儘陪着這幾個

漂亮青年聽戲，看電影，喫酒，下棋，看小說過去了。

但這也並不很快樂的，尤其是單獨同兩位小姐在一塊時，她們是在肆無忌憚的譏罵日間她們所親熱的人，她們強迫的教給她許多處世，待遇男人的祕訣。夢珂常常要忍耐的去聽她們愚弄別人後的笑聲，聽她們所發表的奇怪的人生哲學的意義。有時固然爲了她們的那些近乎天真的頑皮笑過，但看到她們如妖豔般的心術和擺佈，會駭得叫了起來，拳頭便在暗處伸縮。

澹明也比較大膽了，常常當着她說出許多猥褻的話，她又不能像表姊們拿調皮的樣子去處理，只好裝出未曾聽見的樣子，默默的走了開去。

朱成，她是便當同在一桌打牌時，都很少和他說話，因爲她是並不像表姊們須要如此的一個又能供小奔走的清客。

那末，表哥呢？是的，她只依戀着曉淞，也像從前依戀着勻珍一樣。單講那態度，就夠多麼動人呀！看見壁爐前的夢珂是在沈思着什麼了，便拿過一本書來站在她的椅背邊，輕輕的拍她的肩，聲音是細細的，怕駭着她似的。

「讓我來念首詩吧。」

於是打開書，在一百三十六頁上停住，開始念起來。

「在火苗之燄的隱約裏，

她如晚霞之餘豔，

呵，能情何物，

傳遞我心靈之顫動！」

夢珂的心微微的顫抖，一半是由於受驚，一半也是被那低沈的聲音所感動，臉便慢慢的藏在那一雙纖瘦的手中。曉淞乘勢坐在旁邊的矮凳上，從那眼皮上拿下那雙手來。

「夢珂——」早已把「夢妹」二字分開了來叫，有時是又只叫「妹」的。這時聲音也像是被感動得微微的抖了起來，兩道眼光更緊逼到夢珂臉上。

她竟不敢擡起頭來。

表哥只是無語的望着，那沈默的動人是還有超過那用語言的。

在不可忍耐時，奪過來，抽身便像燕子似的輕飄的跑走了。

於是表哥便倒在她適才起身的軟椅上，得意的來稱許起自己的智慧，自己審美的方法，並深深的去玩味那被自己所感動的那顆處女的心，這欣賞，這趣味，都是一種高尙的，細膩的享樂。

怕人看出自己的羞愧，大半時候都在找麗麗玩，麗麗一見她不說話，便生氣，扳着她頸項，夢姑是在想什麼了。

因此表嫂却很同她親熱了起來，常常晚上她便在表嫂房裏玩，這時大表哥是不會回來的，表嫂是川西人，說起故事時，總掛念她屋前的西湖，和她八十多歲的祖母，她是在六歲時同年失掉了父母的。表嫂還常常低聲向她訴說她爲了祖母而忍心把自己讓那魯莽的粗漢蹂躪了的事。

「難道他不愛你嗎？」夢珂便問。

「你是不會知道這個的！」表嫂却笑了。「你看，近來是都不常在家了。這是他故意的想嘔我，因爲他明白了我的藏在衣服裏面的那顆心，誰知我却舒服多了。嘿，夢妹，你那裏得知那苦味，當他湊過那酒氣的嘴來時，我只想打他！」

「真的便打了他嗎？」夢珂又問。

表嫂又笑了，還向她訴說她十七歲來做新娘時所受的許多驚駭以及祖母三月後知道了她是怎樣用驚哭去拒絕了新郎時的抱着她的傷心……原來表嫂還會填詞，她從她那幾本舊稿中得知了她的許多溫柔，蘊藉的心性，以及她的慕才，她的希望，還和她的失意。夢珂心想：如果她那時是二表哥結婚，那她一定不會自嘆命蹇的了。於是便又問：

「你說，二表哥如何？」

表嫂又會錯了她的意思，便告訴她，曉淞是如何的細心，如何的會體貼女人……

夢珂喟嘆了，這是完全在悼惜表嫂；而表嫂却不能領悟這同情，反以為她想起別的感觸，竭力的倒去安慰她。

春天來後，家裏反靜寂了許多。表姊和楊小姐每天又挾着樂譜上學校去。澹明，朱成，也都有課。便曉淞也在一個大學裏每星期擔任了兩個鐘頭。姑母不時要在外面應酬；表嫂有麗麗作伴；只有她是閒着。於是她便整天的躺在床上，像回憶某種小說一樣的去想到她未來的生活，不斷的幻想開去。有時竟說是體悟出自己的個性來，生命的認定：「無拘無束的

流浪，便是我所須要的生命。」有時簡直會羨慕起那些巴黎的咖啡店的侍女……但也常把自己幻想成一個英雄，一個偉人，一個革命家；不過一想到「革命家」時，連什麼夢想也都將破滅，因為那「中國的蘇菲亞女士」把她的心冰得太冷了。

澹明想再提高她已不熱心了的畫興，又常常去邀她作畫，但她已在那可愛的滑稽外得知了不安的輕浮，所以有時也會拒絕他的。曉淞是早已不提到畫上了。

爲了巴黎的夢，她又起始在表哥處學法文。

不久，父親又寄來第二次的錢，並附有一封信：

「夢兒，接得你的信，知道你又很須錢用，所以才又湊足二百元給你，雖說爲數並不多，但這也足夠全家半年的日用。你如果是可能的話，我還是希望你省儉點也好，因爲你無能的父親已漸漸的老了。近來年成又都不好。我怕你在外面一時受窘了又要難過，所以才這樣說。不過，你也不必聽了這話又傷心，我總會替你設法，不願使你受苦的。其實，都是你父親不好……唉，這都不必說了……」

「從前你喜歡的那匹老牛在二月間死了。但又添了好些小羊。有隻頂小的，一身的毛

雪白，下巴處又帶點肉紅色，頂不怕人，一天到晚都聽見牠小聲的「啾啾啾」的叫。四兒喜歡牠，說牠像你，於是就叫牠作「小姐小姐」。現在是一家人誰一提「小姐小姐」都會笑的，他們都念你咧。

夢珂沈思了，似乎又看見父親的那許多溫情的儀態，三兒們的頑皮，以及晴天牛羊們在草坪上奔走的情形……還有那小白蚱蝶們……這過去的一些幸福日子，真多麼夠人回憶呵！

「如果你還住在姑母家時，你就拿這二百元做路費回來也好。我是足足有兩年半沒見着你了。你回來後，要出去時，我也可以送你的。夢兒，你要知道，父親已不年輕，你莫遺給將來一些後悔呵！」

「還有一件很可笑的事。前天你姨母來，當面向我要你呢。我自然沒有答應，這都是要儘你自己的，不過祖武那孩子也很聰明，你們小時也很合得來，只要你覺得還好，我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夢兒你年紀也不小了呢！」

信紙一張張從手指間慢慢滑了下去，一種猶豫的爲難瀰漫着；但想起祖武那粗野樣

兒，以及家中親戚中的做媳婦們的規矩，並爲避免當面同父親衝突，於是決定不轉家，回信也只說自己還在讀書時代，不願議及此等事……

回信上話既說得很宛轉，心便又覺得安妥了一樣，幾天後也便想不到父親祖武了一人玩得無聊時，只想去找表哥，但表哥已三天不在家了。夢珂是如此的感到寂寞，自己也不住的驚詫：難道表哥之於自己竟這樣的可念嗎？……這天夜裏却出乎意料的接到表哥的一封信，原來是爲了一件朋友很要緊的事不得空回來，並且也非常之掛念她，還詳詳細細的問她這三天的生活怎樣……她把這封信看了有七八次，好半夜不得安睡。

這幾天澹明却老廝守着她，又給了她許多不安和厭煩。

在沒有見着表哥的第五天晚上，她正同麗麗翦紙玩，表嫂在旁微修指甲，輕聲的向她說話：

「夢妹，你說對不對？」

「什麼？」

「昨天在樓下找到向那本舊雜誌上說的關於女子許多問題的話，你不是也看過了

嗎？我說真對，尤其是講到舊式婚姻中的女子，嫁人也便等於賣淫，只不過是賤價而又整個的……」

「那也不盡然。我看只要兩情相悅，新式戀愛，如若是爲了金錢，名位，不也是一樣嗎？並且還是自己出賣自己，連歸罪都不好橫賴給父母了。」

「阿呀！你看，夢姑！你給小人兒的手也剪掉了。」麗麗着急了，用手去推她，「媽！你等下再和夢姑說話好不好？」

「好，這個不要了，再剪個好姑娘吧，拿一柄洋傘的，你說，還是提一個大錢包的呢？」於是又另外剪，並接下去說：「表嫂！你莫神經過敏了吧，遇事便傷心……」

「你不要說什麼神經過敏。真可笑，我也是二十多歲的人，並且還有麗麗，自然應當安分分的過下去，可是有時，我竟會如此無理的幻想，真願意把自己的命運弄得更壞些，更不可收拾些，但現在，一個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羨慕的……」

夢珂聽見了這些從來未聽過，如此大膽的，浪漫的表白，又是在一個平日最謙和，溫雅，小心的表嫂口中吐出，不禁大駭，丟了剪紙，捉着表嫂的手：

「真的嗎？你竟如此想嗎？你是在說夢話吧？」

表嫂看見了她那張皇樣兒，反笑着拍她：

「這不過是幻想，有什麼奇怪！你慢慢就會知道的……」

還要說下去時，楊小姐已闖了進來，抓着夢珂便跑，夢珂一路叫到屋前的臺階邊。階前汽車裏的澹明、表姊、朱成三人都嚷了起來。澹明打開車門，楊小姐一推，她便在澹明手腕中了。楊小姐上來後，車便慢慢的走了起來，她夾在楊小姐和澹明中間，前面的兩人也轉過臉來笑，她雖說有點生氣，也只好陪着笑臉：

「打劫我做啥子？」

「告你吧，我一見曉淞二哥有四五天不在家，就疑惑，一問他倆人都不知道，心想明哥是同二哥一鼻孔出氣的，他一定知道，不過假使他們要安心瞞我們時，問也不肯說的，於是我便使姊去詐他，果然一下就詐出來了。現在我們去安樂宮找二哥，你若不行搶，你也不肯來，聽到「安樂宮」便不快活了。」

「他住在安樂宮做啥子？」

「哈，安樂宮也能住嗎？他們今夜要在那兒跳舞做啥子，他們住在大東旅舍」做啥子！

大衆都放聲的大笑。

車夫過大東旅舍時，楊小姐忽的喊要停車。澹明爭着說不能這樣進去，但看見楊小姐似乎要發氣的樣兒，也便告了她一個住房的號數，除了他一人不肯走外，其餘的都陸續下了車。當他們走到一百四十三號門外時，楊小姐先從鑰匙孔朝裏望了一下，忍住笑才又彈門。

「進來！」顯然是表哥的聲音，她奇怪了。

門開了，表哥彎着腰在擦皮鞋，鏡臺前坐有一個披粉紅大衫的妖嬈的婦人，在悠悠閒閒的畫眉毛。

「二哥哥，你——好！還不介紹給我們嗎，這位二嫂……」朱成和楊小姐最感到有興趣。

很明顯的那兩人都駭着了。表哥連耳根都紅了，蹬在椅上的那隻腳竟不會放下來，口

中后期艾艾的不知在說什麼。女的呢，把手掩在胸前，不住的說請坐，請坐。

楊小姐們更得意的大笑，滿屋裏走着去觀察所有的陳設。

「你們真豈有此理！這位是章子伍太太，子伍還來信說要我送她轉杭州呢。這是舍妹，這是……她們都太小孩氣，沒等通報就闖進來了，請章太太不要見怪吧！」

這種敷衍自然是沒有效力，反更給了人許多以便於說笑的隱射的諷刺話。那善笑的女人這時也鎮靜了。拖着一雙半截鞋，來應酬他所迷戀的人兒的朋友們。

只有澹明不安的坐在汽車裏覺得有十二分的對不起曉淞，以後怎好見他，他是那樣的囑咐來！不過一想到如此或許竟於自己還有益處時，又躊躇着不安，要怎的去進行才好呢……

這時他已看見夢珂一人從旅館裏出來，跳下車便跑去迎接。

夢珂無言的隨着他上了車。

問了夢珂往那兒去，車便向家裏開了。

他把夢珂的兩手握著，夢珂也隨他。

他又向她說了許多關於那女人不名譽的事。

她哭了。這事是怎樣地使她傷心，想起自己平日所敬愛，所依戀的表哥，竟會甘心撲抱着那樣一個娼妓似的女人，這簡直也像連自己也侮辱到。

澹明倒很高興的一直挽着她到家。

她拒絕了澹明送她進房，便一人關着門，躺在床上像小孩般的哭了起來。細細的去想到那從前所得的那些體貼，溫存，那些動神動魄的眼光，聲音……「呀！他是多麼的假情呵！」於是她從枕頭底下把前夜收到的那封甜情蜜意的信抽出來扯得粉碎，滿床盡是紙屑；看見紙屑，心越氣了，又把紙屑撒滿一地。千怪萬怪，只怪自己太老實，信人信得實實的，便喫虧，不是應該的嗎……如此的自怨，怨人，哭了又笑，笑了又哭，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只覺得人已疲倦，頭沈沈的作痛，躺在軟枕上猶自流淚。

這時門上，有個輕輕的聲音在彈着。

她跳起來，用力抵住門。

「夢！一次，最後一次，許可我吧！夢！我要進——來！」

聽了這柔和的，求憐的，感傷的聲音，心又大跳起來，身軀已無力的靠在門上，用心的去聽外面的聲音。

「夢，我的夢……你……你誤會我了……」

手已擡起，是去開門，但人在這時却昏倒了。

外面沒有聽到有回聲，以為這次的脾氣發得是不算小，一邊好笑，一邊安慰自己的就下樓去了。

等夢珂清醒時再去看，門外面只有那頭走廊上射過來的燈光，映在粉牆上，現着如死的灰白的顏色。

她反身拿了一條手絹便朝外走。

然而她走錯了，直走上後園的亭子才知道。於是她坐下來，但亭子上的燈光，很刺戟那哭後的眼睛，她又走到亭子後面去。那裏樹叢中正放有一張鐵椅，她便躺在那張，她會同表哥坐過的長椅上。眼望着上面，星星是在那繁密的葉子中燦爛着；潮溼的草香，從那薔薇花，鶯粟花……叢中透出。等夢珂感覺到冷時，椅背上早已就被露水溼透了。正想站起身來時，

忽然聽到皮鞋的聲音，是有人在向亭子這方走來。夢珂從椅縫中望過去，天哪！那正是表哥！還有澹明，迎着燈光來了。於是她又屏聲靜氣的躺着，看他們。

表哥帶着非常嚴肅的臉色走上亭子，把電燈關了，然後冷澀的說：

「說吧！你有什麼說的！」

「我想你生我的氣了。」

「爲什麼？」

「關於夢珂。」

「你以爲你有希望嗎？」接着只聽見不住的冷笑。

「不敢說……」

「哈……哈……」

「曉淞！請不必如此，令人難堪。不過，我們七八年的交情，難道還肯爲一個女人而生隔閡！我是這樣同你開誠佈公：若你不愛夢珂，我自然可以進行，萬一夢珂竟准許我，那你可不

要生氣！——你說，你的態度到底如何？」

「哈！你錯了！你以為你的機會來了是不是？我告訴你，章的事，有什麼要緊！我自然想得出許多話向夢妹分解。」

「她如果還要信你的那些假勁，那真是她的不幸！」

「好好假勁！我正在得意我的假勁咧！哈……你想打主意，你就幹吧！只要你行，我是不會喫醋的。只是那時惹起小楊來，我却不管，她可不老實。」

夢珂只想跑出去打他兩人，但又把兩隻手疊着壓住嘴唇忍耐着，直到那兩人又笑着的走出園子。

人們正在酣睡的時候，她走回房去。澹明又留了一封信在她桌上，她看後使用那打顫的手把來扯了。其實一星期來她就很害怕這事的發生，當每次澹明一人留在她面前時，她便迅速的跑開，因為澹明那偏促的，極動火的態度和一些含糊的表白舉動，都使她覺得受逼得可怕，尤其是那一雙常常追趕着女性的眼睛。不過出她意料之外的便是他竟敢寫出這樣一封不得體的信，像寫給一個已同他定情過的風騷的女人。結果她覺得她像其他的一些女人一樣，痛遭了這種被人開玩笑般的侮辱。她不能再加一絲的傷心了！

在第二天喫午飯時，在這所三層樓洋房裏，曾發生了一點點不平靜。當這屋主人，中年的太太，公佈了她姪女的一封告別信時候，她是寫得非常委婉，懇摯，說自己是如何辜負了姑母的好意，如何的不得不姑息着自己的乖戾性格的苦衷，她是必得開始她的遊蕩生涯，她走了。每個人聽了都感到無可挽回的嘆息。曉淞，澹明，更覺悵然，但這是不久的，因為澹明既有楊小姐可追隨，而曉淞是除章太太外還有兩個很有希望的女朋友，所以都說不是一個損失。

三

她本是爲了不願再見那些虛偽的人兒才離開那所住屋，但她便走上光明的大道了嗎？她是直向地獄的深淵墜去。她簡直瘋狂般的毫不曾想到將來，在自己生涯中造下如許不幸的事。但這都能怪她嗎？哦，要她去替人民服務，辦學校，興工廠，她哪有這樣大的才力，再去進學校念書，她還不夠厭倦那些教師，同學們中的周旋嗎？還不夠痛心那敷衍的所謂的朋友的關係？未必真能整個犧牲自己去做那病院看護，那整天的同病人傷者去溫存，她哪

來這種能耐呵！難道爲了自己所喜歡的小孩們去做一個保姆，但敢不敢去嘗試那下人的待遇。同一些油臉的廚子，狡笑的聽差，偷東西的僕婦們在一塊……當然，她是應該回去的，不過，她一看到那僅僅剩下的二三十元便發恨，「呵！爲什麼我要回去！我還能忍耐到回去嗎……」結果，她決定了，她是有幻想的。她不知道這是更把自己弄到「還不堪收拾」的地方去了。

幾天後吧，這女子便出現在那擁擠的馬路上，在許多穿尖頭鞋圍絲圍巾的小男人，拖大褲脚的上海女人中跑着，直走到一條比較僻靜點的街上，在一個有很長的竹籬的大門邊站住。那黑漆的竹籬上還可以依稀辨認出幾個粉字「圓月劇社」，門內既沒有人，大着膽子便朝裏走。在二層門裏那角上的銅欄櫃臺後忽的探出一個扁扁的臉。

「喂，啥事體？」

在扁扁的臉後又伸出一個小後生的頭，看樣子是當差或是汽車夫吧。兩隻小眼睛便楞楞的釘住這來訪的女客，又拍一下扁臉的肩。

夢珂朝着這正掛有一塊演員領薪的日期並規則的牌匾的銅欄走去。

「我是姓林。」摸了一下口袋，「呵，我忘了帶名片……」

「倅找啥人？」

「張先生？龔先生……」這是那個小後生在夾着問。

「不，我想會會你們這裏的經理……」

「哈，經理！格個辰光弗在此地。」

「哦……什麼時候可以……」

「倅是伊啥人？」

「我還不認識他……」

「哈……」那小後生的白牙齒露出來了。

「明天來。」

「上午……」

「哈格辰光，阿拉弗曉得，經理來弗來也嘸沒定規。」

「哦……那你們此地還有什麼辦事人，我很想能見一見……」

「係到底有啥事體？」

「勞駕，請去問一聲，我是姓林。」

「哈哈……」扁臉把臉笑得更扁了，眼睛只剩一條縫：「阿寶，係去問聲張先生看，說是有位姓林的小姐要會他。」「姓林的小姐」幾個字說得分外加勁。又從那肉縫中，擠着兩顆黃眼珠，來仔細地再打量一下站在櫃臺前的林小姐。

一會，那小後生一顛一跛的跑出來：「呀——請，小姐！」臉還是笑笑的，導引着又朝裏面走。

在會堂室裏等着的，是一位非常整潔的少年，穿一身黑綠色的嗶嘰洋服，斜躺在錦質的沙發上，悠悠閒閒的望着那邊窗檯上的花，剛聽到門扭響，便很敏快的站起來，姿勢還是很從容，閒適得又非常有禮，順手把那一寸多長的殘烟丟到痰盂裏，走上兩步迎住了這位來客。腰微微的彎着，頭也就勢有點偏，聲音是清晰而柔柔的：

「哦，林小姐，請坐！」

「真冒昧得很，我是有……」

「不要緊；不過經理不在此地。如若有什麼事，我們都可商量商量。」接着遞上一張名片，頭銜是留美戲劇專家，現任圓月劇社的話劇和電影的導演，名字是張壽琛，籍貫江蘇。

夢珂於是向這戲劇專家點了一下頭，「對不起，我忘了帶名片來，」林瑯「便是我的名字。」

「不要緊，請坐！林小姐今天來，我想是有點兒事，或是對於我們近來公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有什麼批評，或是這次出品的『上海繁華之夜』的影片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不妨都請你能不客氣的賜教。或者有什麼用得着我們公司或我自己，這都非常願意竭力效勞。」

夢珂却正在悠悠的張着兩隻大眼審視這生人，在那一張刮得乾乾淨淨的臉上，有個很會擺動的鼻孔；在小小的紅嘴唇裏，說話中不時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左手是那樣的細膩，隨意的在玩弄着胸前的錶鍊。呵，領結上的那顆撇針，還那樣講究呢！她不轉眼的望着這人，心便懷疑到這人以外的一些東西，竟未曾把對面那人所說的一些客套話聽清楚，直望見那一道同時也注視到自己臉上的眼光，是現着在期待她說話的神情，於是她才遲遲疑

疑的開始來說明她來此地的希望。先是繞着大灣子講，漸漸也就放大了膽，最後還這樣說：『……現在我當然可以不必多解釋我自己，將來你總會明白的，因了我內在的衝動和需要，我相信我不會使你們太失望……』

這事很使這少年的導演喫驚，自然他可以答應下來，但他却向這熱心於戲劇的女子解釋了許多特殊的情形，又再三盤問了這女子的家庭、經濟……狀況，最後還使人不得不允許了他如此一個令人不快的要求：當她無聲的舉起一雙手去勒上兩鬢及額上的短髮，顯出那圓圓的額頭並兩個小小的玲瓏的耳垂給人審視的時候，她傷心——不完全是受逼迫得哭一樣。但她却很受歡迎了。他又讚美她，又恭維她，又鼓勵她，又願幫助她，意思是要她知道，他總可以使她在上海成爲一個很出衆的明星。他並且要她明天來，他將給她介紹石三先生，就是此地的經理。

當她告別時，他又把自己的那隻白嫩的手遞給她，又給她行禮，又笑地送她出了客廳。

扁臉也笑笑的去替她拉開玻璃門：『倏去哉，林小姐！』

她出來了，急急的走去，頭也不敢再掉過來望一下那黑漆的竹籬。心裏昏昏迷迷的，完全被一種嫌厭，或是害怕，或竟是爲了喜歡過度了的感情所壓迫，所包圍，以致走了不很遠，四肢便軟了。馬路上一切靜靜的，「沒有車，只間或有二三個工人提着竹籃過去。她只得掙撐着身子在樹蔭處亂踏着，直到路口才雇得一輛黃包車。繼後在車上她忽然想起：「爲什麼我不可以向姑母借債呢？」但一種負氣的自尊氣，鼓勵了她，車子是一直便拖回在一條小街裏了。

夜色來了。夢珂從那小板床上起來，輕輕一跳便站在桌子旁邊，溫溫柔柔的去梳理鬢邊的短髮，從鏡中望見自己的柔軟的指尖，便又互相拿來在胸前撫摩着，玩弄着。這時她已被一種希望牽引着，她忘了日間所感得的不快。於是她又向鏡裏投去一個嫵媚的眼光，並一種佚情的微笑，然後開始獨自表演了。這表演是並沒有設好一種故事或背景的，只是她一人坐在桌子前向着有八寸高的一面鏡子做着許多不同的表情。最初她似乎是在裝着一個歌女或舞女，所以她儘向着那鏡裏的人裝腔作態，揚眉飄目的。有時又像是一種爵夫人的尊嚴，華貴……但這爵夫人，這舞女的命運都是極其不幸，所以最後在那一對張大

着凝視着前方的眼裏，飽飽的含滿一眶淚水。真的，並且哭了，然而她却非常得意的笑着拿手絹去擦乾她的眼淚：『這真出乎意料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竟哭得出來。』

第二天下午，她又高高興興去到團月劇社，並且她已想好了應當用怎樣的態度去見經理，並那些導演，那些演員們。

但剛剛走進門時，第一迎着她的，又是那扁臉；那嘲笑滑稽的笑，開始便無意的觸了她一下。

「呵，徐又來哉。張先生在樓上，從這門轉過去，樓梯口有阿二，伊會引徐去……」

於是她蹙過身去便走，故意又把這笑臉忘掉。當她走進辦公室時，真的，她居然很能夠安閒的，高貴的，走過去握那少年導演的手，又用那神彩飛揚的眼光去照顧一下全室的人。有個瘦子便走攏來，眼睛從那一副大眼鏡上面來打量她，一邊便向張壽琛探詢是否昨晚所說的那人。張壽琛便來介紹，這也是一位導演，並且還是上海有名的文人。可惜她却沒聽清名字，大約是姓程或姓甄吧。她雖說很不喜歡那眼鏡上面的看人法，但她不能不也很大的謙恭的去接見。正在這當兒，一種太出人意料，而她又確確實實的聽見張壽琛正打着

上海腔向那瘦子說：「阿是年紀弗大，面孔生來也勿錯，儂看阿好？」

那瘦子又向她望了一眼，連忙點着頭：「滿好，滿好……」

這真把她駭癡了。她不知道這是不是應該的，當着她面前來評論她的容貌，像商議生意一樣，但她不會喊出聲來，或任性的申斥幾句，只子隱隱忍着那氣憤，於是這羞慚竟把她弄得麻木了起來，她不知應如何說話和動作了。

幾個喫香煙的妖妖嬈嬈的婦人走來攀她說話時，她竟不會用她活潑的本能去應付，爲怕人糾纏反退到室外的走廊上去。

張壽琛拿來一張合同要她簽字，她還沒看明裏面的意思，糊裏糊塗的就簽上了。後來還是一位姓朱的穿短汗衫的先生，把他編的圓月月判送過八九本來，和夾上一張名片。她才覺得輕鬆了許多，道了一聲謝，便拿着這幾本書，退到一邊去獨自的假裝在翻書。但不久又走來一個形似流氓的洋服少年，靠在她對面的沙發上看她。這時她真狼狽得不堪了，不知自己已變成了一個什麼東西，一舉一動都覺得不好，眼也不敢擡起去望人，她想：「回去吧，我回去吧！」她是這樣想回去，不過她却留住了。張壽琛又走來把她引到間壁的一間房

子去，很不客氣的遞給她四張十元的紙幣。她說她無須乎這個，但這便是薪水，如她不拿時，便應該挨至十五號在那櫃臺邊用條子向那扁臉兌取了。於是她還得向人道謝。她並且問是否她已可以回去了。自然的，她的行止已是不能由自己了。張壽琛說到晚上的拍影，她可以來看看，並且那位甄（？）先生還想請她今晚拍一個裏面不很重要的人物試一試，還說他已決定爲她編一個劇本。因了她那瘦削，她那善蹙的眉峯，還得請她做個悲劇的主人公呢。一切的情節他都已想好了。但今晚她却不能拒絕那甄先生的要求，先做一個不重要的角色。

這天，無論在會客室，辦公室，餐廳，拍影場，化裝室……凡是她所飽領的，便是那男女演員或導演間的粗鄙的俏皮話，或是當那大腿上被扭後發出的細小的叫聲，以及種種互相傳遞的眼光，誰也都是那樣自如的嬉笑的，快樂的談着，玩着。只有她，只有她驚詫，懷疑，像自己已變成妓女似的在這兒任那些毫不尊重的眼光去觀覽了。

她竭力振刷自己，但爲了避免受窘，便故意的想起不關緊要的事。當她想到晚上她便當拍影了，她實在希望有一個人來告訴她所演的劇情，以及她所配演的角色，所演的地方。

……於是她走進去問張壽琛。這位張先生想了一想，才彎腰到桌下，從亂報紙堆裏翻出一張申報來給她，那上面是登載着一篇名叫「真假朋友」的影片的本事。她看了，算是她已模模糊糊的知道了一點。

喫過飯不久，張壽琛便把她引入化妝室。那裏面已坐了七八個對着鏡子在搽油的男女。她便坐在第三張凳上，一個受了導演吩咐的少年男子便走過來請她洗臉，替她塗上那粉紅色的油，又蓋上一層厚厚的粉。她看別人時都是那樣鮮紅的嘴唇，紫黑色的眼皮，所以她也想到她自己的面孔。她走到大鏡子面前時，她看見她被人打扮出來的那樣兒，簡直沒有什麼不同於那些在四馬路的野鷄。但她却不知爲什麼還隱忍着受那位甄先生的引導，去扮一個角色。當她隨着他走入拍影場時，水銀燈都燃上好久了，所佈的景是在一個月影下的花園中，她應當同一個女演員，像朋友一般的從黑處扭扭捏捏的跑進燈光輝煌地點，在一張椅上挨擠的坐着，十分高興的講着故事，於是當另一男演員走攏來時，她便應當帶着一種知趣的神色悄悄地避開。這便完了。甄先生是臨時把這三個演員教着，並且做樣子，最後就朝她說：「勿要怕，儂試試看好了。」於是她和那女演員便站在沒有亮光處，預備向

前，甄先生就坐在一張藤椅上，大聲的向她們喊了一聲「跑」！然而，在這一瞬間，出人意外的，發生了一種響動，原來這個可憐的新演員，嚇得暈倒了。

當她清醒來，知道她剛纔所做的事，她非常傷心，但她又強忍着，只把淚水盈溢的眼光去看她的周圍。

張壽琛便走攏來，低聲慰問她：

「受驚麼？」

「不。」她回答：「不要緊，這是我舊病……」

甄先生便問她：「不可重新來演。」

本來，僅僅因了傷心，就已夠她去拒絕這逼迫的要求了，可是她却應諾，她也莫明爲什麼她竟然這樣的去委屈她自己，也等於賣身，以至於賣靈魂似的。

甄先生於是又開始喊「跑」，拍影機也開始映射。

她忍着，一直忍到走出這圓月劇社的大門，在車上，才放聲——但又怕人聽見的咽咽地極其傷心的痛哭起來。

以後，依樣是隱忍的，繼續着到這種純肉感的社會裏面去，自然，那奇怪的情景，見慣了，慢慢地可以不怕，可以從容，但究竟是使她的隱忍力更加強烈，更加偉大，至於能使她忍受到非常的無禮的侮辱了。

現在，大約在某一類的報紙和雜誌上，應當有不少的自命爲上海的文豪，戲劇家，導演家，批評家，以及爲這些人吶喊的可憐的嘍囉們，大家用『天香國色』和『閉月羞花』的詞藻去捧這個始終是隱忍着的林瑯——被命爲空前絕後的初現銀幕的女明星，以希望能夠從她身上，得到各人所以捧的慾望的滿足，或只想在這種慾望中得一點淺薄的快意吧。

洛綺思的問題

陳衡哲

洛綺思的初次遇見瓦德白朗，是在她卒業於大學的那一年。她在學校時，最喜歡研究的是哲學，所以她決計待卒業以後，再去繼續研究兩三年，俾將來在哲學界裏，可以有一點貢獻。那時瓦德方主任美國奈岡大學的哲學部，他的學問的成績，在哲學界及教育界，是無人不知道的。洛綺思在學校時，也曾常常參讀他的著作，心中十分佩服。所以她卒業以後，便擇定了奈岡大學的卒業院，去完成她的學業。

那時瓦德差不多有四十歲了，但因為他對於學問的興趣太濃厚了一點，竟還不會娶有妻子。洛綺思却還沒有滿二十五歲。他們兩人彼此對待的態度，只有恭敬和欽佩，不過洛綺思在欽佩之中，帶着崇拜；瓦德在欽佩之中，帶着獎勵罷了。

但是隔了三年——就是洛綺思得到博士學位的那一年——他們的朋友們，忽然得到了了一個通告，說他們倆已經訂了婚約了。那些朋友們雖然不會料到這一件事，但此時也並不十分驚怪。一位哲學大家，與一位已經卒業的高足弟子訂婚，本來也不算什麼奇事。這

個消息的傳出，不過使一般失意的青年們羨慕，以為命運待他們兩人獨好，使他們得着這樣難得的機會，這樣美滿的結果罷了。

他們訂婚後不到一個月，瓦德便與洛綺思分別，去赴那哲學會的年會。他們約好，年會過後，他將到她的姑母的鄉下家中去，和她商量結婚的事件。

瓦德在年會中間，飽受了他的朋友們的羨慕和祝賀，因此他心中愈加得意。他想，自從我認識了洛綺思之後，才知道除了學問之外，人生還有別の意味呢。年會終畢之後，他便匆匆忙忙的乘車到洛綺思的姑母家去了。

那車足足走了一日一夜，到了第二天晚上，才到了瓦德的目的地。他一下車，便見洛綺思立在車站外，伸着手等候他。她臉上帶着微笑，但却不是他們倆訂婚前後的笑容，乃是在課堂中聽講時的笑容。他又覺得她的態度，也很冷淡。但見着她是已經夠喜了，別的何妨慢慢再說呢。

於是他們僱了一輛汽車，一直到她的姑母家中去。她又把他引見了她的姑母納生太

太。但她並不申明她是她的未婚夫，她對於她的姑母，但稱他爲白朗先生，說是她的一個好朋友。納生太太也似乎已經領會一切，並不追問。

那天晚飯之後，他們三人便一同到客廳裏去，納生太太織着領巾，洛綺思彈着鋼琴，瓦德斜倚在窗邊的一張沙發上聽着。

洛綺思彈完了一曲，便笑對瓦德說道：「尊貴的客人，你願意再聽些什麼呢？」

納生太太是一位老於世故的人，此時她不待瓦德回答，便說道：「我想你們不如到園子裏去散散步罷。我今天有些疲倦，恕不奉陪了。」

瓦德聽了此話，正中心懷，便對洛綺思看着。此時洛綺思也立起來了。於是他們兩人向納生太太道了晚安，一同出了客廳，走向園子裏去。

瓦德一面走着，一面說道：「洛綺思，你爲什麼這樣冷淡呢？我若是得罪了你，你也須給我一個請罪的機會呀！」

洛綺思笑道：「你說得不錯，我的確有點怪你呵！你差不多害了我一生的事業了！」

瓦德驚道：「什麼？我竟犯了這麼一樁大罪嗎？」

洛綺思道：「但你自己却不會知道。」

此時他們已經在樹旁找着一張鐵椅子，一同坐了下來。

洛綺思繼續說道：「我們分別了半個多月了，在這半個月中，我曾把我一己的問題，細細的想過。我想：結婚的一件事，終究是很平常的，人人做得到，惟有那真摯高尚的友誼，却不是人人能享受的啊？」

瓦德道：「這固然不錯，但在這個友誼之上，若能再加一個更爲親密的關係，豈不更好嗎？」

洛綺思搖頭不答。

瓦德又道：「比如我們兩人，學業相同，才智相類，彼此相敬相慕，假使我們能永遠在一處，這豈獨是我們兩人莫大的幸福？或者靠了我們兩人的協力合作，他日還能在學術界中，有點有價值的貢獻。但是除了結婚之外，你想還有什麼法子，能使我們永遠在一處呢？我們若不永遠在一處，又怎能保得他日沒有別人，跑到我們的中間來呢？」

洛綺思道：「恕我不能和你同意。第一層，你說必須大家同在二處，才可以互相助成學

業，這話我是不承認的，我認識你以前，你已經是那麼大名鼎鼎的了，難道你也歸功於我嗎？

瓦德笑道：「不認識你便罷了，既是認識了你，我的學業的成就，便少不得你的幫助啊！」

洛綺思道：「第二層，你說我們若不永遠在一處，就恐怕他日有人要跑到我們的中間來，這也未免過慮了。這件事，在我一方面，是完全靠得住的，在你的一方面呢，我想來也沒有什麼靠不住，你不是已經過了四十年的獨身生活嗎？」

洛綺思說到這裏，便把眼向瓦德很誠懇的-looking，但瓦德似乎不曾聽見她的話。

洛綺思又道：「第三層，你應該知道。結婚的一件事，實是女子的一個大問題。你們男子結了婚，至多不過加上一點經濟上的擔負，於你們的學問事業，是沒有什麼妨害的。至於女子結婚之後，情形便不同了。家務的主持，兒童的保護及教育，那一樣是別人能夠代勞的？」

瓦德默然隔了一會，才說道：「倒虧你想得到這麼遠。但在我們未曾訂婚之前，你爲什麼一些也不會想着呢？」

洛綺思道：「這是我應該向你深深的道歉的，那時我確實沒有想到這麼遠，但是我的朋友，現在還不能算太遲呵！」

瓦德道：「如此說來，你是當真要反悔我們的婚約了。我想孤獨的生活，也不見得有什麼可羨的地方。」

洛綺思道：「你從前不是常常說過，學問和事業，是人生最好的伴侶嗎？你知道我是一個野心極大的女子——雖然我並沒有什麼虛榮心，但我若是結了婚，我的前途便將生出無數阻力了。」

瓦德又默然隔了好一會，才很鄭重的答道：「是的，我也承認這是女子的一個大問題。你若是平常一點的女子，這個問題倒也不難解決。」

洛綺思道：「我不大懂得你的意思。」

瓦德道：「我的意思是，假如你是一個沒有野心的女子，那麼，結婚的一件事，倒也不成問題了。你認識我的同事佳司先生的夫人嗎？」

洛綺思道：「曾見過一二次。」

瓦德道：「你看她怎樣？」

洛綺思微笑道：「但是你願意我像那樣的一個女子嗎？」

瓦德道：「自然不願。豈但我不願你像佳司夫人，即使你和馬德夫人一樣，把撫育子女看做人生的唯一目的，你也是不能使我這樣的欽佩和敬愛的。」

洛綺思道：「你不要小看了馬德夫人，像她這樣的女子，也是不易多得的。你看他的子女，何等聰明，何等可愛；我常常自想，若使每個女子都能做一個澈底的賢母，那麼，世界上還有什麼別的問題呢……？」

瓦德笑道：「可又來了。那你自己爲什麼又不去實行你的主張呢？」

洛綺思道：「且慢着，我還沒有說完呢。我想，一個女子的性情和人生觀，若能像馬德夫人一樣，那麼，結婚的一件事，非但不能妨害她，並且反能完成她的野心和希望，她實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女子。但不幸各個女子的思想和性情，是不能一樣的。即以我而論，你想像馬德夫人一般的生命——無論我怎樣的敬重和讚美她——能使我快樂心足嗎？」

瓦德嘆了一口氣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此時他抬頭看看天空，接着說道：「

你看天上的星光，何等皎朗。我們且談談別事，此事留到明天再談罷。」

洛綺思低下頭去，很慚愧的答道：「瓦德，我真對不住你，我應該先把這個問題細細的想過，再回答你前次的要求的。」

此時瓦德也不由自主的把頭低了下去。他執着洛綺思的手，悽然說道：「洛綺思，我的愛你，我的崇拜你，便是爲着你是一個非常的女子；若是爲了我的緣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達到，那是我萬萬不能任受的。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那樣自私的人。若能於你有益，我是什麼痛苦都肯領受，什麼犧牲都能擔當。」

瓦德說到這裏，覺得喉嚨裏有物梗着，再也說不下去了。他又看看洛綺思，只見她已泣成了一團。此時園中的星光，更加明朗了。在星光之下，可以看見許多蝙蝠，來往飛繞，有時還有幾個火螢，在草地上撲飛着。牆角上的金銀花，却輕輕的放出他的香味，送到他們兩人的身旁來。他們在這個靜寂而神祕的夏夜中，正不知道坐了多少時候。他們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差不多忘記涼露侵肌了。後來還是瓦德先醒過來，站起來說道：

「夜深了，我們回去罷，今天的談判已經夠了。」

洛綺思將她的右手伸與瓦德，泫然道：「那麼，瓦德，你是答應了我的請求了。」

瓦德聽了此話，又似乎着了電氣一般，此時他才真正的明白，他們兩人今晚所談的是什麼一個問題了。洛綺思的意思，不是要和他解約嗎？他不是已經答應她，爲了她的緣故，他情願犧牲一切嗎？照這樣說來，他們的婚約確是已經解了。但這可太驟然呵！這可太像夢境了，或者他真是在做夢罷。他正這樣昏昏的想着，忽又聽見洛綺思的聲音，悽然說道：

「瓦德，你爲什麼不開口呢？你是恨我了！」

瓦德此時一面扶着洛綺思，向屋子裏走去，一面答道：

「我怎能恨你呢，洛綺思！我不是已經答應了你嗎？」

他雖然這樣說着，但心裏仍是恍恍惚惚的，不大明白他自己說的是什麼話。

第二天一早，瓦德寫了一封信，請納生太太轉交與洛綺思，他便托故與納生太太告辭，匆匆的走了。洛綺思因一夜不會好睡，直到天明時，方朦朧的睡去，所以醒得略遲些。她還沒有起身，早見她的姑母拿着一盤早餐笑着走進來了。那盤裏還放着一封信，她一眼看見，便

明白是誰寫給她的。她忙把那信拆開，只見上面寫着道：

「我的朋友：

昨宵的談判，雖甚悲痛，但却也十分暢快。我們經過這番談判之後，當更能明白彼此的性情和希望了。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悲哀的經驗，能鍛煉人的感情，使他更爲純潔，更爲高尚。」我此時方能真正了解此話的意義。我願我們兩人永能保持這一點經過火煉的感情，永能在學問及人格的大道上互助着，俾彼此都能達到我們理想中的目的地。

我本想多住幾日再回去的，因恐我們再見三見之後，又將生出意料不到的糾葛來，或反於我們的友誼有害，故不如即行爲是。昨晚的談判，固然是我生平最悲痛的經驗，但他也是我生平最偉大的經驗，我願永遠保存他在我的心之深處。

請你恕我的不別而行，願你明白我所以如此的苦衷。此後我的生命，將如寒天的枯林了，願你的信札能如小鳥般的常常飛來，給他一點生意。我的地址是與前一樣的，我的行跡雖將從此無定，但我的信是有人轉寄的，請你放心。

你的老友，瓦德。」

洛綺思把此信反復看了幾遍，更覺得瓦德是一位誠懇而多情的男子，心中尤覺悽然。她匆匆的起了身，立刻給他寫了一封回信。其中有一段說道：

「你把你的生命比寒天的疏林，真是清峻極了。我願你能享受這個清逸而富有詩意的生命，不要誤以他爲枯寂……」

我當感謝你所給我的自由。我現在的生命，真如大洋中的一葉輕舟，天涯水角，任我縱橫了。但是，朋友呵！在這樣情景的中間，錯落的島嶼，和閃爍的明星，也是極歡迎的伴侶呵！我願你能像北極星一樣，永遠在我的生命的大洋上照耀着，引導着，陪伴着……」

自此以後，他們兩人便常常的通信了。他們的交情愈益淡，但也愈益深。但瓦德的朋友們，是都知道他不久便要結婚的，此時見他絕口不提一字，不免有些怪異。有時有人去揶揄他，問他打算到那里去過他的蜜月，他終是苦笑而不答。有時被人問得急了，他便答道：「洛綺思是一個百世不一見的奇女子，誰能忍心把結婚的俗事，去毀敗她的前途呢？」朋友們

聽了此話，更是詫異，只得笑着答道：「哦，原來如此。大哲學家的戀愛，真是與別人不同呵！」

但不到三個月，他們兩人正式解約的消息，又傳出去了。他們的朋友們方深相嘆息。此事的不幸，忽然又得到了一個更奇的通告，說瓦德又與一位中學校的體操教員訂了婚約，並且立刻結了婚，同到南方的海邊避寒去了。

洛綺思得到瓦德結婚消息的時候，心中未免有些不舒服，對於瓦德也未免有些怨懟和失望。但她是一位哲學家，又是深有心理研究的人，所以不久便把這一件事，闡悟得晶瑩透澈。此時她不但不責怪瓦德的無情，並且反覺得自己對不住他，以為他若不會和她有過這番先樂後悲的經驗，又何至於急不擇偶，去和一位與他志行學問絕不相類的女子結婚呢？但她究竟不知道瓦德此時的心是怎樣，或者他已不願意再與她通信了罷。然她又不能不睬他；她思之又思，遂決意用老友的態度，寫了一封賀信給他，並誠心的祝望他們兩人將來的幸福。

瓦德接到此信時，已經和他的新夫人度過蜜月了。他把那信看了又看，心中不免疑惑起來。他對於洛綺思雖是已經絕了希望，他自己雖是已經娶了妻子，但是火息而燼未滅，那

個又甜又酸的回憶，仍是常常要來窺探他的心之奧室的。此時他見洛綺思的語氣如此疏遠，如此冷淡，不覺心中有些不自在，心想莫非她怪我恨我了嗎？我怎能不辯白一下呢？於是他便寫道：

「我的親愛的朋友：

瓦德結婚了！蜜妮——這是我的妻子的名字——是一個爽直而快樂的女子，雖然略有點粗鹵。她當能於我有益，因為我太喜歡用腦了，正需她這樣一個人來調調口味。

有許多我的朋友們，以為我應該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來做終身的伴侶。我豈不願如此，但是，洛綺思，天上的天鵝，是輕易不到人間來的。這一層不用我說了，你當能比我更為明白。

我不題對於我的妻子有不滿意的說話，但我又怎能欺騙自己，說我的夢想是實現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當盡我丈夫的責任，但我心中總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給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無數過去的悲歡，無限天堂地獄的色相。我常趁無人時，把他打開，細

味一回，傷心一回，讓他把我的心狠狠的揉搓一回，又把他關閉了。這是我的第二個世界，誰也不許偷窺的。他是一個神秘的世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願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貪戀那個又苦又酸的泉水，勝於一切俗世的甘泉。

我的朋友，請你恕我的亂言。我實願有一個人，來與我同遊這個世界。我怎敢希望這個人是你呢？但你却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沒有你便沒有他，所以他是純潔的，出世的，不染塵滓的。

我不多寫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雖是結了婚，但他不會因此關閉了他的心；尤其是對於洛綺思，他的心是永遠開放着的。

我永遠是你的，瓦德。」

但他寫完這封信之後，忽然又覺得不妥。他更自思量，覺得他和洛綺思的交情，是不應該這樣的。洛綺思不是他的一個敬愛的朋友嗎？但這信中的情意，却是已經越出朋友範圍之外了。這不但要對不住他的夫人，並且豈不是把洛綺思待他的高尚純潔的感情，拋到污泥中去了嗎？他將何以對她呢？他將何以對世上的女子呢？固然，他是有權可以保存這個心

中的祕密的；固然，他的已碎的心是不怕再受傷損的，但他却無權去傷害他人的心。他只應把這個祕密的種子保存在他自己的心中，不應把他種到肥土裏去，讓他去受那日光雨露的滋養；因為他所開的花，不但要刺傷他的夫人，並且還要給洛綺思以極大的痛苦的。他想到這裡，便決意把這粒種子收回他的心之祕處去，永不讓他再見天日了。

下面是他寄與洛綺思的信：

「洛綺思：

瓦德結婚了！承你相賀極感。他是該受你這個賀意的，但他也值得受你的恕諒和悲憫。

蜜妮——這是我的新夫人的名字——是一個爽直而康健的女子，她是常常很快樂的。她自己雖不是一個學者，但却是學者的好伴侶。你若是見了她，一定也要喜歡她的。

我似乎不應求你的恕諒，因為這似乎是說，我還不曾了解你的心意。你自然是恕我的——我的結婚於我們的交情有什麼關係呢？——但我總覺得應該求你的恕諒。

我爲什麼要求你的憐憫呢？這更難說了。你是獨身的，我是結了婚的，該受憐憫的，似乎不該是我罷。但是，洛綺思，我仍是該受你的憐憫的。你是慧心人，我又何用多說呢？求你可憐我，不要把我拋棄罷。

我祝你永遠像天空的飛鳥，雲棲霞宿，前程無疆。我願你他日的成就，能使你這個教師和老友慚愧。請你記着，他對於你的敬愛，是永不會改變的。在你翱翔的途中，若有需他幫助的地方，請你隨時使他知道，因爲這是他生命中的一個最大的希望和快樂。

你的忠誠的朋友，瓦德。」

洛綺思得到這封信之後，又是感慨，又是喜悅；他一方面深憐瓦德，一方面又慶幸他們兩人的友誼，可以從此繼續不斷。因爲他們此時的交情，真像經過火煉的赤金一樣，是什麼雜質都沒有的了。他們自知已是沒有嫌疑可避，除了切磋學問，勉勵人格之外，在他們兩人中間，是沒有別的關係可以發生的了。但他們的朋友們怎能明白這個呢？他們但見瓦德和洛綺思的交情，又經過了一個變化，他們但覺得從前的迷霧，更深一重罷了。

此時洛綺思已經有四十多歲了。她已做了十餘年的大學教授，現在她是一個著名女子大學的哲學主任了。她對於哲學的貢獻，已是有國際上的地位；她的著作，也已經譯成了許多種的外國文。她少年時的夢想，她少年時的野心和希望，此時都已變成事實。她的學業，也真能做她的良好伴侶。況且她現在在學界裏的名譽，也萬萬不是那些專慕虛榮的女子所能得到的。是的，她少年時的夢想，都已成爲事實了。但她的夢可曾做完嗎？

有一次，她又做夢了。她覺得她自己是一個已經結了婚的中年婦人。那天她和她的丈夫——似乎便是瓦德——坐在廊下休息。那時正是夏天的初夜，金銀花的香味，自牆角上陣陣的吹來。她的丈夫口中吸着香煙，却抬着頭看那如絲如霧的煙氣，在月光中輕輕的飄着。她自己坐在一張搖椅子上，身上和心裏，都似乎充滿了和諧的感覺；又如在炎熱的天氣，在樹蔭之下，飲清甜的泉水，但覺得安閑暢適，與天上的明星朗月，空中的花香草味，融合爲一。他們兩人並不言語，但她覺得他的心中，一定也是這樣感覺的。她又覺得她自己已經是兩個可愛的小孩的母親了。他們彷彿有十餘歲大，現在却都已安睡在樓上。當她想着這兩

個聰明小鳥的時候，她不覺欣然笑了。她便覺得要把這個快樂，去分一點給她的丈夫。但她却不知道應該叫他做什麼。他似乎是叫做瓦德罷。她恍恍惚惚的站了起來，走到他的面前一看，呵，那裏有什麼瓦德！那坐着吸煙的，簡直是一個素不相識的粗人。他見了她，也不言語，仍舊吸着他的香煙。她心中一震，睜眼一看，原來她却躺在自己廊下的一張搖床上呢！她手中的一本書——她的一本著作，是新近譯成德文的——已經拋到地下去了。

她此時雖醒了，却仍懶洋洋的躺着，連那一本拋在地下的書，也懶得去拾起來。一霎時間，她的身世都湧到心上來了。她默自思量，假使那夢中的粗人變為瓦德，那麼，那夢中的生活，將怎樣的可愛呢？此時她忽然感到她現在生活的孤寂了。她又看看她的成功表記——她的著作——可是奇怪，從前能使她得意快樂，使她心血沸騰的一本書，現在忽然變為一堆廢紙，一些兒也不能引起她的興趣來了。

但她很明白，這不過是一時的情緒，是不會永遠留在她的心上的。果然不到一天，她仍舊回復了她原來的感覺，仍舊用了全副精力，全副情緒，去做那大學教授的事務了。

但她可真能忘記這個夢嗎？她雖竭力的想把那個夢的鬼趕去，但終歸無效。她對自己

說道：「假使我十餘年來的生活，真和那夢中的一樣，那我在學業上的成功，又怎會這樣大呢？」但那個鬼駁她道：「但你在夢中之時，並沒有什麼不心足呵！」她又斥他道：「胡說！若使那夢中的我，是一個一無成就的女子，那我心中的和諧，一定就保不住了，我一定就要覺得不心足了。」那鬼似乎又笑着說道：「那麼，假使在你現在功成名就之後，再去把那個夢重行做過，你看是怎樣？」她聽了這話，不覺臉上微微的紅了起來，又沒有話可以回駁他，但覺得心中充滿了慚愧和煩亂。她此時才明白她生命中所缺的是什麼了。名譽嗎？成功嗎？學術和事業嗎？不錯，這些都是可愛的，都是偉大的，但他們在生命之中，另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或者能把靈魂上升至青天，但他們終不能潤得靈魂的乾燥和枯焦。

但她的已往可容她的反悔嗎？她明明知道，她做那個夢的時候，若非在她學業已成之後，她在夢中的感覺，也就決不會那麼和諧，那麼完美的。她將聽了那個夢鬼的勸告，重去做一做那個夢嗎？照理想方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個極好的辦法。但是重做這個夢，也須有個條件呵！那夢中的金銀花，不妨永遠開放，永遠馨香，但她自己園中的金銀花，却是不待秋風之來，便要零落凋謝的。減去了金銀花的香味，那夢還有什麼意思呢？

有一天，她正又坐在廊上這樣癡癡的想着，猛抬頭看見對面的一個青山，浴着夕陽的反照，金紫相間，彩色萬變，說不盡的奇偉美麗。她對着那青山注視了許久，心中忽然如有所悟，她覺得那山也和她的生命一樣，總還欠缺了一點什麼。她記得她從前在離山數十里的地方，曾見過一個明麗的小湖，那時她會深惜這兩個湖山，不能同在一處，去相成一個美麗的風景，以致安於山的，便得不着水的和樂同安閑，安於水的，便須失却山的巍峨同秀峻。她想到這里，更覺慨然有感於中，以為這真是天公有意給她的一個暗示了。

但是，這個感慨，這個惆悵，除了洛綺思自己之外，却只有對面的青山，能夠了解和領會。就是她的老朋友瓦德——現在已是子女滿前的瓦德——也是絕對不容窺見這個神聖的祕密的。

旅行

沉君

人們作的事，沒有所謂經濟的和不經濟的。二者的區別全在於批評的觀察點是怎樣。就如我們這次旅行罷。在別的人看來，也許是最不經濟，因為雖然我們所打的旅行的旗幟也和別的旅行者一樣的冠冕堂皇，而事實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白白地每人曠了一個多禮拜的課，費了好多的錢。但就他方面想——我們都是這樣想的——這一個多禮拜的生活，在我們生命之流中是怎樣偉大的波瀾，在我們生命之火中是怎樣燦爛的星花！拿一兩個禮拜的光陰和幾十塊錢，作這樣貴重的東西的代價，可以說是天下再沒有的便宜事。這是很能使我奇怪的。同行的計畫雖是由他提出的，然也得過我的同意，並且爲了要使這個計畫實現，我還費了無限心機，去騙平素很相信我的人。那知計畫雖實現了，我們倆雖能促膝談心了，而我又覺得週身都不自在起來，同平常見了不相識的闊太太們一樣的不自在。固然我們也是有說有笑的，但我却發現了這些談笑不是從心坎中流露出來，是用來點綴寂寞的場面的。

在我們倆坐位中間，放的是件行李，牠可以說是我們的「界牌」，也可以說是我們彼此注視的目光所必經過的橋梁。假使目光由此過彼，也像人們走路似的必須經過相當的空間？

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牠的光的時候，因為我害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他們那些人不盡是舉止粗野，毫不文雅，其中也有很闊氣的，而他們所以僕僕風塵的目的是要完成名利的使命，我們的目的却是要完成愛的使命。他們所要求的世界是要黃金鋪他玉作梁的，我們所要求的世界是要清明的月兒與燦爛的星斗作蓋，而蓮馨花滿地的。不過同時我又這樣想想，如果他們不是這樣粗俗，也許要注意我們的行動，恐怕我們連相視而笑的自由也被剝奪了。

去年暑假他回家的時候，曾報告過沿途在火車中看見的景物。他說：「在日光下的景物，彷彿是幅著色的五彩圖畫。月光下的景物則似淡墨畫的。」這天因為天氣不很好，他的話都未被證實。可是又因為微陰的緣故，在浮雲稀薄處露出的淡黃色的陽光及空氣中所

含的水氣，把火車的煙筒中噴出的煙作成了彈熟的棉花似的白而且輕的氣體。微風過處，由大而小的一團一團的漸漸分散，只餘最後的一點兒蕩漾空際。那種飄忽，氤氳，變幻，若即若離的狀態，我想只有人們幻想中的穿霧縠冰綃的女神，在怕驚醒了她的愛人的安眠而輕輕走脫時的樣兒可以彷彿一二呵。牠是怎樣的美麗呵，怎樣的輕輕呵！如果我們的生活也像這樣，那是多麼好呵。

在將到目的地點的時候，他的面孔上不知爲什麼漸漸現出極緊張的樣兒，雖然他那雙眼睛裏充滿了愈快的希望似的，而且不時的伏在我們中間的那件行李上對我極溫柔的微笑。此時他所最愛說的話，就是到那裏恐怕已是十點多了，喫喫飯，收拾收拾東西，我們只能有六個鐘頭休息的時間。每一站路他總要把他的小錶從衣袋中摸出三五次，來看上面的針已走到那裏了。時間若不是冷酷的鐵面無私的，怕要受他的運動而改日常的步驟。我呢，我此時也體驗不出這樣的變態心理，我只覺得對於晚上將要實現的情況很可怕，——但是僅僅用害怕二字來形容我所覺得的也不甚妥當，因爲害怕的情緒中，實含有希望的成分。

這是很自然的，彼此都有些害羞，兩個青年男女初次住在一起的時候。我所稀奇的，是我們既經相愛到這樣程度，還是未能免俗。當他把兩條被子鋪成兩條被窩，催我休息的時候，不知爲什麼那樣害怕，那樣含羞，那樣傷心，低着頭在床沿上足足坐了一刻多鐘。他代我解衣服上的扣子，解到只賸最裏面的一層了，他低低的叫着我的名字，說：『這一層我不能解了。』他好像受了神聖尊嚴的監督似的，同個教徒祈禱上帝降福給他一樣，極虔敬的離開我，遠遠的站着。我不用說，也是受着同樣的感動——我相信我們這種感動是最高靈魂的表現，同時也是純潔的愛情的表現，這是有心房的顫動和滴在襟上的熱淚可以作證據的。他把我抱在他懷裏的時候，我週身的血脈都同沸了一樣，種種問題在我腦海中彼此起伏的亂翻。我想到我的一生的前途，想到他的家庭的情況，別人知道了這回事要怎樣批評，我的母親聽見了這批評怎樣的傷心，我哭了，抽抽咽咽的哭。但另一方面我覺得好像獨立在黑洞洞的廣漠之野，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來保護我，因而對於他的擁抱，也沒有拒絕的勇氣。到底此時他發生了些什麼感想，他也不曾告訴我。但依據我的感想，他至少也要同 Tagore 所做的尊嚴之夜裏的主角「我」，所謂此時此際 Surahala 脫離了世

界而來到「我」這裏了。

在我們所住的那個旅館裏住的客，大都是社會上所說的闊人，差不多可以說沒有第三個學生可以在此處發現，除了我們倆。可是我們要住在這樣的旅館的原因，也就是爲此。

當我們離京的時候，因爲同住的問題，我會大大的難過他一次。此次南來他所帶的臥具，只有一床很薄的被同一條毯子，雖然他極力辯護說是走時匆促忘帶了，他的用意我却早明白了。不過當時我却這樣想：那怕他一床被子都不帶，我給他向旅館貸都可以，那樣是不成的。不料計算的結果還是輸給他了。

他那一間房簡直是作樣子的，充其量也只是他的會客室而已。起初我自然是很難以爲情，尤其是當他的朋友們來找他，他從我的房裏出去會他們，和我的表妹來看我，他在我的房裏讀書的時候，後來也就安之若素了。好像我們就是……其實除了法律同……的關係外，我們相愛的程度可以說已超過一切人間的關係，別說……。

因爲要作樣子，只好把被子分出兩床鋪在他那間房裏的床上，結果弄得我們倆人就只賸一床被了，而他的知友又不在此，只好由我向我的表妹借來。有一天她又來看我，剛剛

他的被子在我的床上放着。沒有法子我就對她扯謊，說這是向旅館賃的，因為我的被子弄髒了，拿出去洗去。呵，我怎樣成了這樣虛偽的人呢，我現在發現這也是不得自由的結果。

愛情發展的程序，最初是任何一方面先向對手那方面表示愛的意思，再進時兩方面對愛，最後是你也怕我別有所愛，我也怕你別有所愛，於是乎就有了嫉妬心。所以嫉妬心的輕重，實與相愛的程度的深淺為正比例。「愛情是自私的」一條定律，怕就是據此而成的。他同我談起話來常要求我不要再愛別人，縱然他的軀殼已經消滅了。因為萬一死而有知，他的靈魂會難受的。我素來是十二萬分反對男子們爲了同別一個女子發生戀愛，就把他的妻子棄之如遺，教她去「上山採靡蕪」的。我以爲這是世間再不人道沒有的行爲，並且還親自作過劇本來描畫着這般男子的像。但是現在我覺得那人是我的情敵，雖然我明知道他們中間只有舊禮教舊習慣造成的關係。我覺得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不可分離的程度，而要減少他在法律上的罪名與我們在社會上得來的不好的批評，只有把他們中間名義上的關係取消。怎麼我的心會這樣險！怎麼這樣不同情於我們女子呵！我明知道是不應該的，但我不能否認我心裏真希望他們……。

一切，一切，世間的一切我們此時已統統忘掉了。愛的種子已在我的心中開了美麗的花了。房中——我們的小世界——的空氣，已為愛所充滿了，我們只知道相偎倚時的微笑，唱唱的細語，甜蜜熱烈的接吻，我的旗子上寫些什麼也是不足輕重的。讀書也只是用以點綴愛的世界中的景色，別人對於我們這樣行為要說閒話，要說貶損我們人格的閒話，我們的家庭知道了要視為大逆不道，我們統統想得到，然而我們只當他們是道旁的荊棘，雖誰是能將我們的衣服掛破些，可是不能阻止我們的進行的。

再就別種事實上說，我們的愛情在肉體方面的表現，也只是限於相偎倚時的微笑，唱唱的細語，甜蜜熱烈的接吻罷了。我知道別的人，無論是誰都不會相信。飲食男女原是人類的本能，大家都稱柳下惠坐懷不亂為難能，但坐懷比較夜夜同衾共枕，擁抱睡眠怎樣，不過我以為不信我的話的人並不是有意輕蔑我們，是他不會和純潔的愛情接觸過，他不知愛情能使人不做他愛人不同意的事，無論這事是他怎樣企慕的。

我總是不喜歡他出去，無論是賣東西，或瞧朋友。這裏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由於怕他跑得心野了，拋荒他的功課，他方面實為我自己怕受獨處的寂寞。有一次我正在好好的讀書，

他忽然因事出去了，我也昏昏的伏在桌上睡着。到我醒時，發現我已在他懷裏。所以我總把他愛出去這回事當他的短處看待。這天晚上他又九點多鐘才回來，而第二天所應作的事一點也不會預備。當他未回來的時候我真氣極了。我把他所要看的書都檢出送到他的房裏，並且打算如果他到十點還不會回來，就教茶房把火盆送到他那裏，我自己閉門高臥了。九點多鐘他回來了，一看頭緒不對，半句話也不敢多說，拿本書就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讀。讀了一會，覺得這樣還不是事，又起來同我溫存。我始終板着面孔不理他。他真急了，在未到一點鐘之久，凡可以使我安慰的方法，幾乎都用盡了。結果還是愛神出來排難解紛，我略微退讓了些，這椿事才算。後來我問他：「假如你回來時，我已經關上門睡了，你怎樣呢？」他說：「我就站在門外候一夜。」不過如果他真那樣做下去，旅館的人怕要以爲他得神經病了。

我最恨燈光，牠把我們相擁抱時的影子都映在窗簾子上。愛的圖畫原只配深藏藝術之王國的寶庫裏，怎可讓牠留下痕跡在人間呵！

這時多麼不幸呵，我的愛的圖畫竟於人間留了痕跡了。在我們將走的前一兩天，已有

好多人注意我們同住這回事了。這並不是我多心。他們每問我在什麼地方住的時候，辭意中都含着譏笑的神氣。他們送了他好多不好的批評，說他是個大騙子，這些話使他很傷心——自然我也是同樣——他說他什麼都可以犧牲，可以不要，但他不能離開他的愛人。我們所要求的愛是絕對的無限的。我們只有讓牠自由發展，決不能使牠受委屈，爲討舊禮教舊習慣的好。在新舊交替的時期，與其作已經宣告破產的禮法的降服者，不如作個方生的主義真理的犧牲者。萬一各方面的壓力過大了，我們不能抵抗時，我們就向無垠的海洋沈下去，在此時我們還是彼此擁抱着。『愛的人兒！』（此時他在床上橫着睡下，我在床沿上坐着，彼此緊緊的拉着手。）『要是將來他們把我毀謗得不爲人所齒，你怎樣呢？』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他有什麼地方開罪他們，他們現在拚命的罵他，不是爲的我嗎？固然這是勝利的悲哀，然而『伯仁由我而死，』我應該作何感想？我將他緊緊的抱了，回答他：『我們是永久相愛的。』在這彼此擁抱的時間內，我似覺得大難已經臨頭了，各面的壓力已經挾了崩山倒海的勢力來征服我們了。我想到了如山如陵的洪濤巨波是怎樣雄偉，黃昏淡月中，碧水靜靜的流着的景色是怎樣神祕幽妙，我們相抱着向裏面另尋實現絕對的愛的世界。

的行爲是怎樣悲壯神聖，我不怕，一點也不怕！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原是要藝術化的，天下最光榮的事，還有過於殉愛的使命嗎？總而言之，無論別人怎樣說長道短，我總不以為我們的行爲是荒謬的。退一步說，縱然我們這行爲太浪漫了，那也是不良的婚姻制度的結果，我們頭可斷，不可負也不敢負這樣的責任。

因爲家庭方面的關係，他對於這兩天外面對於我們的批評，不能不着急，所以在走的頭一天晚上，他去訪他的知友討論怎樣對付這回事。他是五點多鐘出去的，直到晚上十一點鐘才回來。這幾個鐘頭裏，我真飽嘗了待人的滋味，風是冷的，燈是很無光的。我們這個小世界裏，都是寂寞的，只有我的心絃是緊張的，不住在那裏計算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每聽見窗外的走路聲，總使我「可是他回來了吧？」的想一次。他回來後，同我望了陣月，喫了幾個元宵，就忙着消受我們這最後的一夜了。

時光老人真是殘酷的，夢也似的十天甜蜜的生活又快完了，我們在此只能留一夜了。這一夜應該怎樣過，在下午同我的朋友談話時，已偷偷的在張紙上寫了好幾遍，其實既沒有停止時間使牠不要快快過去的能力，無論怎樣計算，都是枉然的。再進一步說，若不能使

時間進行的步驟與我們上愛的功課所需要的一致時。縱然能使不快樂的過去，也是枉然的。這一夜裏我們都幾乎不曾安眠，我們用了各種各樣親密的稱呼叫着，我商量回去後怎么能好好讀書。要不是怕我表妹清早來送行撞見了不雅，怕要到十一點才起床呢。

除了我們倆之外，知道我們這十天生活最真的，只有旅館的茶房，他每次給我們送東西進來的時候，總先要作個使我們知道他來了的表示，出去的時候總把房門給我們關起來。不過我想關於我們的關係，他總要覺得很奇怪的。我們占了兩間房，並且我們告訴查店的警察說我們是同學，而我們却親密到這步田地。世間種種慘劇的大部份都是由不自然的人與人間的關係造出來。我們的愛情原不要那種不自然的關係的頭銜加上。

我們在X州車站上遇見了一位上北京的朋友，會託他代買車票，所以上車的時候他教我同這位朋友先上車去佔地方，他隨後遞東西上來。誰想我們上車後，竟被擠得再也不能見面了。直到車開行好久方才找到。當我看見他的時候，不知怎樣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不安；找到他了，坐在他面前的行李上，面對面的拉着手，我又覺得同經過大難分散之後，又冒着千辛萬苦聚在一起似的。怎樣弄的呵，我們竟愛得成這樣了。

北京到了，我們自然是照舊的——未旅行以前的——生活狀態過下去。這次旅行的結果，對於我的身心兩方面的影響，沒有別的，只是頭昏了，心亂了好幾天，並且對待別人，無論是誰，都覺感情不能似從前那樣的專。三天後，他來了電話，說「往事不堪回首！」

——卷施——

房 東

黃廬隱

當我們坐着山兜，從很險的山徑，來到這比較平坦的路上時，兜夫「咳約」的舒了一口氣，意思是說「這可到了。」我們坐山兜的人呢，也照樣的深深舒了一口氣，也是說：「這可到了！」因為長久的顛簸，和憂懼，實在覺得力疲神倦呢！這時我們的山兜停在一座山坡上，那裏有一所兩樓兩底的中國化的洋房。若從房子側面看過去，誰也想不到那是一座洋房，因為牠實在只有我們平常比較高大的平房高，不過正面的樓上，却也有二尺多闊的迴廊。使我們住房子的人覺得滿意。並且我們這所房子的對面，是峙立着無數的山巒。當晨曦窺雲的時候，我們睡在床上，可以看見萬道霞光，從山背后再冉冉而升，跟着霧散雲開，露出艷麗的陽光，再加着晨氣清涼，稍帶冷意的微風，吹着我們不會掠梳的散髮。真有些感覺得環境的鬆軟，雖然比不上列子禦風，那麼飄逸。至於月夜，那就更說不上來的好了。月光本來是淡青色，再映上碧綠的山景，另是一種翠潤的色彩，使人目眩神飛。我們爲了它們的倩麗，往往更深不眠。

這種幽麗的地方，我們城市裏薰慣了煤煙氣的人住着。真是有些自慚形穢，雖然我們的外面是強似他們鄉下人。凡從城裏來到這裏的人，一個個都彷彿自己很明白什麼似的，但是他們鄉下人，至少要比我們雖大自然近得多，他們的心要比我們乾淨得多。就是我那房東，她的樣子雖特別的樸質，然而她都比我們好像知道什麼似的人，更知道些。也比我們天天講自然趣味的人，實際上更自然些。

可是她的樣子，實在不見得美，她不但有鄉下人特別紅褐色的皮膚，並且她左邊的脖項上長着一個蓋碗大的肉瘤。我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對於她那個肉瘤很覺厭惡，然而她那很知足而快樂的老面皮上，却給我很好的印象。倘若她只以右邊沒長瘤的脖項對着我，那到是很不討厭呢！她已經五十八歲了，她的老伴比她小一歲，可是他倆所作的工作，真不像年紀這麼大的人。他倆只有一個兒子，到有三個孫子，一個孫女兒。他們的兒媳婦是個瘦精精的婦人，她那兩隻腳和腿上的筋肉，一股一股的隆起，又結實又有精神。她一天到晚不在家，早上五點鐘就到田地裏去作工，到黃昏的時候，她有時肩上挑着幾十斤重的柴來家了。那柴上斜掛着一頂草笠，她來到她家的院子裏時，把柴擔從這一邊肩上換到那一邊肩

上時，必微笑着同我們招呼道：「吃晚飯了嗎？」當這時候，我必想着這個小婦人真自在，她在田裏種着麥子，有時插着白薯秧，輕快的風吹乾她勞瘁的汗液，清幽的草香，陣陣襲入她的鼻觀。有時可愛的百靈鳥，飛在山嶺上的小松柯裏唱着極好聽的曲子，她心裏是怎樣的快活！當她向那小鳥兒睜了一眼，手下的秧子不知不覺已插了很多了。在她們的家裏，從不預備什麼鐘，她們每一個人的手上也永沒有帶什麼手錶，然而她們看見日頭正照在頭頂上，便知道午時到了，除非是陰雨的天氣，她們有時見了我們，或者要問一聲：「師姑，現在十二點了罷！」據她們的習慣，對於工作時間的長短他總有個準兒。

住在城市裏的人每天都能在五點鐘左右起來，恐怕是絕無僅有，然而在這嶺裏的人，確沒有一個人能睡到八點鐘起來。說也奇怪，我在城裏頭住的時候，八點鐘起來，那是極普通的事情，而現在住在這裏也能夠不到六點鐘便起來，並且頂喜歡早起，因為朝旭未出將出的天容，和陽光未普照的山景，實在別饒一種清趣。更奇異的是山間變幻的雲霧，有時霧擁雲迷，便對面不見人。舉目唯見一片白茫茫，真有人在雲深處的意味。然而霎那間風動霧開，青山初隱，隱如籠輕綃。有時兩峯間忽突起朶雲，亭亭如蓋，翼蔽天空，陽光黯淡，細雨霏霏，

斜風瀟瀟，一陣陣涼沁骨髓，誰能想到這時是三伏裏的天氣。我曾記得古人詞有「採藥名山，讀書精舍，此計何時就？」這是我從前一讀一悵然，想望而不得的逸興幽趣。今天居然身受，這是何等的快樂！更有我們可愛的房東，每當夕陽下山后，我們坐在岩上談說時，她又告訴我們許多有趣的故事，使我們想像到農家的樂趣，實在不下于神仙呢。

女房東的丈夫，是個極勤懇而可愛的人，他也是天天出去作工，然而他可不是去種田，他是替他們村裏的人，收拾屋漏。有時沒有人來約他去收拾時，他便戴着一頂沒有頂的草笠，把他家的老母牛和老公牛，都牽到有水的草地上拴在老松柯上，他坐在草地上含笑看他的小孫子在水涯旁邊捉蛤蟆。

不久炊煙從樹林裏冒出來，西方一片紅潤，他兩個大的孫子從家塾裏一跳一腳的回來了，我們那女房東就站在斜坡上叫道：「難民仔的公公，回來吃飯。」那老頭答應了一聲「來了。」於是慢慢從草地上站起來，解下那一對老牛，慢慢踱了回來。那女房東在堂屋中間排下一張圓桌，一碗熱騰騰的老矮瓜，一碗煮糟大頭菜，一碟子海蜇，還有一碟鹹魚，有時也有一碗魚鯊嫩肉。這時他的兒媳婦抱着那個七八個月大的小女兒，喂着奶，一手撫着她

第三個兒子的頭。吃罷晚飯他給孩子們洗了脚，于是大家同坐在院子裏講家常，我們從樓上的欄杆望下去，老女房東便笑嘻嘻的說：「師姑！晚上如果怕熱，就把門開着睡。」我說：「那怪怕的，倘若來個賊呢……這院子同只是一片石頭壘就的短牆，又沒個門！」「呵，噲師姑！真真的不礙事，我們這裏從來沒有過賊，我們往常洗了衣服，晒在院子裏，有時被風吹了掉在院子外頭，也從沒有人給拾走。到是那兩隻狗，保不定跑上去。只要把迴廊兩頭的門關上，便都不礙了！」我聽了那女房東的話，由不得稱讚道：「到底是你們村庄裏的人樸厚，要是在城裏頭，這麼空落落的院子，誰敢安心睡一夜呢！」那老房東很高興的道：「我們鄉戶人家，別的能力沒有，只講究個天良，並且我們一村都是一家人，誰提起誰來都是知道的，要是作了賊，這個地方還住得下去嗎？」我不覺嘆了一聲，只恨我不作鄉下人，聽了這返樸歸真的話，由不得心驚，不用說市井不會受教育的人，沒有天良，便是在我們的學校裏還常常不見了東西呢！怎怪得我們天天如履薄冰般的，掬着一把汗，時時竭智慮去對付人，那裏有一毫的人生樂趣？

我們的女房東，天天閒了就和我們說閒話兒，她彷彿很羨慕我們能讀書識字的人，她

往往稱讚我們爲聰明的人。她提起她的兩個孫子也天天去上學，臉上很有傲然的顏色。其實她未曾明白現在認識字的人，實在不見得比他們莊農人家有出息。我們的房東，他們身上穿着深藍老布的衣裳。用着極樸質的傢俱，吃的是青菜蘿苳白薯攪米的飯，和我們這些穿緞綢，住高樓大廈，吃魚肉美味的城裏人，比自然差得太遠了。然而試量量身分看，我們是家之本在身，吃了今日要打算明日的，過了今年要打算明年的，滿臉上露着深慮所漬的微微縐痕，不到老已經是髮蒼蒼而顏枯槁了。她們家裏有上百畝的田，據說好年成可收七八十石的米，除自己吃外，尚可剩下三四十石，一石值十二三塊錢，一年儘糧食就有幾百塊錢的裕餘。以外還有一塊大菜園，裏面蘿苳白菜，茄子豆角，樣樣俱全。還有白薯地五六畝，豬牛羊雞和鴨子，又是一樣不缺。並且那一所房子除了自己住，夏天租給來這裏避暑的人，也可租上一百餘元，老母雞一天一個蛋，老母牛一天四五瓶牛奶，到是純粹的好汁子，一點不攪水的，我們天天向他買一瓶要一角二分大洋，他們吃用全都是自己家裏的出產品，每年只有進款加進款，却不會消耗一文半個，他們舒舒齊齊的作着工，過着無憂無慮的日，他們可說是「外乾中強」我們却是「外強中乾」。只要學校裏兩個月不發薪水，簡直就要上當

鋪，外面再掩飾得好些，也遮不着隱憂重重呢！

我們的老房東真是一個福氣人，她快六十歲的人了，却像四十幾歲的人。天色朦朧，她便起來，作飯給一家的人吃。吃完早飯，兒子到村集裏去作買賣，媳婦和丈夫，也都各自去作工，她于是把她那最小的孫女用極闊的帶把她駝在背上，先打發她兩個大孫子去上學，回來收拾院子，喂母豬，她一天到晚忙着，可也一天到晚的微笑着。逢着她第三個孫子和她撒嬌時，她便把地裏掘出來的白薯，遞一片給他，那孩子笑嘻嘻的蹲在擗衣石上吃着。她閒時，便把背上的孫女兒放下來，抱着坐在院子裏，撫弄着玩。

有一天夜裏，月色佈滿了整個的山，青蔥的樹和山，更襯上這淡淡銀光。使我恍疑置身碧玉世界，我們的房東約我們到房后的山坡上去玩，她告訴我們從那裏可以看見福州，我們越過了許多壁立的巉岩，忽見一片細草平鋪的草地，有兩所很精雅的洋房，悄悄的站在那裏。一帶的松樹被風吹得松濤澎湃，東望星火點點，水光瀉玉，那便是福州了。那福州的城子，非常狹小，民室壘集，烟迷霧漫，與我們所處的海中的山巔，真有些炎涼異趣。我們看了一會福州，又從這巖向北沿山徑而前，見遠遠月光之下，豎立着一座高塔，我們的房東指着

對我們說：「師姑！你們看見這裏一座塔嗎？提到這個塔，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呢！」

我們的房東講到這裏不知想起什麼，因問我道：「那些信教的人，不信有鬼神……師姑！你們讀書的人自然知道有沒有鬼神了。」

這可問着我了，我沈吟半晌答道：「也許是有，可是我可沒看見過，不過我總相信在我們現實世界以外，總另有一個世界，那世界你們說他是鬼神的世界也可以，而我們却認那世界為精神的世界……」

「哦！到是你們讀書的人明白……可是什麼叫作精神的世界呵！是不是和鬼神一樣？」

被我那老頭兒這麼一問，不覺嗤的笑了，笑我自己有點糊塗，把這麼抽象的名辭和他們天真的農人說。現在我可怎樣回答呢，想來想去，要免解釋的麻煩，因囁嚅着道：「正是也和鬼神差不多！」

好了！我不願更談這玄之又玄的問題，不但我不願給他勉強的解釋，其實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我因指着他那大孫子道：「孩子倒好福相，他幾歲了？」我們的房東聽我問她的孫

子，十分高興的答道：「他今年九歲了，已定下親事，他的老婆今年十歲了。」後又指着她第二個孫子道：「他今年六歲，也定下親，他的老婆也比他大一歲，今年七歲……我們家裏的風水，都是女人比丈夫大一歲，我比他公公大一歲，他娘比他爹大一歲……我們鄉下娶媳婦，多半都比兒子要大許多，因為大些會作事，我們家嫌大的太多不大好，只大着一歲，要算很特別的了。」

「嚇！阿姆你好福氣，孫子媳婦都定下了，足見得家裏有，要不然怎麼作得起。」我們用的老林很羨慕似的，對我們的房東說。我不覺得有些好奇，因對那兩個小孩子望着，只見他們一雙圓滿而黑的眼珠對他們的祖母望着……我不免想這麼兩個無知無識的孩子，倒都有了老婆，這真是有點不可思議的事實。自然，在我們受過洗禮的腦筋裏，不免為那兩對未來的夫婦擔憂，不知他們到底能否共同生活，將來有沒有不幸的命運臨到他和她。可是我們的那老房東確覺得十分的爽意，彷彿又替下輩的人作成了一件功績。

一羣小雞忽然啾啾的嘈了起來，那老房東說：「又是田鼠作怪！」因忙忙的趕去看。我們怔怔坐了些時也就回來了。走到院子裏，正遇見那房東迎了出來，指着那山縫的流水道：

「師姑！你看這水映着月光多麼有趣……你們如果能等過了中秋節下去，看我們山上過節，那才真有趣，家家都放花，滿天光彩，站在這高坡上一看，真要比城裏的中秋節還要有趣。」我聽了這話，忽然想到我來到這地方，不知不覺已經二十天了，再有三十天，我就得離開這個富於自然——山高氣清的所在，又要到那充滿塵氣的福州城市去，不用說街道是只容得一輪汽車走過的那樣狹，屋子是一堵連一堵排比着，天空且好比一塊四方的豆腐般呆板而沈悶。至於那些人呢，更是俗垢徧身不敢逼視。

日子飛快的悄悄的跑了，眼看着說要離開這地方了。那一天早起，老房東用大碗滿滿盛了一碗糟菜，送到我的房間，笑容可掬的說：「師姑！你也吃吃我們鄉下的東西，這是我自己親手作的，這幾天才全晒乾了，師姑你帶到城裏去管比市上賣的味道要好，隨便炒吃燉肉吃，都極可飯的。」我接着說道：「怎好生受，又讓你花錢。」那老房東忙笑道：「師姑！真不要這麼說，我們鄉下人有的是這種菜根子，那像你們城市的人樣樣都須花錢去買呢！」我不覺嘆道：「這正是你們鄉下人叫人羨慕而又佩服的地方，你們明明滿地的糧食，滿院的雞鴨和滿圈子的牛羊豬，是要什麼有什麼，可是你們這樣可都誠誠樸樸的，並沒有一些自

傲的神氣，和奢侈的受用……這怎不叫人佩服！再說你們一年到頭，各人作各人愛作的事，舒舒齊齊的過着日子，地方的風景又好，空氣又清，爲什麼叫人不羨慕……」那老房東聽了這話，一手摸着那項上的血瘤，一面點頭笑道：「可是的呢！我們在鄉下寬廠清靜慣了，倒不覺得什麼……去年福州來了一班耍馬戲的，我兒子叫我去見識見識，我一清早起帶着我大孫子下了嶺，八點鐘就到福州，我兒子說離馬戲開演的時間還早咧，我們就走到城裏各大街去逛，那人真多，房子也密密層層，弄得我手忙腳亂，實覺不如我們嶺裏的地方走着舒心……師姑！你就多住些日子下去吧……」

我笑道：「我自然是願意多住幾天，祇是我們學校快開學了，我爲了職務的關係，不能不早下去……這個就是城市裏的人大不如你們鄉下人自在呵！」

我們的房東聽了這話，祇點了一點頭道：「那麼師姑明年放暑假早些來，再住在我們這裏，大家混得怪熟的，熱刺刺的說走，真有點怪捨不得的呢！」

可是過了兩天，我依然祇得熱刺刺的走了，不過一個誠懇而溫顏的老女房東的印象，却深刻在我的心幕上——雖是她長着一個特別的血瘤，使人更不容易忘懷，然而她的家

庭，她的小雞和才生下來的小豬兒……種種都充滿了活潑潑的生機使我不能忘懷——
祇要我獨坐默想時，我就要為我可愛而可羨的房東祝福！並希望我明年暑假還能和她見面！

——受顧——

童年的悲哀

王魯彥

這是如何的可怕，時光過得這樣的迅速！

牠像清晨的流星，牠像夏夜的閃電，剎那間便溜了過去，而且，不知不覺地帶着我那一生中最可愛的一葉走了。

像太陽已經下了山，夜漸漸展開了牠的黑色的幕似的，我感覺到無窮的恐怖。像狂風捲着亂雲，暴雨掀着波濤似的，我感覺到無邊的驚駭。像周圍哀啼着淒涼的鬼魅，影閃着死僵的人骸似的，我心中充滿了不堪形容的悲哀和絕望。

誰說青年是一生中最寶貴的時代，是黃金的時代呢？我沒有看見，我沒有感覺到。我祇看見黑暗與沉寂，我祇感覺到苦惱與悲哀。是誰在這樣說着，是誰在這樣羨慕着，我願意把這時代交給了他。

阿，我願意回到我的可愛的童年時代，回到那夢幻的浮雲的時代！

神呵，給我偉大的力，不能讓我回到那時代去，至少也讓我回憶拍着翅膀飛到那最

淒涼的一隅去，暫時讓悲哀的夢來充實我的心！我願意這樣，因為即使是童年的悲哀也比青年的歡樂來得夢幻，來得甜蜜呵！

.....

那是在那一年，我不大記得了。好像是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

時間是在正月的初上。正是故鄉鑼聲遍地，龍燈和馬燈來往不絕的幾天。

這是一年中最歡樂的幾天。過了長久的生活的勞碌，鄉下人都一致的暫時擱下了重擔，用娛樂來洗滌他們的疲乏了。街上的店舖全都關了門。祠廟和橋上這裏那裏的一堆堆地簇擁着打牌九的人羣。平日最節儉的人在這幾天裏都握着滿把的瓜子，不息地剝啄着。最正經最嚴肅的人現在都背着旗子或是敲着銅鑼隨着龍燈馬燈出發了。他們談笑着，歌唱着，沒有一個人的臉上會發現憂愁的影子。孩子們像從籠裏放出來的一般，到處跳躍着，放着鞭炮，或是在地上圍做一團，用尖石劃了格子打着錢，佔據了街上的角隅。

母親對我拘束得很嚴。她認為打錢一類的遊戲是不長進的孩子們的表徵，他平日總是不許我和其他的孩子們一同玩耍，她把她的錢櫃子鎖得很緊密。倘若我偶然在抽屜的

角落裏找到了幾個銅錢，偷偷地出去和別的孩子們打錢，她便會很快的找到我，趕回家去大罵一頓，有時挨了一場打，還得挨一餐餓。

但一到正月初上，母親給與我自由了。我不心再在抽屜角落裏尋找剩餘的銅錢，我自己的枕頭下已有了母親給我的豐富的壓歲錢。除了當着大路以外，就在母親的面前也可以和別的孩子們打錢了。

打錢的遊戲是最方便最有趣不過的。祇要兩個孩子碰在一起，問一聲「來不來？」回答說「怕你嗎？」同找一塊不太光滑也不太凹凸的石板，就地找一塊小的尖石，劃出一個四方的格子，再在方格裏對着角劃上兩根斜綫，就開始了。隨後自有別的孩子們來陸續加入，擺下錢來，許多人簇擁在一堆。

我雖然不常有機會打錢，沒有練習得十分兇狠的鏟法，但我卻能很穩當的使用刨法，那就是不像鏟似的把自己手中的錢往前面跌下去，卻是往後落下去。用這種方法無論能不能把別人的錢刨到格子或線外去，而自己的錢則是常常落在方格裏，不會像鏟似的自己的錢總是一直衝到方格外面去，易於發生危險。

常和我打錢的多是一些年紀不相上下的孩子。而且是互知道都是把自己的錢拿得最平穩。年紀小的不湊到我們這一夥來，年紀過大或拿錢拿得不平穩的也常被我們所拒絕。

在正月初上的幾天裏，我們纔是到處打錢，祠堂裏，街上，橋上，屋簷下，翻滿了方格。我的心像野馬似的，歡喜得忘記了家，忘記了吃飯。

但有一天，正當我們鬧得興高彩烈的時候，來了一個搗亂的孩子。

他比我們這一夥的人都長得大些，他大約已經有了十四五歲。他的名字叫做生福。他沒有母親也沒有父親。他平時幫着人家划船，賺了錢一個人化費，不是擠到牌九攤裏去，就和他的一夥打銅板。他不大喜歡和人家打銅錢，他覺得輸贏太小，沒有多大的趣味。他的打法是很兇的，老是把自已的銅板緊緊地斜扣在手指中，狂風暴雨似的鑿了下去。因此在方格中很平穩地躺着的錢，在別人打不出去的，常被它鑿了出去。同時，他的手又來得很快，每當將鑿之前，先伸出食指去摸一摸被打的錢，在人家不知不覺中扣平穩地躺着的錢移動得有了蹊蹺。這種打法，無論誰見了都要害怕。

好像因爲前一天和我們一夥裏的一個孩子吵了架的緣故，生福忽然走來在我們的格子裏放下了一個銅板。在打銅錢的地方拿着銅板打原是未嘗不可以，但因爲他向來打得很兇而且有點無賴，同時又看出他故意來搗亂的聲勢，我們一致拒絕了。

於是生福發了氣，伸一隻腳在我們格子裏叫着說：

「石板是你們的嗎？」

我們的眉毛都豎起了。——但因爲是在正月裏，大家覺得吵架不應該，同時也有點怕他生得蠻橫，都收了錢讓開了。

「到我家的簷口去！」一個孩子叫着說。

我們便都擁到那裏，劃起格子來。

那是靠河的一個簷口下，和我家的大門是連接着的。那個孩子的家裏本在那間屋子的樓下開着米店，因爲去年的生意虧了本，年底就決計結束不再開了。這時店堂的門半開着，外面一部分已經變做了客堂，裏面還堆着一些米店的雜物。屋子是孩子家裏的，簷口下的石板自然也是孩子家裏的了。

但正當我們將要開始繼續的時候，生福又來了。他又在格子裏放了一個銅板。

「一道來！」他氣忿地說。

「這是我家的石板！」那孩子叫了起來。

「石板會答應嗎？你家的石板會說話嗎？」

我們都站了起來，捏緊了拳頭。每個人的心裏都發了火了。辱罵的話成堆的從我們口裏湧了出來。

於是生福像暴怒的老虎一般，豎着濃黑的眉毛，掙着紅的眼睛，握着拳頭，向我們一羣撲了過來。

但是，他的拳頭正將落在那個小主人的臉上時，他的耳朵忽然被人扯住了。

「你的拳頭大些嗎？」一個大人的聲音在生福腦後響着。

我們都驚喜地叫起來了。

那是阿成哥，是我們最喜歡的阿成哥！

「打他幾個耳光，阿成哥，他欺侮我們呢！」

生福已經怔住了。他顯然怕了阿成哥。阿成哥比他高了許多，氣力也來得大。他是一個大人，已經上了二十歲。他能夠挑很重的擔子，走很遠的路。他去年就是在現在已經關閉的米店裏磨穀椿米，他一定要把生福痛打一頓的了，我們想。

但阿成哥卻並不如此，反放了生福的耳朵。

「爲的什麼呢？」他問我們。

我們把生福欺侮我們的情形完全告訴了他。

於是阿成哥笑了。他轉過臉去，對着生福說：

「來吧，你有幾個銅板呢？」他一面說，一面揸着自己衣袋裏的銅板。

生福又發氣了，看見阿成哥這種態度。他立刻在地上格子裏放下了一個銅板。

「打銅板不會打不過你！」

阿成哥微笑着，把自己的銅板也放了下去。

我們也就圍擺去望着，都給阿成哥擔起心來，我們向來沒有看見過阿成哥和人家打過銅板，猜想他會輸給生福。

果然，生福氣上加氣來得愈加兇狠了。他一連贏了阿成哥五六個銅板。阿成哥的銅板一放下去，就被他打出格子外。阿成哥連打的機會也沒有。

但阿成哥祇是微笑着，任他去打。

過了一會，生福的銅板落在格子裏了。

於是我們看見阿成哥的銅板很平穩地放在手指中，毫不用力的落了下來。

阿成哥的銅板和生福的銅板一同滾出了格子外。

「打銅板應該這樣打法，拿得非常平穩！」他笑着說，接連又打出了幾個銅板。

「把牠打到這邊來，好不好？」他說着，果然把生福的銅板打到他所指的地方去了。

「打到那邊去吧！」

生福的銅板往那邊滾了。

「隨便你擺吧——我把牠打過這條線！」

生福的銅板滾過了他所指的線。

生福有點呆住了。阿成哥的銅板打出了他的銅板，總是隨着滾出了格子外，接連着接

運着，弄得生福沒有還手的機會。

我們都看得出了神。

「豈是不公平的，要這樣平穩地跌了下去纔能叫人心服！」阿成哥說着，又打出了幾個銅板。

「且讓你打吧！我已贏了你五個。」

阿成哥息了下來把銅板放在格子裏。

但生福已經起了恐慌，沒有把阿成哥的銅板打出去，自己的銅板却滾出了格子外。我們注意着生福的衣袋，牠過了幾分鐘漸漸輕鬆了。

「還有幾個好輸呢？」阿成哥笑着問他說，「留幾個去買醬油醋吧！」

生福完全害怕了。他收了銅板，站了起來。

「你年紀大些！」他給自己解嘲似的說。

「像你年紀大些就想欺侮年紀小的，纔是壞東西！——因為是在正月裏，我饒恕了你的耳光！銅板拿去罷，我不要你這可憐蟲的錢！」阿成哥笑着，把贏得的銅板丟在地上，走進

店堂裏去了。

我們都大笑起來，心裏痛快得難以言說。

生福紅着臉，逡巡了一會，終於拾起地上的銅板蹣開了。

我們伸着舌頭，直望到生福轉了灣，纔擁到店堂裏去看阿成哥。

阿成哥已從屋內拿了一支胡琴走出來，坐在長凳上調着弦。

他是一個粗人，但他卻多才而又多藝，拉得一手很好的胡琴。每當工作完畢時，他總是獨自坐在河邊拉着他的胡琴，口中唱着小調。於是便有很多人圍繞着他，靜靜的聽着。我很喜歡胡琴的聲音，這一羣人中常有我在內。

在故鄉，音樂是不常有的。每一個大人都莊重得了不得，偶然有人嘴裏呼嘯着調子，就會被人看做輕佻。至於拉胡琴之類是愈加沒有出息的人的玩意了。一年中，祇有算命的瞎子彈着不成調的三絃來到屋簷下算命，夏夜有敲着小鑼和竹鼓的瞎子唱新聞，秋收後祠堂裏偶然敲着洋琴唱一臺書，此外樂器聲便不常聽見。祇有正月裏玩龍燈和馬燈的時候，胡琴最多，二三月間賽會時的鼓圖，樂器來得完備些。但因為玩樂器的人多半是一些不務

正業或是職業卑微的人，稍微把自己看得高一點的人，便含了一種蔑視的思想。然而，音樂的力量到底是很大的，鄉裏人一聽見樂器的聲音，男女老小便都圍了攏去，雖然他們自己並不喜歡玩什麼樂器。

阿成哥在我們村上拉胡琴是有名的。因此大人們多喜歡他。我們孩子們常纏着他要他拉胡琴，到了正月，他常拿了他的胡琴，跟着龍燈或馬燈四處的跑。這幾天不曉得爲了什麼事，他沒有出去。

似乎是因爲趕走了生福的緣故，他心裏高興起來，這時又拿出胡琴來拉了。

這支胡琴的構造很簡單而且粗糙。蒙着筒口的不是蛇皮，是一塊將要破裂的薄板，琴桿絃柱和筒子塗着淺淡的紅色。價錢大約是很便宜的。牠現在已經很舊，淡紅色上已經加上了一道齷齪的油膩，有些地方的油漆完全褪了色。白色的松香灰粘滿了筒子的上部和薄板，又揚上了琴桿的下部在那裏粘着。弓已彎曲得非常利害，馬尾稀疏得像要統統脫下來的樣子。這在我孩子的眼裏並不美麗。我曾經有幾次要求阿成哥給我試拉一下，牠祇能發出非常難聽的嘎聲。

但不知怎的，這支胡琴到了阿成哥手裏便發出很甜美的聲音，有時像有什麼在那聲音裏笑着泣着似的，有時又像有什麼在那聲音裏哭泣着似的。聽見了他的胡琴的聲音，我常常呆睜着眼睛望着，驚異得出了神。

「你們那一個來唱一曲呢？」這一天他拉完了一個調子，忽然笑着問我們說。「揀一個最熟的——」西湖欄干「好不好？」

於是我們都紅了臉，叫着說：

「我不會！」

「誰相信！那個不會唱『西湖欄干』！先讓我來唱一遍罷——沒有什麼可以怕羞！」

「好呀！你唱你唱！」我們一齊叫着說。

「我唱完了，你們要唱的呢？」

「隨便指定一個罷！」

於是阿成哥調了一調絃，一面拉着一面唱起來了：

「西湖欄干冷又冷，妹嘆第一聲。在郎哥出門去，一路要小心！路上鮮花——郎呀少去

採……」

阿成哥假裝着女人的聲音唱着，清脆得像一個真的女人，又完全合了胡琴的高低。我們都靜默地聽着。

他唱完了又拉了一個過門，停了下來，笑着說：

「現在輪到你們了——那一個？」

大家紅着臉，一個一個都想溜開了。有幾個孩子已站到門限上。

「不會不會！」

「還是浙琴罷！」他忽然站起來拖住了我的手。

我的心突然跳了起來，渾身像火燒一般，說不出話來，祇是掙扎着，搖着頭：

「不……不……」

「好呀！浙琴會唱！浙琴會唱！」孩子們又都跳了攏來，叫着說。

「不要怕羞關了門能祇有我們幾個人聽見！」阿成哥說着，鬆了手，走去關上了店門。我已經完全在包圍中了。孩子們都擁擠着我，叫嚷着。我不能不唱了。但我又怎能唱呢？

「西湖欄干」頭一節是會唱的，但祇在心裏唱過，在沒有人的時候唱過，至多也祇在阿姊的面前唱過，向來却沒有對着別的人唱過。

「唱罷唱罷已經關了門了！」阿成哥催迫着。

「不會……不會唱……」

「唱罷唱罷，浙琴！不要客氣了！」孩子們又叫嚷着。

我不能不唱了。我祇好紅着臉，說：

「可不要笑的呢？」

「他答應了！——要靜靜的聽着的！」阿成哥對大眾說。

「讓我再來拉一回，隨後你唱，高低要合胡琴的聲音！」

於是他又拉起來了。

聽着他的胡琴的聲音，我的心的跳動突然改變了情調，全身都像在顫動着一般。

他的胡琴先是很輕舒活潑的，這是忽然變得沉重而且嗚咽了。

牠嗚咽着嗚咽着，抽噎似的唱出了「妹嘆第一聲……」

「西湖欄干冷又冷……」

他拉完了過門，我便這樣的唱了起來，於是他的胡琴也毫不停頓的拉了下去，和我的歌聲混合了。

「……………」

「好呀！唱得好呀！……」孩子們喊了起來。

我已唱完了我所懂得的一節。胡琴也停住了。

我不知道我唱的什麼，也不知道是怎樣唱的。我祇感覺到我的整個的心在強烈的擊撞着。我像失了魂一般。

「比什麼人都唱得好！最會唱的大人也沒有唱得這樣好！我頭一次聽見浙琴！阿成哥非常喜歡的叫着說。

我的心的跳動又突然改變了情調，像有一種大得不能負載的歡悅充塞了我的心。我默然坐下了。我感覺到我的頭在燃燒着。我心靈像向着某處猛烈地衝了去似的……

就是從這一天起，我的靈魂向音樂飛去了。我需要音樂。我想像阿成哥握住我的手似的，握住音樂。

因此我愛着了阿成哥，比愛任何人還愛他。

每當母親對我說：「你去問問阿四叔，連品公公，阿成哥，看那個明朝後日有功夫可以給我們來鑄穀！」我總是先跑到阿成哥那裏去。別個來鑄穀，我懶洋洋地閉着眼睛睡在牀上，很遲很遲的纔起牀，不高興出去幫忙，儘管母親一次又一次的罵着催着。阿成哥來了，我一清早就爬了起來，開開了棧房，把輕便的鑄穀器具搬了出來，又帮着母親備好了早飯，等待着阿成哥的來到。有時時候還早，我便跑到橋頭去等他。

他本來一向和氣，見了人總是滿面笑容。但我感覺到他對我的微笑來得格外親熱，像是一個母親生似的。因此我喜歡常在他身邊。在他鑄穀時，我拿了一根竹桿，坐在他的對面趕着鷄。他篩米時，我走近去揀着未曾破裂的穀子。

「西湖欄干」這隻小調一共有十節歌，就在鑄穀的時候，他把其餘的九節完全教會了我。

沒有事的時候，他時常帶了他的胡琴到我家裏來，他拉着，我唱着。

他告訴我，用蛇皮蒙着筒口的胡琴叫做皮胡，他的這支用薄板做的叫做板胡。他喜歡板胡，因為板胡的聲音比皮胡來得清脆。他說胡琴比簫和笛子好，因為胡琴可以隨便變調，又可以自拉自唱；他能吹簫和笛子，但因為這個緣故，他祇買了一支胡琴。

他又告訴我，外面的一根絃叫做子絃，裏面的叫做二絃。他說有些人不用子絃，但用二絃和老絃是不大好聽的，因為絃粗了便不大清脆。

他又告訴了我，胡琴應該怎樣拿法，指頭應該怎樣按法，那一枚指頭按着絃是五字，那一枚指頭按着絃是六字……

關於胡琴的一切，他都告訴我了！

於是我的心愈加燃燒了起來：我饑渴地希望得到一支胡琴。

但這也太困難了。母親絕對不能允許我有一支胡琴。

最大的原因是唱歌，拉胡琴都是下流人的遊戲。

我父親是一個正經人，他在洋行裏做經理，賺得很多的錢，今年買田明年買屋，鄉裏人

都特別的尊敬他和母親。他們祇有我這一個兒子，他們對我的希望特別大。他們希望我將來做一個買辦，造洋房買田地，爲一切的人所尊敬，做一個人上的人。

倘若外面傳了開去，說某老板的兒子會拉胡琴，或者說某買辦會拉胡琴，這成什麼話呢？

「你靠拉胡琴吃飯嗎？」母親問我說，每次當我稍微露出買一支胡琴的意思的時候，是的，靠拉胡琴吃飯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我也不願意。這是多麼羞恥的事情，倘若我拉着胡琴去散人家的心，而從這裏像討飯似的得到了飯吃。

但我喜歡胡琴，我的耳朵喜歡聽見胡琴的聲音，我的手指想按着胡琴的絃，我希望胡琴的聲音能從我的手指下發出來。這慾望在強烈地鼓動着我，叫我無論如何須去獲得一支胡琴。

於是，我終於想出一個方法了。

那時在同年的夏天裏，當我家改造屋子的時候，那時木匠和瓦匠天天在我們家裏做着工，到處堆滿了木料和磚瓦。

在木匠司務吃飯去的時候，我找出了一根細小的長而粗的木頭。我決定把牠當做胡琴的桿子，用木匠司務的斧頭劈着。但他們所用的斧頭太重了，我拿得很吃力，許久許久還劈不好，我怕人家會阻當我拿那樣重的斧頭，因此我祇在沒有人在的時候劈；看看他們快要吃完飯，我便息了下來，把木頭藏在一個地方。這樣的繼續了幾天，終於被一個木匠司務看見了。他問我做什麼用，我不肯告訴他。我怕他會笑我，或者還會告訴我的母親。

「我自有用處！」我回答他說。

他問我要劈成什麼樣子，我告訴他要扁的方的。他笑着想了半天，總是想不出來。但看我劈得太吃力，又恐怕我劈傷了手，這個好木匠代我劈了。

「這樣夠大了嗎？」

「還要小一點。」

「這樣如何呢？」

「再扁一點罷。」

「好了罷？我給你鉋一鉋光罷！」他說着，使用鉋給我鉋了起來。

待木頭變成了一根長的光滑的扁平的桿子時，我收回了，那桿子的下部份是應該圓的，但因為恐怕他看出來，我把這件工作留給了自己，祕密地進行着。鉋比斧頭輕了好幾倍，我一點也不感覺到困難。

隨後我又用鉋和鏟刀做了兩個大的，一頭小一頭大的，圓的絃栓。

在舊罐頭中，我找到了一個洋鐵的牛乳罐，我剪去了厚的底，留了薄的一面，又在罐背上用剪刀鑿了兩個適當桿子下部份的洞。

祇是還有一個困難的問題不容易解決。

那就是桿子上插絃栓的兩個洞。

我用鑿子試了一試，覺得太大，而且桿子有破裂的危險。

我想了。我想到阿成哥的胡琴桿上的洞口是露着火燒過的痕跡的。怎樣燒的呢？這是最容易燒毀桿子的。

我決定了牠是用火燙出來的。

於是我把家中縫衣用的烙鐵在火坑裏熨了一會，用烙鐵尖去試了一下。

牠祇稍微焦了一點。

我又思索了。

我記起了做銅匠的定法叔家裏有一個風扇爐，他常常把一塊鐵熨得血紅的燙東西燙下去時，會吱吱的響着，冒出煙來。我的桿子也應該這樣燙纔是，我想。

我到他家裏去逡巡了幾次，看他有沒有生爐子。過了幾天，爐子果然生起來了。

於是我拿了琴桿和一枚粗大的洋釘去，請求他自己用完爐子後讓我一用。

定法叔立刻答應了我。在叔伯輩中，他是待我最好的一個。我有所要求，他總答應我。我要把針做成魚鉤時，他常借給我小鐵鉗和銼刀。母親要我到三里路遠近的大碼頭買東西去時，他常叫我不要去，代我去買了來。他很忙，一面開着銅店，一面又在同一間房子裏開着小店，販賣老酒，洋油和紙烟。同時他還要代這家挑擔，代那家買東西，出了力不夠，還常常賠了一些點心錢和小費。母親因為他太好了，常常不去煩勞他，但他却不時的走來問母親，要不要做這個做那個。他實在是不能再忠厚誠實了。

這一天也和平日一般的，他在忙碌中看見我用洋釘燙琴桿不易見功，他就找出了一

一枚大一點的鐵錐，在火裏燒得血紅，又在琴桿上撒了一些松香，很快的代我燙好了兩個圓洞。

絃是很便宜的，在大磧頭一家小店裏，我買來了兩根絃。

從柴堆裏，我又選了一根細竹，削去了竹葉，從母親的線籃中，我剪了一束純蕨，這兩樣合起來，便成了我的胡琴的弓。

松香是定法叔送給我的。

我的胡琴製成了。

我非常的高興，開始試驗我的新的胡琴，背着母親拉了起來。

但牠怎樣也發不出聲音，弓祇是在絃上沒有聲息的滑了過去。

這使我起了極大的失望，我不知道牠的毛病在那裏。我四處尋找我的胡琴和別的胡琴不同的地方，我發見了別的用的是馬尾，我的是蕨。我起初不很相信這兩樣有什麼分別，因為牠和馬尾的樣子差不多，牠還沒有製成線。隨後我便假定了是弓的毛病，決計往大

磧頭去買了。

這時我感覺到只有三個困難的問題。第一是，舖子裏的弓都套在胡琴上，似乎沒有單賣弓這樣一會事；第二是，如果響不響全在弓的關係，牠的價錢一定很貴；第三是，這樣長的一支弓從大磳頭拿到家裏來，路上會被人家看見，引起取笑。

但頭二樣是過慮的。店舖裏的主人答應我可以單買一支弓，牠的價值也很便宜，不到一角錢。

第三種困難也有了解決的辦法。

我穿了一件竹布長衫到大磳頭去。買了弓，我把牠放在長衫裏面，右手插進衣縫，裝出插在口袋裏的模樣，握住了弓。我急忙地走回家來。偶一遇見熟人，我就紅了臉，閃了過去，弓雖然是這樣的藏着，牠顯然是容易被看出來的。

就在這一天，我有了一支真的胡琴了。

牠發出異常洪亮的聲音。

母親和阿姊都驚異地跑了出來。

「這是那裏來的呢……」母親的聲音裏沒有一點責備我的神氣，她微笑着，顯然是

驚異得快樂了。

我把一切的經過，統統告訴了她，我又告訴她，我想請阿成哥教我拉胡琴。她答應我，隨便玩玩，不要拿到外面去，她說在外面拉胡琴，是丟臉的。我也同意了她的意思。

當天晚上，我就請了阿成哥來。他也非常的驚異，他說我比什麼人都聰明。他試了一試我的胡琴，說，聲音很洪亮，和他的一支絕對不同，祇是洪亮中帶着一種哭喪的聲音，那大約是我的一支用的洋鐵罐的原因。

我特別喜歡這種哭喪的聲音。我覺得牠能格外感動人。牠像一個噎了喉嚨的男子在哭訴一般。阿成哥也說，這種聲音是很特別的，許多胡琴祇能發出清脆的女人的聲音，就是皮胡的裏絃最低的聲音也不大像男子的聲音，而哭喪的聲音則更其來得特別，這在別的胡琴上，祇能用左手指頭顫動着顫動着發出來，但還沒有這樣的自然。

「可是，」阿成哥對我說，「這支胡琴也有一種缺點，那就是，怎樣也拉不出快樂的調子。因為牠生成是這樣的。」

我完全滿意了。我覺得這樣更好：讓別個去拉快樂的調子，我來拉不快樂的調子。

阿成哥很快的教會了我幾個調子。他不曾寫字，祇曉得唸譜子。他常常到我家裏來，一面拉着胡琴，一面唸着譜子，叫我寫出在紙頭上。譜子寫出了以後，我就不必他常在我身邊，自己漸漸拉熟了。

第二年春間，我由私塾轉到了小學校。那裏每禮拜上一次唱歌，我抄了不少的歌譜，回家時帶了來，用胡琴拉着。我已住在學校裏，很想把我的胡琴帶到學校裏去，但因為怕先生說話，我祇好每禮拜回家時拉幾次，在學校裏便學着彈風琴。

阿成哥已在大磙頭一家米店裏做生活，他不常回家，我也不常回家，不大容易碰着。偶然碰着了，他就拿了他自己的胡琴到我家裏來，兩個人一起拉着。有時，他的胡琴放在米店裏，沒有帶來時，我們便一個人拉着，一個人唱着。

阿成哥家裏有一只划船。他很小時幫着他父親划船度日，他除了父親和母親之外，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因為他比他的兄弟能幹，所以他做了米司務。他很能游泳，雖然他現在已經不常和水接近了。

有一次，夏天的下午，他坐在橋上和人家談天，不知怎的忽然和一個人打起賭來了。他

說，他能夠背着一只稻桶游過河。這個沒有誰會相信，因為稻桶又大又重，農人們背着在路上走都還覺得吃力。如果說，把這只稻桶浮在水面上，游着推了過去或是拖了過去，倒還可能，如果背在肩上，人就會動彈不得，而且因了牠的重量，頭就會沉到水裏，不能露在水面了。但阿成哥固執地說他能夠，和人家賭下了一個西瓜。

稻桶上大小，四方形，像一個升子。我平時曾經和同伴們躲在裏面遊戲過，那裏可以蹲下四五個孩子，看不見形跡。阿成哥竟背了這樣的東西，揀了一段最闊的河道游過去了。我站在岸上望着，捏了一把汗，怕他的頭沉到水裏去。這樣，輸了西瓜倒不要緊，他還須吃幾口水。

阿成哥從這一邊游到那一邊了。我的憂慮是多餘的。他的腳好像踏着水底一般，祇微微看見他的一只手在水裏撥動着，背着稻桶，頭露在水面上，走了過去。岸上的看衆都拍着手，大聲的叫着。

阿成哥看見岸上的人這樣喊采，特別高興了起來。他像立着似的空手游回來時，整個的胸部露出在水面上，有時連肚臍也露出來了。這使岸上的看衆的拍掌聲和喊采聲愈加

大了起來。這樣的會游泳，不但我們年紀小的沒有看見過，就連年紀大的也是罕見的。

阿成哥就在人聲噪雜中上了岸，走進埠頭邊一只划船裏，換了衣服，笑嘻嘻地走到橋上來。橋上一個大的西瓜已經切開在那裏，他看見我也在那裏，立刻揀了一塊送給我吃。

「吃了西瓜，到你家裏！」他非常高興的對我說。

他的眼睛裏充滿了快樂，他的面上滿是和藹的笑容。我說不出的幸福。我覺得世上沒有比他更可愛的人了。

這一天下午，他在我家裏差不多坐了兩個鐘頭。我的胡琴在他手裏發出了一種和平常特別不同的聲音，異常的快樂，那顯然是他心裏非常快樂的緣故。

但這樣快樂的夏天，阿成哥從此不復有了。從第二年的春天起，他在屋子裏受着苦，直到第二個夏天。

那是發生在三月裏的一天下午，正當菜花滿野盛放的時候。

他太快樂了。再過一天，他家裏就將給他舉行發送的盛會。這是訂婚後第二次，也就是最後一次的禮節。同年十月間，他將和一個女子結婚了。他家裏的人都在忙着給他辦禮物，

他自己也忙得異常。

這一天，他在前面，他的哥哥提着一籃禮物跟在他後面向家裏走來，走了一半多路，過了一個涼亭，再轉過一個屋弄，就將望見他們自己屋子的地方，他遇見了一只狗。

牠攔着路躺着，看見阿成哥走來，沒有讓開。

阿成哥已經在狗的身邊走了過去。不知怎的，他心裏忽然不高興起來。他回轉身來，瞥了狗一眼，一脚踢了過去。

「畜生！躺在當路上！」

狗突然跳起身，睜着火一般的眼睛，非常迅速的，連叫也沒有叫，就在阿成哥腳骨上咬了一口，隨後像並沒有什麼事似的，牠垂着尾巴走進了菜花叢裏。

阿成哥叫了一聲，倒在地下了。他的腳骨已連褲子被狗咬破了一大塊，鮮血奔流了出來。這一天他走得特別快，他的哥哥已經被他遺落在後方，直待他趕到時，阿成哥已痛得發了昏。他再也站不起來了。

他的哥哥把他背回家裏，他發了幾天的燒。全家的人本是很快樂的，這時都起了異常

的驚駭。菜花一黃，蛇都從洞裏鑽了出來，狗吃了毒蛇，便花了眼，發了瘋，被牠咬着的人，過了一百二十天是要死亡的。神農嘗百草，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發現醫治瘋狗咬的藥。

爲什麼要在這一天呢？大家都絕望的想着。這是一個非常不吉利的預兆，沒有誰相信阿成哥能跳出這個災難。

他的父親像在哄騙自己似的，終於東奔西跑，給他找到了一個賣草頭藥的郎中，給他吃了一點藥，又敷上了一些草藥。郎中告訴他，須給阿成哥一間最清靜的房子，把窗戶統統關閉起來，第一是忌色，第二是忌煙酒肉食，第三是忌聲音，這樣的在房子裏躲過一百二十天，他纔有救。

阿成哥不久就復原了。他的創口已經收了口，沒有什麼疼痛，他的精神也已和先前一樣。他不相信郎中和別人的話，他怎樣也不能這樣的度過一百二十天。他總是鬧着要出來，但因爲他家裏勸慰他的人多，他也終於鬧了一下，又安靜了。

我那時正在學校裏，回家後，聽見母親這樣說，我纔知道了一切，我想去看他，但母親說，這是不可能的，吵鬧了他，他的病會發作起來。母親告訴我的話是太可怕了。她說，被瘋狗咬

過的人是絕對沒有希望的。她說，毒從創口裏進了去，在肚子裏會生長小狗起來，創口好像是好了，但在那裏會生長狗毛，滿了一百二十天，好了則已，不好了，人的眼睛會像瘋狗似的變得又花又紅，不認得什麼人，亂叫亂咬，誰被他咬着，誰也會變成瘋狗死去。她不許我去看他，我也不敢去看他，雖然我祇是記掛着他。我祇每禮拜六回家時打聽着他的消息。他的災難使我太絕望了，我總是覺得他沒有救星了似的。許久許久，我沒有心思去動一動我的胡琴。母親知道我記掛着阿成哥，因此她時常去打聽阿成哥的消息，待我回家時，就首先報告給我聽。

到了暑假，我回家後，母親告訴我，大約阿成哥不要緊了。她說，瘋狗咬也有一百天發作的，他現在已經過了一百天，他精神和身體一點沒有什麼變化。他已稍稍的走到街上來了。有一次母親還遇見過他，他問我的學校那一天放暑假。祇是母親仍不許我去看他，她說他聽見人家講，阿成哥有幾個相好的女人，祇怕他犯了色，還有危險，因為還沒有過去一百二十天。

但有一天的晚間，我終於遇見他了。

他和平時沒有什麼分別，祇微微清瘦了一點。他的體格還依然顯露着強健的樣子，臉色也還和以前一樣的紅棕色，祇微微淡了一點，大概是在屋子裏住得久了。他拿着一根鈎鯉魚的竿子，在河邊逡巡着觀望鯉魚的水泡。我幾乎忘記了他的病，奔過去叫了起來。

從他的眼睛裏露出了欣喜和安慰的光，他顯然是渴念着我的。他立刻收了魚竿，同我一起到我的家裏來。母親聽見他來了，立刻泡了一杯茶，關切地問他的病狀。他說他一點也沒有病，別人的憂慮是多餘的。他不相信被瘋狗咬有那樣的危險。他把他的右腳骨伸出來，揭開了膏藥給我們看，那裏沒有血也沒有膿，創口已經完全收了口。他以爲連這個膏藥也不必，但因爲別人固執地要他貼着，他也就隨便貼了一個。他有點埋怨他家裏的人，他說他們太大驚小怪了。他說一個這樣強壯的人，咬破了一個小洞有什麼要緊。他說話的時候態度很自然。他很快樂，又見到了我。他對於自己被瘋狗咬的事幾乎一點也不關心。

我把我的胡琴拿出來提給他，他接在手裏看了一會，說：

「灰很重，你也許久沒有拉了罷？」

我點了點頭。

於是母親告訴他，我怎樣的記掛着他，怎樣的一回家就想去看他，因為恐怕擾亂他的清靜，所以沒有去。

阿成哥很感動的說，他也常在記念着我，他幾次想出來都被他家裏人阻住了。他也已經許久沒有拉胡琴了，他覺得一個人獨唱獨拉是很少興趣的。

隨後他便興奮地拉起胡琴來，我感動得睜着眼睛望着他和胡琴。我覺得他的情調忽然改變了。原是和平常所拉的一個調子，今天竟在他手裏充滿了憂鬱的情緒，哭喪聲來得特別多也特別拖長了，不知怎的，我心中覺得異常的淒涼。我本是很快樂的，今天能夠見着他，而且重又同他坐在一起玩弄胡琴，但在這快樂中我又有了異樣的感覺，那是沉重而且淒涼的一種預感。我祇默然傾聽着。但我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那裏，我的眼前現出了可怕的幻影：一只紅眼睛垂尾巴的瘋狗在追逐阿成哥，在他的腳骨上咬了一口，於是阿成哥倒下地了，滿地流着鮮紅的血，阿成哥站起來時，眼睛也變得紅了，圓睜着，開着大的嘴，露着獠牙，追逐着周圍的人，刺刺地咬着石頭和樹木，咬得滿口都是血，隨後從他的肚子裏吐出來幾只小的瘋狗，跳躍着，追逐着一切的人……於是阿成哥自己又倒在地上，在血泊中

死去了……有許多人號哭着……

「浙琴！母親突然叫醒了，我，「做什麼這樣的呆坐着呢？今天遇見了阿成哥了，應該快活了罷？跟着唱一曲不好嗎？」

我覺得我的臉發燒了。我怎麼唱得出呢？這已經是最後一次了，我從此不能再見到阿成哥，阿成哥也不能再見到我了。命運安排好了一切，叫他離開了我，離開了這世界。而且迅速的，非常迅速的，就在第三天的下午。

天氣爲什麼要變得和我的心一般的淒涼呢？沒有誰能夠知道。牠隨着大風，雲蓋滿了天空，和我的心一般的恐怖與悲傷。

街上有幾個人聚在一處，恐怖地低聲的談着話。這顯然是出了意外的事了。我走近去聽，正是關於阿成哥的事。

「……繩子幾乎被他掙斷了……房裏的東西都被他撞翻在地上……磨着牙齒要咬他的哥哥和父親……他罵他的父親，說前生和他有仇恨……門被他撞了一個窟窿，他想衝出來，終於被他的哥哥和父親綁住了……咬碎了一只茶杯，吐了許多的血……正是

一百二十天一點沒有救星……」

像冷水傾潑在我的頭上一般，我恐怖得發起抖來。在街上亂奔了一陣，我在阿成哥屋門口的一塊田裏踉蹌地走着。

屋內有女人的哭聲，此外一切都沉寂着。沒有看見誰在屋內外走動。風在屋前呼哨着，淒涼而且悲傷。

我瞥見在我的腳旁，稻田中，有一堆夾雜着柴灰的鮮血……

我驚駭地跳了起來，狂奔着回到了家裏……

我不能知道我的心是在怎樣的擊撞着，我的頭是在怎樣的燃燒着，我一倒在牀上便昏了過去。

當阿成哥活着的時候，世上沒有比他更可愛的人，當阿成哥死去時，也沒有比他更可怕了。

我出世以來，附近死過許多人，但我沒有一次感覺到這樣的恐怖過。

當天晚間，風又送了一陣悲傷的哭泣聲和淒涼的釘棺蓋聲進了我的耳裏……

從此我失去了阿成哥，也失去了一切……

命運爲什麼要在我的羸弱的心上砍下一個這樣深的創傷呢？我不能夠知道。牠給了我歡樂，又給了我悲哀。而這悲哀是無底的，無邊的。

一切都跟着時光飛也似的溜過去了，祇有這悲哀還存留在我的心的深處。

阿成哥的命運是太苦了，他死後還遭了這麼樣的蹂躪，我不忍說出來……

我呢，我從此也被幸福所擯棄了。

就在他死後第二年，我離開了故鄉，一直到現在，還是在外面飄流着。

前兩年當我回家時，母親拿出了我自製的胡琴，對我說：

「看哪！你小時做的胡琴還代你好好的保留着呢！」

但我已不能再和我的胡琴接觸了。我曾經做過甜蜜的音樂的夢，而牠現在已經消失了。甚至連這樣也不可能。就靠着拉胡琴吃飯，如母親所說的，卑劣地度過這一生罷！

在最近，我和幸福愈加隔離得遠了。我的胡琴，和胡琴同時建造起來的故鄉的屋子，已

於年底一起被火燒成了灰燼。

青年時代是黃金的時代，或許在別人是這樣的罷，但至少在我這裏是無從證明了。我過的悲苦和煩惱的日子太多了，我看不見幸福的一綫微光。

這樣的生活下去是太苦了……

我願意……

一對度蜜月去的人兒

胡也頻

在中國，要是感化於歐洲文明的新人物從自由戀愛而結婚，那末，他們倆的蜜月生活，其地點差不多都選擇在杭州的西湖了。這自然是因為中國的境域裏面沒有別的地方比這個更好的——或說是更適宜於這種人之情懷的緣故。所以，這一對從北京度蜜月去的人兒，雖然他們倆都不願因循別人的前例，會想獨開一條新的途徑，但經過了幾次商量，兩個人終於異口同聲的說：『還是到西湖去吧。』這自然是因為時間的經濟和旅途方便的緣故了；否則，要是他們倆願意到日本或是義大利去，都是很可能的。可是在國內，而這樣的一個地點，那頗費他們倆的躊躇了。

決定了這個地點問題的當天，正是他們倆各自忙着第二天行結婚禮的那時候，兩個人坐上一輛馬車了，從景山東街到琉璃廠去，在商務印書館買了一本西湖遊覽指南，和一冊西湖風景畫片……並且在回來的路上，他們倆又同時想起了還須要一輻西湖全圖，於是馬車已走到了天安門，又折向東安市場去了。回家後，還不曾脫去帽子和解開斗篷，兩個

人就坐在軟軟的沙發上，打開這些東西，頭髮挨着頭髮，慢慢地看着；有時彼此白起眼珠，相對的笑了。

「我們倆要在飛來峯上照個相。」在看着畫冊時，她忽然歡悅的說。

他聽見了，使用同意的柔和的聲音回答：「當然。」

關於這種就要結婚的人兒摩着臉頰看他們倆度蜜月地點的心情，似乎用盡了字典上的名詞，還不能形容得確切；但可以摭統的這樣說：他們倆的時間，從太陽正中至於夜色濃厚，是完全不經意的用在這個上面了。這一夜，雖說是躺在異樣的床上，但兩人却做起同樣的夢了。第一，很美麗地展在他們倆眼前的，是將行婚禮和正行着婚禮時的情形，和他們倆自己的心的變化。譬如主婚人是怎樣帶着教訓和勉勵的意思說着讚詞，證婚人怎樣用歡愉的聲音讀着證書，證禮人怎樣尊嚴地高誦着禮節，和女僕相，男僕相，是怎樣互相地交換了他們倆的信物——戒指，以及……凡是極華麗的婚禮所有的程序，他們倆都會毫無遺忘的細細地想到了。在其中，最使他們倆想着而覺得心兒特別醉迷迷的，便是在行禮時不可不用眼光偷看的這個猶疑了。其次，那自然要歸到照相這上面了。他們倆想着應該用

怎樣的態度，使這個唯一的永遠紀念品更美麗：這譬如眼睛是直向前面張開還是低向腳頭？臉兒是接近些好還是端莊些好？……此外，他們倆還想到脚步勻整地走進那又華美，又精緻，又充滿着溫柔和歡樂之空氣的新房子——此謂愛情之巢去，當並肩坐到墊有鵝絨腰枕的沙發上，彼此的手兒提着，心兒跳着，眼光帶點羞澀的看着，第一句說出來的是什麼話呢？……凡此種種都很緊要的在他們倆的思想裏慎重地考量了。

「幸福是爲我們倆……」

等到因了某種感覺而輕聲地說出這樣話時，關於這婚禮的問題才稍稍地算是平靜了。

但接着而起的，並且更複雜，更遼遠，更使他們倆費神去思想的一個夢，又很美麗地展在他們倆的眼前了：這是想着度蜜月到西湖去的事。因爲他們倆在白天已看了關於西湖遊歷的書畫，和兩個人會細心地去領會，去觀察，以及思慕和談論到了該處之後的各種歡樂；所以，雖然西湖的一切現象在他們倆的心中還難免是很飄渺的，但思想起來却已有了根據了。於是他們倆覺得一對美人兒，悄悄地緩步在三潭印月裏的竹徑上，低語着，是他們

倆自己乘一隻小小的畫舫歌唱於湖心，是他們倆自己。清風飄來了一陣荷香，使得心兒更加濃郁的，也是他們倆自己。總而言之，宇宙間所有歡樂的事，發生這個西湖的，我們倆都把它來放到自己的身上了。並且，在這個從北京到杭州去的旅途上，他們倆也極力的想着許多歡樂，好像明媚的春光，清脆的鳥語，燦爛的花枝，一切人間所罕有的幸福，都將為他們倆而開展了。

前途充滿着光明——像這一句輝煌的話，假如拿去形容他們倆那時候的思想，却就變成很枯澀了。

所以在解下水紅色的輕紗，在行過婚禮之後的晚上，他們倆又開始這樣的談話了：

「明天和以後的事情我都想得周到了。你呢？」

「我也和你一樣。」

「我想明天再去買兩件隨身的東西，後天就可動身了。」

「我也想到了，和你一樣。」

於是第二天的清早——其實太陽的光已斜斜地映到窗外的丁香樹上，女僕已把早

點代吃了，就午飯也已頗久的等待着主人——他們倆很興奮但又很疲乏地從床上起來，洗漱了，修飾了，便坐上馬車到王府井大街去，在福隆洋行買了兩個小小的手提「百寶箱」，是極上等的皮製的，一個腰圓形和一個長方形。像這樣的箱子，是專專預備給爲歡樂而旅行的人們；關於男的那裏面有日記本，自來水筆，鏡子，括鬚鬚的保險刀，刷子，香皂……等等。而女的，便更富裕了，除了那些應有的物件，而保險刀不算外，又添了撲粉，香水，胭脂，壓髮針，畫眼睛和眉毛的黑炭……凡是女人平常的裝飾品，全齊齊整整的安排着。等到回了家，把這兩個提箱平平地放到鋪着印度呢氈子的棹上，重新打開，重新一件一件的拿起，放下，有時試一試，或是……在他們倆的眼底，這些玲瓏精緻的小東西便越覺得可愛了。最後，他們倆把二張三寸長的合影放到每個裏面的夾袋中去，兩個人不自禁地用力的擁抱着了。

「用具的完備也像我們倆的美滿！」

雖然他們倆會細膩地顧慮着還有什麼須要的東西，但想了又想，終於默默歉歉地說出以上的那句話。

於是又極甜蜜愉快地度過了一夜，當天色漸漸地黎明，他們倆度蜜月去的生活就

開始了。

那時候女僕因恐怕主人睡熟，誤了時候，便輕輕聲地叩着門兒。

「曉得咧！」

然而他們倆已經起來很久了。

將一細鋪蓋，兩隻衣箱，在馬車的頂上安頓妥貼了，車夫勒緊了一下韁繩，白色的馬便鬆動那雄壯的四腿，跑開了，於是這一對度蜜月去的人兒，用她們倆同樣的愉快，告別那間曾如醉般睡過兩夜的新房，以及爲他們倆讚頌而快樂的那些僕人們。

「希望的善蕾開放了！」

兩個人時時這樣低語。

因爲買的是頭等車票，所以無論在三等的售票門口，擁擠着怎樣多的人，怎樣的吵嚷，而他們倆已安安逸逸地走進月臺，坐在特別安置着沙發的車廂裏面了。

在這樣專爲官僚貴族富人們設備的車廂，客本不多，常常一個人便可佔有一間房子的，因此他們倆也照樣。雖說那裏面的地方很寬敞，假使把身子躺下去也是很富餘的，可是

他們倆却緊緊地挨着，好像思睡的人那樣的軟弱，無力，或說是和遇見了什麼可怕的事情而彼此倚侍的情形一樣。幾乎兩個臉兒變成一塊了。有時，他們倆無意中在鏡子裏發現了有個臉兒貼着玻璃窗向裏面偷看，甚至有一次見得很清楚，那是一個衣服似乎很闊綽，也像某部的司長或參事模樣，帶着希奇和羨慕的神氣，用黃皮的手指頭捏着八字鬍子，眼光遲笨地向着裏面……

「不管他！」

他們倆却始終抱着這種主義。

不久，又似悲壯又似激昂的叫了三聲汽笛，車輪便轉動了。

在經過的路上，當火車停在某個村鎮的站上時，雖說上下的客，小買賣，叫花子，大家吵鬧成一團，但他們倆還是安安靜靜地緊緊地挨着，無語地微笑，以及做着一對愛人兒常做的種種愛的表示。可是有一個時候却像沉思，並且靜默得很長久，兩個身體都似乎失了自動力那樣的隨着火車震動和顛擺了。到後來他疑惑她是疲倦了，便低聲的問她：

「你想睡麼？」

「在幸福裏永遠是興奮的。」她仰起頭，回答。

「那末你又想——」

「但是我不能告訴你，因為那是太歡樂了。」

「不告訴我也曉得。」

「你說！」

「西湖……」

突然的擁抱和接吻，經過了這樣，他們倆便又安靜下去，各自悄悄地想着西湖——無限歡樂等待着他們倆的西湖了。清白地沉醉在這種幸福的理想中，不自覺間火車已抵天津了。他們倆因為買的是聯票，所以任那一種擾亂過後，另一個火車頭又拉着他們倆走了。她是四川人，是乘京漢車來到北京的，不會走過津浦路，因此他很想告訴她關於他所經歷的故事，和何時可以到何地，以及泰山在晨霧裏面是怎樣的美……

可是她用另外一種情緒來告訴他。

她柔聲的說：

頭髮。

「我極願意聽你這樣講白話，但我更喜歡的却是悄悄默默地聽你心兒的跳動。」他好像發了狂，興奮地張開手臂，把她的全個臉兒抱在胸前了，並且用着力，嘴唇吻着

等到她的眼睛對望着他，把手兒摸着頭髮，她才喘過氣，含嗔的說：「你看，把人家的頭髮弄得膠濕……」

於是她打開百寶箱，把小小精緻的梳子慢慢地理好了頭髮，便在日記本上寫了幾個字，並且遞過去給他看。

他便輕輕聲地念出來了：

不要放肆呀，|齒！

得小心鏡裏的人兒呵。

「不怕醜！」她似乎帶點傲慢嘲笑他。

但是他也打開百寶箱，把日記本拿出，便在那上面寫道——

眼光在無意中遇合着，

又都默默微笑了！

「給你吧。」他把日記本給她，同時和那枝深深地吻過的自來水筆。

她也照樣，把自己的筆兒深深地放到嘴裏去，似乎用舌尖尖舐着，然後從薄薄紅潤的唇兒邊拿出來，含着羞答答地送給他。

他不曾說話，但又照樣的送了過去……兩個人這樣無聲無息的玩着，於是天漸漸地黑了，茶房送着晚餐進來，電燈也隨着明亮。

這一夜，雖然火車上面的設備，縱是頭等的車廂，都遠不及自己新房那樣的又華麗，又藝術，又妥貼，但他們倆因了歡樂和幸福，也就很甜蜜地，並且近於忘形地睡着，和前兩夜一樣。

自然咧，在愛情熱烈的懷抱裏，無論是車輪的輾軋，汽笛的鳴叫，人聲的嘈嗽……任何一種的聲音對於他們倆都失去擾亂的力量了。這樣，他們倆便無夢地睡到第二天的清晨。

「明天這個時候就要到上海了。」他看見她也醒了，便說。

「後天這個時候必定到西湖了……」她回答，尋思一下，臉上又飛起一陣可愛的紅潮。

媚。

他見着，便急急鼓起嘴唇……可是她躲開了，並且用手兒遮掩着，眼光却閃起一種明

「給我吧！」

「不！」

但她又把舌尖放在唇邊活動着，故意的作着誘惑……

其實，到結果，兩個人又給愛情留下紀念，同時瘋狂地擁抱和瘋狂地接吻起來了。

等到陽光射到床上來，覺得不能再躺了，他才替她扣好襯衣，穿上長袍，鞋子……像奴婢一樣的伏侍她，種種的事情都做妥貼了，自己也隨着去穿衣。

在盥漱的時候，她故意用命令的口吻叫他來捲袖口，他含笑地照辦了，並且打開她的百寶箱，取出各種化妝品，爲她預備。接着，他把撲粉在她的臉上，頸上，胸脯上，輕輕地拍起來，又把胭脂在她的唇上畫了畫，最後還把香水灑滿她的衣衫。

「你看，」她指着鏡子說，「真是一個遍天下尋不到的奴隸！」

他故意的發怒了：「什麼！這是你說的話麼？」

「你生來就是——」

「你還敢說？」

她得意地笑了，任他在她的酒窩窩上吻了一個長吻，這樣小小的玩意兒的風波便平息了。

於是她也打開他的百寶箱，把刮鬚的保險刀拿出來，安配好了，便笑着說：

「來，我替你刮一刮。」一面把刷子調和着香胰子。

「我臉上沒有鬚鬚。」他拒絕她。

「讓我試一試不好麼？」

「我害怕……」

「不要緊，」她說，刷子便向他的唇邊刷去，白的胰子沫却胡亂地塗滿了臉上。

「危險！」他的頭在她的手下開始掙扎了。「像這樣，我可不敢來。」

「不要緊……」她依樣想動手。

「得了！你看那鏡子，我簡直成爲戲台上的丑角了。」

落到地上。

鏡子裏面的影子確是很滑稽，她看見了，便笑得彎起腰兒，無力地伏到沙發上去。刷子

「小心那刀子！」他趕急的喊，因為保險刀還拿在她手裏。

她還在笑。

「真胡鬧得沒有樣子！」他咕嚕着。

她便站起來，笑態盈盈地，從臉盆裏絞乾了手巾，說：

「賠你這個吧。」

接着，午餐便送進來了。

因為他突然嗅見了一股氣味，便皺一下眉頭，低聲地告訴她：

「我嗅見了一種氣味，怪不好的，似乎是茶房剛纔帶進來的。」

關於這一點，她完全同意了。因此，在那個茶房進來收拾叉盤的時候，他們倆便注意他。

「的確是。」他說。

「並且還像有病……你看他的眼睛全紅了。」

然而這樣的小事，在他們倆幸福的生活裏面，隨着也就忘却了。

用過午餐，他們倆又緊緊地挨着，悄悄默默地思想着西湖，和到了西湖以後關於他們倆的一切。所以，他們倆有時竟因想像所得的快樂而忘形了，夢囈一般的說着許多含情的，甜蜜的，或是近於所謂肉麻的話。並且常常受了某種事物的暗示，又做出異樣的動作。譬如想着在冷泉裏面洗腳的時候，她的腳兒便在地上舞擺起來；想着在蘇堤上競走的時候，他便快樂地嚷道：『呵，我跑贏了！』凡此種種，假使給旁的人看見了這樣舉動，大約要嘲笑地說他們倆發了瘋病了。

其次，也會在那個時間裏面留下痕跡的，便是他從百寶箱的夾袋中取出他們倆的合影，並且在那上面題了一首詩；因此，他們倆又經過了一種值得紀念的狂吻和擁抱了。

這一個下午，在不知覺間，他們倆又悄悄地度了過去。

於是天又依舊的漸漸地黑下來，電燈也明亮了，茶房又知禮的輕輕聲地叩了兩下門兒，把晚餐送進來。這一個送進來的茶房很年輕，漂亮，頭髮用油膏漿着發出溜溜的光，衣服也很乾淨，是所謂上海的小白臉；因此，他想起那個呆板的，並且滿着臭味的山東茶房，便問：

「那個呢？」

聽了，這個茶房便急急站直了身體，臉上滿着笑容，恭恭敬敬地回答：

「阿三儂阿有事體？伊病得交關利害來兮！」

雖然他們倆不會說上海話，但在其中的腔調裏，却能知道一些意思。

「什麼病？」他問，同時在他的嗅官裏，彷彿還盤旋着那種氣味。

「呵，儂還勿知道，格些辰光，上海的時疫凶得來，伊總歸也是格種病痛。」

時疫……這些字眼似乎有一種異樣的力量，很迅速地就通過了他們倆的神經，尤其

是他；但同時他又覺得在上海並沒有好久的耽擱，這一件頗可怕的新聞也就不很在意了。

但不久，在他們倆的幸福，歡樂，康健的生活裏面，忽然生起不快意的事來了；那是在他

們倆喝過了鷄湯，當他用刀鋒去切開牛肉扒的時候，猛的發覺了那裏面有一個蟲類的黑

點。

「蒼蠅！」他失聲的喊，立刻便覺得胃囊裏面起了變動，欲嘔般的在作嘔。

當然，這一個晚餐是這樣的便結果了。

她，她雖然也覺得自己的喉管裏有什麼不潔的東西，但看見他那樣的皺着眉，苦着臉，便制住了，並且在另一個提箱裏，取了人丹給他，又把極貴重的香水灑滿一室，去侵伏別種氣味。

「沒有什麼。」

他雖想安慰她，可是那胃囊裏面的擾亂已漸漸地使全身感到不舒服了。

「怎樣？」她時時擔心的問。

「不要緊的。」

然而，他終於須要躺下去，極力用笑貌去掩飾那為身體不適而生的苦悶了。

他雖然還依樣把手臂放在她的頸下，挽着，讓她的臉兒睡在胸上，另一隻手臂便抱着她的腰間……但到了夜半，他從亂夢裏驚醒，忽然把她推開去，並且把自己整個的身體睡到白緞子的棉被外面，因為他的眼睛酸痛着，喉嚨又像癢又像麻，全身一種內部的火燒得發起了狂熱，頭腦苦痛，四肢無力……

「怎麼你！」她似乎感到身體周圍的空虛，醒來了，因不見他在被窩裏面，便驚訝的問。

「沒有什麼。」

「這樣子怎麼要得！」於是她把棉被蓋過去，但接着却異聲的喊出了：「我的天！我怎麼咧？身上這樣燒得怕人呀……」

「不要緊的。」

「莫是人丹吃壞了？」她焦急的問。

「你放心，不要緊的。」他勉強的說。

其實他的聲音已變樣了；他自己也很知道這個病不是尋常，因而他就想到那種氣味，那隻蒼蠅，和那個茶房了。

因為她沒有一點點醫學的常識，所以對於他這種突如其來的病症，着了慌，用她所有的智力也想不出一點頭緒……於是那平常不會覺得的各種響動，都乘機擾亂到她的心裏來了。有時，她那充滿着憂愁的眼光向他的似睡似醒的臉兒望着，眼淚就暗暗地奔躍了，倘若她忽然想到各種壞的現象的時候，她就彷彿見着一件沉重的東西壓到身上來；甚至於還把一種危險放到他的這個病症上面去，可是登時又極力去否認；後來，她痛悔她自己

不應該學圖畫和彫刻，應當學醫……

他時時哼出普通病人的一種呻吟。

「怎麼辦呢？我的天……」

除了焦灼和憂慮的心情，她簡直想不出別的方法。這樣，黑夜便完全消滅去，晨光又漸漸地顯露了。當黎明以後的四個鐘點，火車到了上海的時候，他的樣子全變了：眼睛無光地深陷着，臉色蒼黃，唇兒焦黑……雖然用力去持撐，也幾乎無力行走。

等至躺在大東旅社那裏的床上，他的病症似乎更加劇烈了，不住地哼着，有時還發瘋一樣的亂喊。

她於是打電話給寶隆醫院，掛了特等號，請了一個外國醫生。

在醫生還沒有來到，她看守着他，既不知是什麼病症，便想先給他一點藥吃，使他好過些，也無從爲力了；祇是一個人像很可憐的小羊迷路於曠野那樣的感着周圍是沒有邊際

「假使基督能幫助這個，我也願永遠做一個聖徒！」在無可奈何中，她甚至於這樣思

想。

可是在這間近於四方形的房子裏，除了鐘機走動的聲息，他的呻吟和呼喊，似乎一切都寂然，像在哀悼何種可憐憫的東西似的。因此她恐懼了，覺得一種不幸的朕兆已明顯地鋪在她的眼前，並且還有無數可怖的事情跟着在後面。

「我的天……」

當她忽然見到他似睡般倦倦地迷合上眼簾，憂慮便告訴她這是昏迷，於是她知道這一個病症的高度了；把整個的頭放到腿上去，忍聲的慟哭着。

雖說有時他也曾從昏迷裏清醒，喊着口渴，並且像平常人一樣的安靜，向她說許多安慰的話，其中還夾些屬於愛情的甜蜜的語言；但危險的感覺已盤踞了她的全心，使她無法疑惑到這是昏迷的反證。

真的，他的清醒還不到五分鐘，便又苦痛地呻吟，和野人一般的呼喊，至於又昏迷。

「當然！在飛來峯上我倆要照個相……」有一次，他忽然這樣的嚶語。

這自然是給她一個更大的刺激……她哭了，眼淚大顆大顆地從臉上落到胸前去。

「真不該度什麼蜜月……」她懊悔了。

像她這樣的境况，自然，惟一的光明便是醫生的來到，而且從其口中吐出福音——說是擔保這個病症絕無危險，祇是極平常和很輕的一種感冒；那末，她就不再去度這個蜜月，也就一切都滿足了。

果然，在她熱烈地逼切地，並且像恭候着神聖降臨那樣的希望裏，醫生終於進來了。

「我們的救星！」她幾乎歡欣得要這樣喊出來。

可是醫生却保持着他那英國人的傲慢，高昂的身體筆直着，長而硬的腿兒不曲地走進來；雖說曾看見她那種親摯的懇切的歡迎，也旁若無人一樣的把手套慢慢地脫下，慢慢地塞進褲袋去，又慢慢地脫下帽子。因此，她有點焦急了，使用英語向他說：

「先生！我希望你能快一點診視這個病人，因為他是很痛苦的。」

醫生從眼鏡邊看她一下，懶洋洋地說：「可以容納你的要求。」這才從他的助手給他測驗熱度表，聽筒，以及別種器具。

因為他這時正在昏迷，所以空間便寂寥了。醫生好像很用心的考察着病人的病症。那

個助手便無聲無息地站在醫生身邊。在這時，她張大眼睛，不動的向他們發怔，似乎肩背上負着超過她力量所能負的重載……並且那些『時疫』、『危險』、『不幸』和『歡樂』、『蜜月』、『西湖』……種種的字眼便恍恍惚惚地在她的腦裏飄來飄去……血在她的脈管裏沸騰着……眼淚停止在她的眼珠上面……

醫生的全身無論那一部分假使有點動作，她整個的靈魂便震動了。她是希望但又徬徨地等待着醫生的判決。

她本想在醫生的臉色上面辨別出吉凶，然而醫生却始終保持他那種傲慢的鎮靜。

「……保祐我們……」同時她又這樣的願望。

忽然在她的眼裏這宇宙整個的變色了——那是醫生放下審察病症的器具，聳一下肩膀，向她說：

「憑醫生應有的忠誠，我告訴你，太太！這個病人犯的是近來最流行的危險時疫——腥紅熱。我並以醫生的天職，立刻將這個病人送到醫院去……」

也許這一類的話，做醫生的人是說慣了，不覺得是含着怎樣大的悲哀和絕望，所以不

動於心，而依舊保持他的那種常態。

可是她已失了知覺，暈倒了。

於是助手引着幾個僕役抬進一架軟床，把這個病人送走了；她從椅邊勉強地站起來，飄飄茫茫地和醫生跟在後面。

「我希望你給我幫助，我要留在這裏陪伴那病人！」到了醫院，她的神志稍微清醒，向醫生哀懇地要求這個。

醫生似乎覺得很可笑，想了想，便拒絕了她。他說：

「可惜醫院裏向來沒有這規則，並且這樣對於病人很無益的，因此我不能應許你，太太！」

那末，她只好放下一切，帶着眼淚回來了。

在旅社裏，無論茶房們，客人們，對於她的這件事情怎樣的閒談，怎樣的作爲一種資料去消磨他們富裕的時光，她都不去管，祇是倒在床上，沒有眼淚和沒有聲音的嗚咽着；有時全個的身軀震顫着，有時又像死屍那樣的不動……總而言之，她的一切已變成了將狂或

是將死的一種狀態了。

到了夜半，那無望的希望忽來激動她，使她復醒，才又這樣想：

「假使……那就不再度蜜月去，我的所有也都算滿足了。」

然而正在這個時候，茶房進來了，他像戲台上道白那般的告訴她：

「寶隆醫院剛纔打電話來，要你馬上就去，說是你的先生沒有救了……」

——聖徒——

商人婦

許地山

「先生，請用早茶。」這是二等艙底侍者催我起牀底聲音。我因為昨天上船底時候太過忙碌，身體和精神都十分疲倦，從九點一直睡到早晨七點還沒有起牀，我一聽侍者底招呼，就立刻起來，把早晨應辦底事情弄清楚，然後到餐廳去。

那時節餐廳裏滿坐了旅客。個個在那裏喝茶，說閒話。有些預言歐戰誰勝誰負底，有些議論袁世凱該不該做皇帝底；有些猜度新加坡印度兵變亂是不是受了印度革命黨運動底；那種唧唧咕咕的聲音，弄得一個餐廳幾乎變成菜市。我不慣聽這個，一喝完茶就回到自己底艙裏，拿了一本西青散記跑到右舷找一個地方坐下，預備和書裏底雙腳談心。

我把書打開，正要看看時，一位印度婦人攜着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來到跟前和我面對面地坐下。這婦人，我前天在極樂寺放生池邊會見過一次；我也瞧着她上船，在船上也是常常遇見她在左右舷乘涼。我一瞧見她，就動了我底好奇心，因為她底裝束雖是印度的，然而行動却不像印度婦人。

我把書擱下，偷眼瞧她，等她回眼過來瞧我底時候，我又裝做念書。我好幾次是這樣辦，恐怕她疑我有別的意思，此後就低着頭，再也不敢把眼光射在她身上。她在那裏信口唱些印度歌給小孩聽，那孩子也指東指西問她說話。我聽她底回答，無意中又把眼睛射在她臉上。她見我抬起頭來，就顧不得和孩子周旋，急急地用閩南土話問我說：「這位老叔，你也是要到星加坡去麼？」她底口腔很像海澄底鄉人，所問底也帶着鄉人底口氣。在說話之間，一字一字慢慢地拼出來，好像初學說話底一樣。我被她這一問，心裏底疑團結得更大，就回答說：「我要回廈門去。你會到過我們那裏麼，爲什麼能說我們底話？」「呀！我想你瞧我底裝束像印度婦女，所以猜疑我不是唐山（華僑叫祖國做唐山）人。我實在告訴你，我家就在鴻漸。」

那孩子聽見我們用土話對談，心裏奇怪得很，他搖着婦人底膝頭，用印度話問道：「媽，你說底是什麼話？他是誰？」也許那孩子從來不曾聽過她說這樣的話，所以覺得希奇。我巴不得快點知道她底底蘊，就接着問她：「這孩子是你養底麼？」她先回答了孩子，然後向我歎一口氣說：「爲什麼不是呢？這是我在麻德拉斯養底。」

我們越談越熟，就把從前的長縮都除掉。自從她知道我底里居，職業以後，她再也不稱我做「老叔」，便轉口稱我做「先生」。她又把麻德拉斯大概的情形說給我聽。我因為她底境遇很希奇，就請她詳細地告訴我。她談得高興，也就應許了。那時，我才把書收入口袋裏，注神聽她訴說自己底歷史。

我十六歲就嫁給青礁林蔭喬爲妻。我底丈夫在角尾開糖舖。他回家底時候雖然少，但我們底感情決不因爲這樣就生疏。我和他過了三四年的日子，從不曾拌過嘴，或鬧過什麼意見。有一天，他從角尾回來，臉上現出憂悶的容貌。一進門就握着我底手說：「惜官，（閩俗長輩稱下輩或同輩的男女彼此相稱常加「官」字在名字之後）我底生意已經倒閉，以後我就不到角尾去啦。」我聽了這話，不由得問他：「爲什麼呢？是買賣不好嗎？」他說：「不是，是我自己弄壞底。這幾天那裏賭局，有些朋友招我同玩，我起先贏了許多，但是後來都輸得精光，甚至連店裏底生財傢伙，也輸給人了……我實在後悔，實在對你不住。」我怔了一會，也想不出什麼合式的話來安慰他，更不能想出什麼話來責備他。

他見我底淚流下來，忙替我擦掉，接着說：「哎！你從來不會在我面前哭過，現在你向我掉淚，簡直像鎔融的鐵珠一滴一滴地滴在我心坎兒上一樣。我底難受，實在比你更大。你且不必擔憂，我找些資本再做生意就是了。」

當下我們二人面面相覷，在那裏靜靜地坐着。我心裏雖有些規勸底話要對他說，但我每將眼光射在他臉上底時候，就覺得他有一種妖魔的能力，不容我說，早就理會了我底意思。我只說：「以後可不要再耍錢，要知道賭錢……」

他在家裏閒着，差不多有三個月。我所積底錢財倒還夠用，所以家計用不着他十分掛慮。他鎮日出外借錢做資本，可惜沒有人信得過他，以致一文也借不到。他急得無可奈何，就動了過番（閩人說到南洋爲過番）底念頭。

他要到新加坡去底時候，我爲他摒擋一切應用的東西，又拿了一對玉手鐲教他到廈門免來做盤費。他要趁早潮出廈門，所以我們別離底前一夕足足說了一夜的話。第二天早晨，我送他上小船，獨自一人走回來，心裏非常煩悶，就伏在案上，想着到南洋去底男子多半不想家，不知道他會這樣不會。正這樣想，驀然一片急步聲達到門前，我認得是他，忙起身開

了門問：「是漏了什麼東西忘記帶去麼？」他說：「不是。我有一句話忘記告訴你。我到那邊時候，無論做什麼事，總得給你來信。若是五六年後我不能回來，你就到那邊去找我。」我說：「好吧。這也值得你回來叮嚀，到時候我必知道應當怎樣辦底。天不早了，你快上船去罷。」他緊握着我底手，長嘆了一聲，翻身就出去了。我注目直送去到榕蔭盡處，瞧他下了長堤，才把小門關上。

我與林蔭喬別離那一年，正是二十歲。自他離家以後，只來了兩封信，一封說他在新加坡讓巴葛開雜貨店，生意很好。一封說他底事情忙，不能回來。我連年望他回來完聚，只是一年一年的盼望都成虛空了。

鄰舍底婦人常勸我到南洋找他去。我一想我們夫婦離別已經十年，過番找他雖是不便，卻強過獨自一人在家裏挨苦。我把所積底錢財檢妥，把房子交給鄉裏底榮家長管理，就到廈門搭船。

我第一次出洋，自然受不慣風浪底顛播，好容易就到新加坡那時節，我心裏底喜歡，簡直在這輩子裏頭不曾再遇見。我請人帶我到丹讓巴葛義和誠去。那時我心裏底喜歡更不

能用言語來形容。我瞧店裏底買賣很熱鬧，我丈夫這十年間底發達，不用我估量，也就羅列在眼前了。

但是店裏底夥計都不認識我，故得對他們說明我是誰，和來意。有一位年輕的夥計對我說：「頭家（閩人稱店主爲頭家）今天沒有出來，我領你到住家去罷。」我才知道我丈夫不在店裏住；同時我又猜他一定是再娶了；不然，斷沒有所謂住家底。我在路上就向夥計打聽一下，果然不出所料！

人力車轉了幾個灣，到一所半唐半洋的樓房停住。夥計說：「我先進去通知一聲。」他撇我在外頭，許久才出來對我說：「頭家早晨出去，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哪。頭家娘請你進去裏頭等他一會兒，也許他快要回來。」他把我兩個包袱——那就是我底行李——拿在手裏，我隨着他進去。

我瞧見屋裏底陳設十分華麗。那所謂頭家娘底，是一個馬來婦人，她出來，只向我略略點了一個頭。她底模樣，據我看來很不恭敬，但是南洋底規矩，我不懂得，只得陪她一禮。她頭上戴底金剛鑽和珠子，身上綴底寶石，金，銀，襯着那副黑臉孔，越顯出醜陋不堪。

她對我說了幾句套話，又叫人遞一杯咖啡給我，自己在一邊吸煙，嚼檳榔，不大和我攀談。我想是初會生疏底原故，所以也不敢多問她底話。不一會，得得的馬蹄聲從大門直到廊前，我早猜着我丈夫回來了。我瞧他比十年前胖了許多，肚子也大起來了。他口裏含着一枝雪茄，手裏扶着一根象牙杖，下了車，踏進門來，把帽子掛在架上。見我坐在一邊，正要發問，那馬來婦人上前向他唧唧咕咕地說了幾句。她底話我雖不懂得，但瞧她底神氣像有點不對。

我丈夫回頭問我說：「惜官，你要來底時候，爲什麼不預先通知一聲？是誰叫你來底？」我以為他見我以後必定要對我說些溫存的話，那裏想到反把我詰問起來！當時我把不平的情緒壓下，陪笑回答，她說：「唉，蔭哥，你豈不知道我不會寫字麼？咱們鄉下那位寫信底旺師常常給人家寫別字，甚至把意思弄錯了；因爲這樣，所以不敢央求他替我寫。我又是決意要來找你底，不論遲早，總得動身，又何必多費這番工夫呢？你不曾說過五六年後若不去，我就可以來嗎？」我丈夫說：「嚇！你自己倒會出主意。」他說完，就橫橫地走進屋裏。

我聽他所說底話，簡直和十年前是兩個人。我也不明白其中底緣故，是嫌我年長色衰

呢，我覺得比那馬來婦人還俊得多；是嫌我德行不好呢，我嫁他那麼多年，事事承順他，從不曾做過越出範圍底事。蔭哥給我這個悶葫蘆，到現在我還猜不透。

他把我安頓在樓下，七八天的工夫不到我屋裏，也不和我說話。那馬來婦人倒是很殷勤，走來對我說：「蔭哥這幾天因為你底事情很不喜歡，你且寬懷，過幾天他就不生氣了。晚上有人請咱們去赴席，你且把衣服穿好，我和你一塊兒去。」

她這種甘美的語言，叫我把從前猜疑她底心思完全打銷。我穿底是湖色布衣，和一條大紅縐裙；她一見了，不由得笑起來。我覺得自己滿身村氣，心裏也有一點慚愧。她說：「不要緊，請咱們底不是唐山人，定然不注意你穿底是不是時新的樣式。咱們就出門罷。」

馬車走了許久，穿過一叢椰林，才到那主人底門口。進門是一個很大的花園，我一面張望，一面隨着她到客廳去。那裏果然有很奇怪筵席擺設着。一班女客都是馬來人和印度人。她們在那裏噤哩咕嚕地說說笑笑，我丈夫底馬來婦人也撇下我去和她們談話。不一會，她和一位婦人出去，我以為她們逛花園去了，所以不大理會。但過了許久的工夫，她們只是不回來，我心急起來就向在座底女人說：「和我來的那位婦人往那裏去？」她們雖能會意，

然而所回答底話，我一句也懂不得。

我坐在一個軟墊上，心頭跳動得很利害。一個僕人拿了一壺水來，向我指着上面的筵席作勢。我瞧見別人洗手，知道這是食前底規矩，也就把手洗了。她們讓我入席，我也不知道那裏是我應當坐底地方，就順着她們指定給我底位坐下。她們禱告以後，才用手向盤裏取自己所要底食品。我頭一次掬東西吃，一定是很不自然，她們又教我用指頭底方法。我在那時，很懷疑我丈夫底馬來婦人不在座，所以無心在筵席上張羅。

筵席撤掉以後，一班客人都笑着向我親了一下吻就散了。當時我也要跟她們出門，但那主婦叫我等一等。我和那主婦在屋裏指手畫脚做啞談，正笑得不可開交，一位五十來歲的印度男子從外頭進來。那主婦忙起身向他說了幾句話，就和他一同坐下。我在一箇生地，方遇見生面的男子，自然羞縮到了不得。那男子走到我跟前說：『喂，你已是我底人啦。我用錢買你。你住這裏好。』他說底雖是唐話，但語格和腔調全是不對的。我聽他說把我買過來，不由得慟哭起來。那主婦倒是在身邊殷勤地安慰我。那時已是入亥時分，他們教我進裏邊睡，我只是和衣在廳邊坐了一宿，那裏肯依他們底命令！

先生，你聽到這裏必定要疑我爲什麼不死。唉！我當時也有這樣的思想，但是他們守着
我好像囚犯一樣，無論什麼時候都有人在我身傍。久而久之，我底激烈的情緒過了，不但不
願死，而且要留着這條命往前瞧瞧我底命運到底是怎樣的。

買我底人是印度麻德拉斯底回教徒阿戶耶。他是一個穉穉商。因爲在新加坡發了財，
要多娶一個姬妾回鄉享福。偏是我底命運不好，趁着這機會就變成他底外國骨董。我在新
加坡住不上一個月，他就把我帶到麻德拉斯去。

阿戶耶給我起名叫利亞。他叫我把腳放了，又在我鼻上穿了一個窟窿，帶上一隻鑽石
鼻環。他說照他們底風俗，凡是已嫁的女子都得帶鼻環，因爲那是婦人底記號，他又給很好
的「克爾塔」（回婦上衣），「馬拉姆」（胸衣），和「埃撒」（褲）教我穿上。從此以
後，我就變成一個回回婆子了。

阿戶耶有五個妻子，連我就是六個。那五人之中，我和第三妻底感情最好。其餘的我很
憎惡他們，因爲他們欺負我不會說話；又常常戲弄我。我底小腳在她們當中自然是希罕的。
她們雖是不歇地摩挲，我也不怪。最可怕的是她們在阿戶耶面前播弄是非，教我受委曲。

阿嚙利馬是阿戶耶第三妻底名字，就是我被賣時張羅筵席那個主婦。她很愛我，常勸我用「撒馬」來塗眼眶，用指甲花來塗指甲和手心。回教的婦人每日用這兩種東西和我們唐人用脂粉一樣。她又教我念孟加里文和亞刺伯文。我想起自己因為不能寫信底緣故，致使蔭哥有所藉口，現在才到這樣的地步；所以願意在這舉目無親底時候用功學習些少文字。她雖然沒有什麼學問，但當我底教師是綽綽有餘底。

我從阿嚙利馬念了一年，居然會寫字了。她告訴我他們教裏有一本天書，本不輕易給女人看底，但她以後必要拿那本書來教我。她常對我說：「你底命運會那麼蹇澀，都是阿拉給你註定底。你不必想家太甚，日後或者有大快樂臨到你身上，叫你享受不盡。」這種定命底安慰，在那時節很可以教我底精神活潑一點。

我和阿戶耶雖無夫妻底情，却免不了有夫妻底事。哎！我這孩子（她說時把手撫着那孩子底頂上）就是到麻德拉斯底第二年養底。我活了三十多歲才懷孕，那種痛苦爲我一生所未經過。幸虧阿嚙利馬能夠體貼我，她常用話安慰我，教我把目前的痛苦忘掉。有一次她瞧我過於難受，就對我說：「呀！利亞，你且忍耐着罷。咱們沒有無花果樹底福分，（可蘭經

載阿丹浩挖被天魔阿扎賊來引誘，喫了阿拉所禁底果子，當時他們二人底天衣都化沒了。他們覺得赤身底羞恥，就向樂園裏底樹借葉子圍身。各種樹木因為他們犯了阿拉底戒命，都不敢借，惟有無花果樹瞧他們二人怪可憐的，就慷慨借些葉子給他們。阿拉嘉許無花果樹底行爲，就賜他不必經過開花和受蜂蝶攪擾底苦而能結果。所以不能免掉懷孕底苦。你若是覺得痛苦底時候，可以默默向阿拉求恩，他可憐你，就賜給你平安。』我在臨產底前後期，得着她許多的幫助，到現在還是忘不了她底情意。

自我產後，不上四個月，就有一件失意的事教我心裏不舒服；那就是和我底好朋友離別。她雖不是死掉，然而她所去底地方，我至終不能知道。阿噶利馬爲什麼離開我呢？說來話長，多半是我害她底。

我們隔壁有一位十八歲的小寡婦名叫哈那，他四歲就守寡了。她母親苦待她倒罷了，還要說她前生的罪業深重，非得叫她辛苦，來生就不能超脫。她所吃所穿底都跟不上別人，常常在後園裏偷哭。她家底園子和我們底園子只隔一度竹籬，我一聽見她哭，或是聽見她在那裏，就上前和她談話。有時安慰她，有時給東西她吃；有時送她些少金錢。

阿噶利馬起先瞧見我周濟那寡婦，很不以為然。我屢次對她說明在唐山不論什麼人都可以受人家底周濟，從不分什麼教門。她受我底感動，後來對於那寡婦也就發出哀憐的同情。

有一天阿噶利馬拿些銀子正從籬間遞給哈那，可巧被阿戶耶瞥見。他不聲不張，躡步到阿噶利馬後頭，給她一掌，順口罵說：「小母畜，賤生的母豬，你在這裏幹什麼？」他回到屋裏，氣得滿身抖擻，指着阿噶利馬說：「誰教你把錢給那婆羅門婦人？豈不把你自己的玷汙了嗎？你不但玷汙了自己，更是玷汙我和清真聖典。」馬賽拉！（是「阿拉」禁止底意思）快把你底「布卡」（面幕）放下來罷！」

我在裏頭聽得清楚，以為罵過就沒事。誰知不一會的工夫，阿噶利馬珠淚承睫地走進來，對我說：「利亞，我們要分離了！」我聽這話嚇了一跳，忙問道：「你說底是什麼意思？我聽不明白。」她說：「你不聽見他叫我布卡放下來罷？那就是休我底意思。此刻我就要回娘家去。你不必悲哀，過兩天他氣平了，總得叫我回來。」那時我一陣心酸，不曉得要用什麼話來安慰她，我們抱頭哭了一場就分散了。唉！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整路長大癩。」這兩句

話實是在人間生活底常例呀。

自從阿噶利馬去後，我底淒涼的歷書又從「賀春王正月」翻起。那四個女人是與我素無交情底。阿戶耶呢，他那副黝黑的臉，蠟毛似的鬍子，我一見了就憎厭，巴不得他快離開我。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乳育孩子，此外沒有別的事情。我因為阿噶利馬底事，嚇得連花園也不敢去逛。

過幾個月，我底苦生涯快挨盡了！因為阿戶耶藉着病回他底樂園去了。我從前聽見阿噶利馬說過：婦人於丈夫死後一百三十日後就得自由，可以隨便改嫁。我本欲等到那規定的日子才出去，無奈她們四個人因為我有孩子，在財產上恐怕給我佔便宜，所以多方窘迫我。她們底手段，我也不忍說了。

哈那勸我先逃到她姊姊那裏。她教我送一點錢財給她姊夫，就可以得他們底容留。她姊姊我曾見過，性情也很不錯。我一想，逃走也是好的，她們四個人底心腸鬼蜮到極，若是中了她們底暗算，可就不好。哈那底姊夫在亞可特住。我和她約定了，教她找機會通知我。

一星期後，哈那對我說她底母親到別處去，要夜深才可以回來，教我由籬笆逾越過去。

這事本不容易，因事後須得使哈那不致於吃虧。而且籬上界着一行鐵線，實在教我難辦。我抬頭瞧見籬下那棵波羅蜜樹有一枒橫過她那邊，那樹又是斜着長上去底。我就告訴她，叫她等待人靜底時候在樹下接應。

原來我底住房有一個小門通到園裏。那一晚上，天際只有一點星光，我把自己細軟的東西藏在一個口袋裏，又多穿了兩件衣裳，正要出門，瞧見我底孩子睡在那裏。我本不願意帶他同行，只怕他醒時瞧不見我要哭起來，所以暫住一下，把他抱在懷裏，讓他吸乳。他吸底時節，纔實在感得我是他底母親，他父親雖與我沒有精神上的關係，他却是我養底。況且我去後，他免不了要受別人底折磨。我想到這裏，不由得雙淚直流。因爲多帶一個孩子，會教我底事情越發難辦。我想來想去，還是把他駝起來，低聲對他說：「你是好孩子，就不要哭，還得乖乖地睡。」幸虧他那時好像理會我底意思，不大作聲。我留一封信在床上，說明願意拋棄我應得的產業和逃走底理由，然後從小門出去。

我一手往後托住孩子，一手拿着口袋，躡步到波羅蜜樹下。我用一條繩子拴住口袋，慢慢地爬上樹，到分枒底地方少停一會。那時孩子哼了一兩聲，我用手輕輕地拍着，又搖他幾

下，再把口袋捲上來，拋過去給哈那接住。我再爬過去，摸着哈那爲我預備底繩子，我就緊握着，讓身體慢慢墜下來。我底手耐不得摩擦，早已被繩子剝傷了。

我下來之後，謝過哈那，忙忙出門，離哈那底門口不遠就是愛德耶河，哈那和我出去雇船，她把話交代清楚就回去了。那舵工是一個老頭子，也許聽不明白哈那所說底話。他划到塞德必特車站，又替我去買票。我初次搭車，所以不大明白行車底規矩，他叫我上車，我就上去。車開以後，查票人看我底票纔知道我搭錯了。

車到一個小站，我趕緊下來，意思是要等別輛車搭回去。那時已經夜半，站裏底人說上麻德拉斯底車要到早晨纔開。不得已就在候車處坐下。我把「馬支拉」(回婦外衣)披好，用手支住袋假寐，約有三四點底工夫。偶一擡頭，瞧見很遠一點燈光由柵欄之間射來。我趕快到月臺去，指着那燈問站裏底人。他們當中有一個人笑說：「這婦人連方向也分不清了。她認啓明星做車頭底探燈哪。」我瞧真了，也不覺得笑起來，說：「可不是！我底眼真是花了。」

我對着啓明星，又想起阿噶利馬底話。她會告訴我那星是一個擅於迷惑男子底女人。

露底，我因此想起蔭哥和我底感情本來很好，若不是受了番婆底迷惑，決不忍把他最愛的結髮妻賣掉。我又想着自己被賣底不是不能全然歸在蔭哥身上。若是我情願在唐山過苦日子，無心到新加坡去依賴他，也不會發生這事。我想來想去，反笑自己逃得太過唐突。我自問既然逃得出來，又何必去依賴哈那底姊姊呢？想到這裏，仍把孩子抱回候車處，定神解決這問題。我帶出來底東西和現銀共值三千多盧比，若是在村莊裏住，很可以夠一輩子底開消；所以我就把獨立生活底主意拿定了。

天上底星星陸續收了他們底光，惟有啓明仍在東方燦爛着。當我瞧着她底時候，好像有一種聲音從他底光傳出來，說：「惜官，此後你別再以我爲迷惑男子底女人。要知道凡光明的事物都不能迷惑人。在諸星之中，我最先出來，告訴你們黑暗快到了；我最後回去，爲底是領你們緊接受着太陽底光亮；我是夜界最光明的星。你可以當我做你心裏底殷勤的警醒者。」我朝着他，心花怒開，也形容不出我心裏底感謝。此後我一見着他，就有一番特別的感觸。

我向人打聽客棧所在底地方，都說要到真葛布德纔有。於是我又搭車到那城去。我在

客棧住不多的日子就搬到自己底房子住去。

那房子是我把鑽石鼻環兌出去所得底金錢買來底。地方不大，只有二間房和一個小園，四面種些露兜樹當做圍牆。印度式的房子雖然不好，但我愛他靠近村莊，也就顧不得他底外觀和內容了。我僱了一個老婆子幫助料理家務，除養育孩子以外，還可以念些印度書籍。我在寂寞中和這孩子玩弄，總覺得孩子底可愛，比一切的更甚。

每到晚間，就有一種很莊重的歌聲送到我耳裏。我到園裏一望，原來是從對門一個小家庭發出來。起先我也不知道他們唱來幹什麼，後來我纔曉得他們是基督徒。那女主人以利沙伯不久也和我認識，我也常去赴他們底晚禱會。我在貞葛布德最先認識底朋友就算他們那一家。

以利沙伯是一個很可親的女人，她勸我入學校念書，且應許給我照顧孩子。我想偷閒度日也是沒有什麼出色，所以在第二年她就介紹我到麻德拉斯一個婦女學校念書。每月回家一次瞧瞧我底孩子，她爲我照顧得很好，不必我擔憂。

我在校裏沒有分心底事，所以成績甚佳。這六七年的工夫，不但是學問長進，連從前所

有的見地都改變了。我畢業後直到於今就在真葛布德附近一個村裏當教習。這就是我一生經歷底大概，若要詳細說來，雖用一年底工夫也說不盡。

現在我要到新加坡找我丈夫去。因為我要知道賣我底到底是誰。我很相信蔭哥必不忍做這事；縱然是他出底主意，終有一天會悔悟過來。



惜官和我談了足有兩點多鐘，她說得很慢。加之孩子時時攪擾她，所以沒有把她在學校底生活對我詳細地說。我因為她說得工夫太長，恐怕精神過於受累，也就不往下再問。我只對她說：「你在那漂流底時節，能夠自己找出這條活路，實在可敬。明天到新加坡底時候，若是要我幫助你去找蔭哥，我很樂意為你去幹。」她說：「我那裏有什麼聰明，這條路不過是冥冥中的指導者替我開底。我在學校裏所念底書，最感動我底是天路歷程和魯賓孫漂流記這兩部書給我許多安慰和模範。我現時簡直是一個女魯賓孫哪。你要幫我去找蔭哥，我實在感激。因為新加坡我不大熟悉，明天總得求你和我……」說到這裏，那孩子催着她進去，蔭哥裏拿玩具給他。她就起來，一面續下去說：「明天總得求你幫忙。」我起立對她行了

一個敬禮，就坐下把方纔的會話錄在懷中日記裏頭。

過了二十四點鐘，東南方微微露出幾個山峯。滿船底人都十分忙碌，惜官也顧着檢點她底東西，沒有出來。船入港底時候，她纔攜着孩子出來與我坐在一條長凳上頭。她對我說：「先生：想不到我會再和這個地方相見。岸上底椰樹還是舞着他們底葉子；海面底白鷗還是飛來飛去向客人表示歡迎；我底愉快也和九年前初會他們那時一樣。如箭的時光，轉眼就過了那麼多年，但我至終瞧不出從前所見底和現在所見底當中有什麼分別……呀！「光陰如箭」底話，不是指着箭飛得快說，乃是指着箭底本體說。光陰無論飛得多麼快，在裏頭底事物還是沒有什麼改變；好像附在箭上底東西，箭雖是飛行着，他們却是一點不更改。……我今天所見底和從前所見底雖是一樣，但願蔭哥底心腸不要像自然界底現象變更得那麼慢；但願他回心轉意地接納我。」我說：「我和你表同情。聽說這船要泊在丹讓巴葛底碼頭，我想到時，你先在船上候着，我上去打聽一下再回來和你同去。這辦法好不好呢？」她說：「那麼，就教你多多受累了。」

我上岸問了好幾家都說不認得林蔭喬這個人，那義和誠底招牌更是找不着。我非常

着急，走了大半天覺得有一點累，就上一家廣東茶居歇足，可巧在那裏給我查出一點端倪。我問那茶居底掌櫃。據他說：林蔭喬因為把妻子賣給一個印度人，惹起本埠多數唐人的反對。那時有人說是他出去意賣底，有人說是番婆賣底，究竟不知道是誰做底事。但他底生意因此受莫大的影響，他瞧着在新加坡站不住，就把店門關起來，全家搬到別處去了。

我回來將所查出底情形告訴惜官，且勸她回唐山去。她說：「我是永遠不能去底。因為我帶着這個棕色孩子，一到家，人必要恥笑我，況且我對於唐文一點也不會，回去豈不要餓死嗎？我想在新加坡住幾天，細細地訪查他底下落。若是訪不着時，仍舊回印度去……唉，現在我已成爲印度人了！」

我瞧她底情形，實在想不出什麼話可以勸她回鄉。只歎一聲說：「呀！你底命運實在苦！」她聽了反笑着對我說：「先生啊，人間一切的事情本來沒有什麼苦樂底分別。你造作時是苦，希望時是樂；臨時是苦，回想時是樂。我換一句話說：眼前所遇底都是困苦；過去，未來底回想和希望都是快樂。昨天我對你訴說自己境遇底時候，你聽了覺得很苦，因爲我把從前的情形陳說出來，羅列在你眼前，教你感得那是現在的事；若是我自己想起來，久別，被買，

逃亡，等等事情都有快樂在內。所以你不必爲我歎息，要把眼前的事看開纔好……我只求你一樣，你到唐山時，若是有便，就請到我村裏通知我母親一聲。我母親算來已有七十多歲，她住在鴻漸，我底唐山親人只剩下她咧。她底門外有一棵很高的橄欖樹，你打聽良姆，人家就會告訴你。」

船離碼頭底時候，她還站在岸上揮着手巾送我。那種誠摯的表情，教我永遠不能忘掉。我到家不上一月就上鴻漸去。那橄欖樹下底破屋滿被古藤封住，從門縫兒一望，隱約瞧見幾座朽腐的木主擱在桌上，那裏還有一位良姆！

別

謝冰季

一捲水潮在前面跑，一捲水潮在後面追，追到了江邊的沙灘上，這前面的攢進石縫消失了，後面的仍然無情的向前追，——莫回頭！那「後面」的後面，是還有千百條如銀蛇似的水潮，在咆吼的追捲着。

讓人望望層層疊疊的水潮翻捲着如堆雪，臨消散時，撞起在石塊上的浪花，如萬斛明珠在斜陽中閃耀着。——這水潮，是在自有天地以來，便明明在生活的後面，是永遠追隨着鞭策的。牠是認定了目標，永不回頭的在鞭策前面去奮鬥；且永遠在不止息的辛苦中找幸福，永遠自然地表現着牠那偉大不移的美的人生觀。

水在流，時光也是這樣不住變化的向前流。

在此時，是日頭已經在碧空中，漸漸地向西方的海邊上沉去，越沉越大，越沉越紅，沉到

了海邊，這嬌日正得意的溜着牠的眼——一閃紅，一閃金光的在作着臨別之舞時，這大水便擁着冷笑，如流血一般，只一蕩漾，只一掠，便深深地把日頭捲入漩窩中。一切江邊的明珠都隨之消失了。

於是天色起始朦朧。

在江口，人們可以望到有四五隻大海輪，各羈一方的在江心停泊着。靜止穩重的如一座山，莊嚴地如皇后，團結的像一個小社會。在此時，上面的人們，都明白一天的工作該停止了。有的跳在水中游泳，有的找幾個同伴到沙灘上盤着腿兒談女人，有的是獨自在艙中低頭縫襪子，也有的聚在一起紅着臉兒鬧麻將——在江邊上的人，望到這船上的微弱燈火，都感到「人羣」是一種天然的樂趣，且羨慕着。但誰能知道這種沒體裁的生活，是永遠在粗野的飄零中，幾乎忘去了有所謂「人間」及「家庭」！

暮色從海邊漸漸地乘着薰風攏來。在暮色所籠罩中的景物，都如畫的在睡中。有風，拂動着岸邊的叢林如迷烟。三五個海鷗，掠翅在翻捲的江口上，上下的盤旋着——「夜」是這樣姍姍地走來了。

一切都以為時候是將要安睡了。然而，然而——

「轟……」在江邊上湧出一盞燈。這是在本天駛進的一艘最末次進口的海輪。極慢，且平穩，在不覺中，已經滑到江口掉一個頭，便停泊了。停止以後所聽到的是一種連續而粗噪的聲音。牠是：

「枯龍枯龍枯龍——」這錨便深深地抓着江底。

於是，可以聽到許多雜亂的人聲在沸騰着。又從黑暗的江邊蘆葦中，划出十數隻擺渡來，如星星一樣，爭先恐後的，吶喊着。在水上一起一落的向着這隻海船擁了去。接着有人影一個個地從上面落到擺渡上。直到下得不見了。這些划子，又如魚貫似的閃着燈火，向江邊划到不見。——隱隱中可以聽見悠悠水上的歌聲。

這一次，都真個寂寞了。水是緩緩地帶着媚笑從江口外淌進來。如寫詩一樣，淌着，淌着。——這月兒是被牠淌了出來。

於是就有人喝采——在這新駛進來那隻船的最高層上。

「月亮出來啦！嘿！多圓！——你看看年輕人！」

聽着話的年輕人沒有答，只是微微地笑着，對着那個說話的。

這年輕人他見到這月兒圓，却想到這月牠將如何的缺。一邊用手解着那舢板的繩索，往下放。一邊是想他心上的一些「事」。

「上那兒去？年輕人，要吃酒可別多吃！」

在上面的老年人，望到這年輕人已經在不覺中落下去，就伏着頭這樣喊，且笑。舢板上的人他不說他上那兒去，只是笑着向上面人招手兒，說再見。

於是這隻小舢板，如小魚一般，便一擺一擺的離開這艘大海輪，直向江邊划去。

葉平此時是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己的情緒。他是感到人生彷彿如浮萍，悲歡離合，永遠是不能預知，也永遠不能逃脫的。要想得到幸福，這些苦在現在是都需嘗嘗的。

月兒是輕輕地飄起了。由海邊瀉到眼前的一道光。如同一個幽靜的小道。這船牠永遠在道上走。葉平的臉對月，這船是緩緩地背着月兒向江邊划。

望到如碎鏡閃耀似的水紋，再擡頭望望那在蔚藍空中如聖母似的慈愛的月。這年輕人他是在薰風的擁抱中，把心事寄托在月上。迷迷然，惘惘然地，划着雙槳唱歌見。

「誰作桓伊三弄？」

驚破綠窗幽夢。

新月與愁煙；

滿江天。」

「欲去又還不去。」

明日落花飛絮。

飛絮逐行舟，

水東流。」

反覆來回的唱。直到他聽見了水潮猛烈的激着石塊聲，纔停了回頭望——遠遠看見愛人的窗上，正閃着燈火。

心是起始在跳了，——是有幾日未到此地了，此次縱然是來了。然而再來——「再來

「是什麼時候啊？」

任憑水潮冲這船。直到這水潮將船冲上沙灘又退下了。葉平纔很敏捷的從上面跳下來。乘水潮未上之前，他用力把這小船拉上岸上去。雙槳安放好。拿上衣服穿上。這月光中，他是這樣興奮的在花影裏，尋上愛人的道。

一邊走，一邊用腳踢着路旁的石子。

讓回憶中的往事使他醉。這月光是幽靜的引入了稀稀的樹林中。

在有風，且無月的夜中，這江邊較遠的森林裏，處處是嚇人。樹幹搖動的聲音如鬼嚎，似虎吼，渾亂的影子憬忡着，如失了歸宿的蓬頭鬼，及許多山獸，在林中顛狂的摸索着。沒人走在這地不心跳，不心跳的，只除非那心中充滿愛情信仰的那個人。

愛情有時如酒，——如酒似的醉人情緒。然而有時也像經符一類神聖的東西，常引人走上光明的道。

在道上，人人認為恐怖。但這個人他持着「愛的修練」是永遠忘記恐怖，或者說是「不知」恐怖——而況臨到的是如今天的月夜！

望望天，有淡而瀟灑的雲，流蕩着月兒，像妃子用歌來諂媚她的太子。繁星閃耀着，都在悠然神妙的笑。若閉上眼，側耳聽風打樹葉，有如山泉瀉過巖石雜着琴聲。且似有浪漫的女人，在泉邊歡欣地呼喚着。

——沉思着走過這熟路，脚步永遠激着心曲的節；幻夢永遠甜蜜地追隨着。但在今天晚上，葉平恍然感到，在迷離沉醉之外，是添了幾分悵惘。

在「今天晚上」一切如舊。且森林格外地溫柔嫵媚。在雲中逍遙的月，偶爾探出頭來，如美目流盼，只一閃又鑽將進去了。然而只在這一閃中，葉平他發現了這藏在其中的淒涼，正是自己眉頭上的「事」。

抓着胸膛，他抓着了自已憂鬱的網——有東西在裏面跳動着，且跳動得心慌。看看月，看看瀉在地上的月兒。他不明了。抬起頭來對着月，問着月兒說：

「爲什麼？爲什麼呢？今天晚上——」

思潮像流水雜着落花，是這樣渾渾地向下流。流到他聽見了水潮凶烈地激着沙灘的

石塊響，他纔停住了擡頭望望——齊齊地一圈短松，圍着一座孤獨「領港者」的住所。笑了一切煩惱的網都撕破了。一個人到了該吃酒的分光，悵惘就讓牠化爲烏有去。望望樓窗閃着燈火。葉平是興奮的，把兩個手指伸進嘴裏吹哨子。

「上來！平！」窗子打開，愛人的手招着，似白鴿的飛颺。「是平麼？上來吧！——外頭的風有多大？」

「沒有斗或秤，我怎麼能能量呢？」他笑着說。意思是一個見了酒的人，別的都不會存在眼中。

說了推進門。在樓梯底下把帽子摘下。他是一步步輕輕地邁上層樓。

明明知道這人已上了樓，然而愛人都沒有理會。沒有理會，是表示「熟」情這東西永是在心徑上走的。

在伏首臨宇屋裏是合着綠色的燈光和月光。且微微可以聞到一些不知名的花香。他醉了，醉着一步步地走上前，且用眼考察愛人每一部分所具有的美。淡紅的頰，如水的眼，微飄的髮……他精細地看，且記下。——因爲每次見了記下，一到離去，就都茫然不清了。——

「多好！愛人，她永遠用她精細的神思在工作上。」一邊想着，一邊微微笑。直到走在愛人身邊，仍是沉默着不作聲。

望望筆道在紙上走。不久，他說：

「怎麼今天家裏特別冷靜呢？」他問的是那老領港的怎樣不在家，因為這住所，只是住這領港者——一個常笑紅鼻子的老人，和他這唯一的愛女，如果這時領港的在，則景像就都不一樣了。有雪茄烟味，充滿着笑聲。且時時可以聽到這老人談到水上人的荒唐故事，及看見愛人用活潑的眼在托腮瞅着。

愛人笑，活潑地說：

「你若也作了領港的，也常要半夜在水上飄着呢！」

「——那你不寂寞麼？」

聽了這話，愛人紅了臉，且帶噴。她說：

「規矩點兒吧！平——誰能在『現在』料到『將來』呢？」

神思一陣惘然。——爲什麼呢？他想，且感到恐慌。如果在時間中「事情」的變遷如曇

花，則愛戀究屬是什麼呢？……

愛人瞅着他笑，她明白他的「事」。於是笑着握着他的手：

「說着玩呢！平！」

然而葉平仍然惘然，低頭沉思一會兒，心就轉回來在事務上了。

「知道我今天爲什麼來呢？英！」

「怎麼說這話？平，我一點也沒有討厭你來的意思——」她拍着他的手，「船一到，你不就天天來麼，來了并且還——」她笑了。

葉平也笑，但只慘慘地笑，他笑的是這女人還不明白他的話。他說：

「恐怕不是這樣吧！從明天或要隔幾年纔得來呢！」

筆停寫了，且放下，她轉過身來，掠着頭髮望他：

「怎麼不坐下！平！拿張椅子到這邊坐——告訴我是不是從這次起，你的船就改走南

洋班了呢？」

葉平不說「是不是」，他只說這船是明早就起錨。

於是愛人沉默了。一經明白的事，就無須再問。仍然垂了頭，她是又提起筆，去填寫底下空餘的格子。——然而在紙上，葉平是發現了，有許多字都不是那帖上所有的字。

——「處女的心事和煩悶，永遠是密密地蘊藏着而不漏的啊……」

葉平迷迷地遐想，望到紗窗上拂着花影。這脚步是追逐了悵惘的走過去。打開窗，水紋上閃着碎月似的金鱗。

「多圓啊！你看今晚上的月亮！——是十五，是十六？」

聽到說月圓了。從沉默中，愛人是如蜻蜓般跑了過來。

窗簾閃開，在窗口並立的兩人如鴛鴦。這鴛鴦就怕捧打。然而棒子此時在身後學着，這對人是彷彿醉着還不知。

風吹洒着愛人的髮，愛人是不覺的用頭倚着窗口唱着歌：

「缺月掛疏桐……」

漏斷人初靜。

時見幽人獨往來……

縹渺……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

有恨無人省。

棟盡寒枝不肯棲……

楓落吳江冷。」

「好聽呢！英再唱一個。」

愛人笑了。她並沒有再唱。迷迷地看着身邊葉平的似嬰孩的眼，她是一邊用手極自然地拂去葉平肩上的土。一邊說：

「東西都收拾好了麼！」

「沒呢！還差這心沒有交給你收着呢！」

沒有答。葉平說的話，是常使人家聽了窘的。

於是也默然的垂下頭，用手玩弄着窗簾的邊。

——這孩子他流了淚呢！——見到這孩子流淚，她極不願意看，且更覺擾得自己心慌。

然而仍溫柔地摸着他的頭髮說：

「別這樣！平！你的英是不需要一個會流淚的情人的！」說了這話的女人，她說了是也在浮着慘！

「笑一笑！平！直了腰笑！叫人看英的情人及祖國的健兒都是直腰且常笑的！」

葉平果然笑了，笑着用手摸着愛人的腰。情緒在此時是分不出甜或酸的。他也歌，低低地偎着愛人歌：

歌着是：

「輕雲微月，~~~~」

「也是東坡的詞是不是？」愛人笑着接下第二句：

「二更酒醒船初發。」

於是從第三句起，他們和着一齊唱。那淡月正流到中天。

「孤城回望着燈台。」

記得歌時，

不記歸時節。」

「巾偏扇墜藤狀滑，

覺來幽夢無人說。

此生飄蕩何時歇？——

家在西南，

長作東南別。」

末了，葉平悠然重覆地念。

「——家在西南——長作東南別，」他意思是想改作「心在東北，身長東南去！」要流淚，然而一見月光中愛人的威儀，這淚又偷偷地溜了回去。

人是有些麻木，他自己感覺是這樣。他想人間爲什麼有別離？且別離爲什麼要難過？別離不只是一個人從一個人的懷裏飛出去，飄蕩，飄蕩，飄蕩幾時又轉回，有什麼奇怪？且爲什麼，有的人特別把「別離」這兩字放大，引爲美的悲哀呢。

葉平他起始笑了。這笑使他自己都不解因何而發。在迷惘的時候，他是常用空泛的解

釋，來安慰自己的。

「笑什麼？平！」

「你不知人間的謎，常引人莫名其妙的慘笑麼？」

「工作如機械，如果埋頭在忙的生活中，慘笑和哭都會忘却了的。且使你永遠的優笑，而覺幸福。」

「你意思是忘却了感情好！」

「是的——在苦中不覺的過後，一再臨到樂，這樂是比一切樂，都感到異常的幸福的！」

「是麼？愛我知道了！」他說着望望天，望望水，他說「你聽見風起了麼？已經晚了，讓我走吧！」

聽到說走，女人彷彿是也在慌。她望望身邊的人，沒有答。這似花朵的頭，又是這樣沉默的垂下了。

愛人似乎要流淚——葉平看出了。然而愛人的眼一經微合，再睜開，就笑了。她說：

「留一會好不好？有月，有花，這樣的夜裏，讓我弄點東西我們吃，作餞行——『餞行』可笑了，只煮三個鷄子，你一個半，我一個半，好不好呢？」她的「事」是不能在她的話中表出。這是苦。她又垂下了頭。那意思是帶着惜別，心慌，而又要安慰遠去的情人。然而她說出的話，却沒有一句可以代表她的意。

葉平可明白他說：

「好吧！愛，我永遠聽從你的命令！」

於是愛人下去了。

月亮多好看，——他是說在這海邊的月。有時圓，有時缺，圓也美，缺也美，無論牠如何變化，在愛人身邊所看的東西都是美。月下的漁船，燈火，月下的水，有時平得如鏡，有如翻捲的如一羣白羊在山坂上奔跑。這些景，在愛人身邊看着如詩，如畫。如果離開了——離開了如何？

望到月亮躲到雲中。他又想到「離別」這兩字。一個男人在將離開他的情人時，他是

這樣，跪下一隻腿，拉着女人的手吻，且流淚說：「我如何能離開你！」——多難看！多難看。

什麼是離別？葉平以為很平凡。今天不就是別夜麼？可是自己所感到的是什麼呢？——沒有在動作及言語上都和平時一樣。只有心情上多一些紛擾而已。

應該把「別離」看成平凡，因為浮萍柳絮也是平凡的。

葉平又冷冷地笑了。在冷笑中他坦然，是麻木地坦然。

「來，平，幫助我拿！」

他回過頭。見到愛人拿着火酒燈，鷄子，碗，瓶子。一大堆走來了。在笑中，可以望到這眼圍是紅的。

他不好說什麼，接了，放在地下。於是兩人在忙中，把心情收起。只靜靜地候着這雞子的成熟。——要知道別離的味究竟如何。

「開了呢？」葉平開開蓋看。

「別看——平，總會熟的！——你看着牠，我拿點東西來。」她說着，望望平，就又跑去了。

——愛人今天更美了，淺笑裏，永帶了兩個酒窩。這將來是屬於我的麼？……

見了愛人又來，盈盈笑。他望了望問：

「是酒麼，瓶子裏的？」

「是的，父親剩下的一點白蘭地。拿來給你試試！今天吃一點好，吃了人能舒服點兒——」愛人是用酒混過別離。

他明白。拿着杯子去接，且笑——作一個呆呆天真的笑。

「熟了昵！英！」

於是愛人把雞子拿上。一邊用刀割，她一邊說：

「這一個半你吃，剩下的給我——」她說着捧了過去，望到這孩子吃着酒笑，她又說：

「酒只許吃這一次！走了就別吃，那南方野花中的酒，你要吃了是不會醒的！」她是說要他的心只屬於她。見到長眉的女人得躲開。

「什麼意思？」

「我說野花太多了，香又雜，怕你受不了，要留神呢！」

「英！你不信任我麼？心中已充滿了一種香味的人，別的味是不會進來的——這種話

你別再說了，我不愛聽呢！英」

愛人聽了不自然，臉紅然而在眼中，是滿足了。

「原諒我！平，不再說了，——我們都是幸福的，是不是？你聽汽笛又叫了。去吧！平」

扒窗望，那月光中，在船上，充起一縷筆直的白烟，只得壯膽地說：

「好，我去了。伯父回來，請你告訴他我去了。說我知道一切，請他放心。」

「你去吧！父親是見了年青人飄流，以為是人生的樂，那會不放心——並且並且他回來，我將告訴他，我們是在愛戀中！」

「是麼？那真好，我去了吧！」他說着走下樓，愛人沒有送，只是在樓上望他笑。他走了下去，又回頭望望到愛人的嘴似櫻桃。他對她說：

「櫻桃好吃呢！」

愛人笑了。

於是他興奮地又跑上去，貼身用兩臂摟着愛人的腰。甜吻輕輕地吹落在緋紅的櫻桃上。

急急地往下走。這吻後，愛人的臉他不敢看。出了門，那月光越發地亮，風也隨着大起來。

「平！平！」

剛走幾步，他回轉頭，那樓窗打開，漏出愛人迷糊的臉。

「什麼？」他喊：

但是那窗又驕的關上了。

葉平怔着，停住腳，想着再回到樓上。然而那船笛又吼然的長嘶一聲。

見到白烟直向天上衝，葉平是忍住淚兒，麻木地順着沙灘向前奔。

找到了船隻，跳上去，他是努力的運用他的兩臂划着槳，直到了這艘大船邊纔停止了。

朝上望。

「年青人！年青人！」在扶着船梢的光頭紅鼻三車，是這樣帶着狂笑的向他喊：「年青

人！又是在那鷄窩中喝了酒回來吧！」——這老頭是想着這小水手，乘年輕，都知道趕着在

岸上，對那立在門口的女人尋些荒唐的故事作的，這老三車的望他一勁兒笑。

葉平不答，他爬上去，立在老人的身旁垂首慘慘笑。

見到少年人笑的老人，他也笑，他笑的這年青人還不知那時光是怎樣的一勁兒摧人老。他摸摸自己那白了的鬚鬚，他是憶起多少荒唐夢，也是像這年輕人，曾在這鬚鬚上面如閃似的消失了。他笑一邊摸撫着鬚鬚，一邊用手拍着少年人的肩膀。望望那流在中天的圓月，是不住大聲迷然的狂笑。

「吃過好酒的人，在醒了更難過麼？長者！」——葉平在此是收不了他的淚珠了。垂下頭，去望水。

老三車的沒察覺。他仍然笑。

一九二九，九十五末上船之前。

——小就月報——

流浪

王以仁

徑三：

再想不到我的運命竟會蹇滯到這步田地！我滿心期望着我這回到杭州以後到你那邊來寄住，至少我的生計問題你能夠爲我負了一部分的責任；那末我也可以不再和在上海時一樣的接連着挨了兩三天的飢餓了。啊！徑三！那知道我這被運命鑄定了一生要永遠過着窮困生活的人，竟然會在我到杭州的前四天你已經離開了杭州！啊啊！我真不知前生和飢餓之神結了什麼不解的緣分，竟然會一刻不肯和我相離；竟然成了我的妻室一樣的永遠追隨着我！你只須看我這封信中的字迹是這般瘦削而潦草，便可以想到寫信的人是變成如何模樣的了！

不知我的人格和境況的人，老是說我愛拿紙筆來發些無謂的牢騷。其實這樣隨隨便便的寫了一封信和一篇文章，那里會說得盡我心頭含蘊着無盡藏的悲苦呢！徑三！我心中含蘊着的悲苦若讓我盡量的發洩出來，恐怕整整的寫了一個多月也還寫不完全，而且我

的筆力也有些描寫不出。而且，而且我還有這許多閑暇的工夫來舒洩這些無謂的牢騷嗎？
徑三！我一生的精力完全用在謀衣謀食的生活問題上面，那里——啊！那里還想到什麼牢騷不牢騷呢！

那天我從四等車的車室裏面走出來時，車站裏面的鐘指示我已經有四點多鐘了，驗票的人像監獄中的牢頭一樣惡狠狠的監視着出去的人，我看見他那副兇惡的情形，心內不期然而然起了一陣無名的跳蕩，臉頰也覺得在微微的發燒。雖然我明知道我的車票是放在袋裏不會丟落了的，可是我的心總不免要起了無形的慌張；右手不知不覺的插入袋中一摸，幸而事實不致像我以前預料着的那麼危險，於是我纔把懸掛着和吊桶一樣的心兒放下來。我左手提着一個僅有的布包，右手在袋中摸着那張剪了幾個缺的車票，雙目無神的注視着如潮的人海一個個向口外走去，自己懶得和那些懷抱無限勇氣的人去爭先，獨自在站內徘徊了一回。站內的警察不知是看重了我斯文的模樣還是看輕我襤褸的情形，我過敏的神經老是覺得他們在特別注意的監視着我。脆弱的心靈覺得和犯了重罪一樣的在忐忑着，却又不能不故意裝出嚴重自然的樣子，使那些監視着我的警察深信我

不是一個作壞事的歹人。差不多在站內逗留五六分的工夫，那些挑着行李的旅客纔傾盆倒底似的走完了。漫無目的的在站內徘徊着的我，經了站警的提醒，纔想到了現在我應該出去了。右手儘管在袋裏玩弄着車票，兩脚如受了別人的牽引一般的走到了站口，若不是那收票的人向我討票時，差不多把袋中的車票一直帶出來了。啊！我的腦筋不知受了什麼東西的刺激，竟會沈迷到這般朦朧的地步！

走出了車站，第一樣使我難以應付的事情便是迎面而來的車夫。他們全不想像我穿着這樣襤褸的衣服的人，究竟有沒有坐起車子的福分啊！徑三像我這樣的人最好是自己替別人去拉車，或者還有點相像我那里有這許多餘裕的錢，供給我的兩脚享福呢！不知趣的車夫看見我那默不作聲的情形，以為我是一個新出門的人，愈覺輕蔑的追隨着我糾纏。素來不善說話而且又值落拓時候的我，真被他們鬧得腦筋昏亂起來了。最後我用一副猙獰的臉孔拒絕了糾纏着我的車夫，也不去管他背後在喃喃的說些什麼，便茫然的走去尋你了。

一陣陣迎面而來的朔風把馬路上的泥沙吹起，我緩緩的在路上走着和在黑霧中迷

行着的一樣。初冬的晚景在四點半鐘的時候就有些黑暗的樣子。在灰塵中進行着的陽光
投射在路旁的牆上，使我想到了我灰色的命運，我心中覺着我雖在年青的時候已經領受
到暮年垂死的悲哀，眼眶中不知不覺的有些潤溼起來，便獨自顧影自憐的嘆了一口氣。啊！
徑三！你知道我這霎時間心理的變化是如何的難受呀！我勉力想在腦裏構造起許多空中
的樓閣，來安慰我飄泊不寧的靈魂。可是我無論怎樣的抑制，怎樣的自譬自慰，我的計畫總
歸失敗。徑三！空中樓閣一般的快樂，那里會敵得過實地所受着的切膚的痛苦呢！

茫然的在這樣想着走着，沉默的心靈如入了睡眠的狀態，四圍一切的景物都沒有
絲留在我的腦底。等到我走到一座橋畔時，噹噹的鈴聲和車夫的吆喝聲纔把我從沉醉般
的迷恍中喚醒。我擡起頭來一看，意識漸漸的明白轉來。啊！我真不知那時受了什麼惡魔的
搬弄，我應該向西方去找尋你的住所的，竟然誤走了北方。這種惆恍的舉動連我自己也要
癡癡的發笑。

天外飛來的奇禍真使我難堪極了；當我走到你的住所求訪你的時候，那門者說你已
經在四天前因為接到了家中的電報回到台州去了！啊！徑三！我在一禮拜以前收到你叫我

來杭的信我纔決定到這邊來的。你既然接到了家中的來電要回去，爲什麼不早幾天寫信來通知我，我也可以不致於這樣驟然的到了杭州。我雖不能說你是在騙我，但是使我到現在還沒有確定的棲止的地方，我又怎能不理怨你那封信誤了我呢！徑三！我在火車中受了一天的勞頓，一天的飢餓，已經是非常的使我難堪了；滿心期望着到你那邊吃一頓飯來飽飽我這多時沒有飽過了的肚皮，啊！那里知道我這最小限度的希望也會像膀子泡一般的破滅了呢！

飄然的從你的住所走了出來，獨自一人走上了湖濱公園裏面的草地坐着。太陽血盆似的陷入了西南角的山凹上，湖水也放出垂死時候的迴光一樣的慘紅的顏色。湖中的小艇受了水波的衝動發出沉吟的聲音。樹上的歸鴉噪着好像是嘲笑我沒有歸宿的命運，又像是在哀弔我飄泊無依的苦楚。腹內像舞臺上鼓聲一般的喧鬧起來，我的眼前只覺得一陣陣的發黑。我想到了吃飯的問題，又想到了住宿的問題，好像兩條極粗的柴繩一樣的絞住了我的腦筋。在杭州本來還有幾個同鄉和幾個親戚住在這邊的；但是我還有一絲的勇氣去找尋他們，向他們哀哀的乞求嗎？雖然他們之中有幾個是我在中學時候的同學，雖然

那時候他們因有求於我曾和我稱過知己的朋友，但是——啊！三！現在他們是專門學校裏面的學生了！現在他們是用金錢建築起和我高低不同的地位了！他們的未來正似光芒萬丈的朝陽，正似聲勢洶湧的狂濤，總而言之，他們都是擔負着社會上的重責的未來偉人。而我呢——啊！三！我雖曾經作過幾年的中學教員，雖在雜誌裏面發表過幾篇不成材的文章，啊！現在却只落得東奔西走的在外面飄流着，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中學教員的頭銜，能夠像精美的華筵，華麗的衣服一樣的可以供我吃著嗎？不成材的文章能夠像莊嚴的高樓大廈一樣的供我住宿嗎？而且我還在四等車裏面經過了一天，我的臉色究竟污穢到什麼地步還不知道；而且我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單袍，已經整整的有一個多月沒有洗過了；還有頭上三個月來沒有剪過的鬢髮，襯托着我這副橙黃色的臉孔，直和舞臺上的弔殺鬼一樣的難看。啊！三！像這樣情形的我，那里還可以去見我那些同鄉的未來偉人呢？用不着他們親自來拒絕，就是爲他們守門的狗看見了我這襤褸的人，也要像戒嚴時代的軍署的門警一樣嚴守着不許我進去了。

你既然已經回家，你的住所當然是不能允許我寄宿了；我那些同鄉和親戚又不敢去

找尋他們；難道我就挨餓忍凍的在這草地上露宿嗎？啊！徑三！在上海的衙堂門口過夜的情形又重復侵入我的記憶中了。想起我那時被旅館的主人驅逐了出來，獨自跑到荒郊上去實行自殺又沒有做成；抽緊肚皮沒有飯吃不用說是當然的事情，我也不會爲這問題發慮過一次。但是一到了黑暗的夜幕緊緊的從人家的炊煙上罩了下來，我的憂慮也和路旁的電燈一樣的在我的胸中燃燒起來了。在白晝的時候雖然沒有一定的棲止，我還可以學那些風雅之士一般的到荒郊去徘徊，我也可以學那些無事的忙人一般的在馬路上奔跑着。只是在悲風嗚咽的黑夜，淒涼的荒郊不能再容我駐足；在馬路上奔跑了幾個整夜，我不是一個生鐵鑄成的人，當然也沒有這般毅力。於是我只能在校爲寂靜的衙堂門口的地上，作爲我最好的住所。啊！徑三！你可曾知道我在這樣不堪的地方逗留着還要被守門的人和警察的驅逐嗎？啊！徑三！我至死也還忘記不了的就是在一個風雨連宵的晚上，我也同樣的寄住在一個衙堂的門口。霏微的雨絲輕輕的洒在地上，路旁的電燈照着正如棺木旁邊照着的油燈。我冷清清的靠在鐵門的外面，心疑我自己已經被鬼魂鉤提到冥界中去了。盡力把身體縮成一團去抵禦那不可抵抗的涼意。微雨隨着斜風有時一絲絲的潑到了我的身

上，我的心覺得非常寒冷似的戰慄起來；我恨不能把堅固的鐵門打破，啊！徑三！可憐我那時就這樣的度過了一夜！可憐我那時就這樣穿着被微雨噴濕了的衣服在風雨之中度過了一夜啊！那知道這樣不堪的情形又要光降到我的頭上來了！西子湖濱的露宿縱然比上海的衙堂門口好得多，啊！徑三！怎奈何陣陣的湖風儘管惡狠狠的向我使撲擊呀！啊！怎奈何嚴冷的夜氣刺刀也似的襲擊着我的身體呀！啊啊……

不知是誰提醒了我，我想起我只得到旅館中去暫住一夜了。我便慢騰騰從草地上走了起來，一面在計算着我身邊所有的金錢，一面橫過了馬路走到旅館中去。

大概是我的情形太來得奇怪了；當我走進環湖旅館去問房間的時候，旅館中的帳房、茶房和住客都很吃驚的注視着我，我不禁紅起臉來。啊！像我這樣落魄的情形原不該到這樣大的旅館中去討個沒趣。不過我既然走了進來，索性現出格外自然的樣子免了他們無謂的疑心。一種勇敢的氣概鼓勵着我，也不去管茶房的驚奇不驚奇，當我洗過臉以後，我便叫茶房去喊來了一盆燒魚和一盆牛肉，又要來了二斤紹酒去喝得一個痛快。我想若能因沉醉過度打破了電燈的玻璃，我便可以觸電而死，倒也是一件大快人意的事情。

受了二斤紹酒的恩惠，我丟開了一切使我苦悶的情景，不知在什麼時候我竟然沉沉的醉倒在床上了。等我從迷糊的睡鄉中醒了回來，電燈的光線還沒有熄滅。慢慢的坐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呆看着白壁上掛着的日曆出神。身上的衣服已經解開了鈕扣卻還沒有卸下。無聊的感想慢慢的又引起了我的悲懷。從那日曆上我想起了我從離家至今已足足的有三個多月了。在這三個月裏面我遍嘗了從來沒有嘗過的苦痛，在這三個月裏面我真實的感受着人類互相凌侮的真相啊！我又回想到沒有喝酒以前旅館中叫我填寫那張名單的拮据的情形了。我雖然在上面寫了一個假的姓名和籍貫，當他們要我在那張表上填寫着我的職業和來杭的目的時，我真是目瞪口呆的呆住了。徑三！我想在職業的下面填上了失業，在來杭目的之下填上了餓飯兩字，但是我的手無論如何也不肯寫下去。經了茶房的再三催促，我終忍淚寫上了流浪和遊湖的名目；在名士的眼中看來，或者以為我的職業和目的都是含有豐富的詩趣的。在我呢，這幾個簡單的字的裏面，包含着多少的感傷和悲苦的事呀！

酒力還沒有從我的腦裏退盡，我從床上站起來時沉沉的腦壳依然還有一點發昏，來

回的在房內走了一回，又呆呆的倚在桌前出神。無意中看到了壁上粘貼的一張旅客須知單，知道這一夜的旅館費須付一元二角的大洋。啊！徑三！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了！我的袋裏已經只剩得二元大洋和幾十個銅板，那里能夠付得清這巨款的房費和飯錢呢！啊！我爲什麼晚上要衝了惡神一樣的走進這樣大的旅館中來呢！我爲什麼晚上要這樣擺起架子來大飲大食呢！啊啊！我初到的時候不是連一角錢的車子都不肯坐的嗎？我昨天不是爲了半元多錢起見坐在豬圈一般的四等車內來的嗎？啊啊！我身邊的幾元錢不是拿我的箱子和鋪蓋當來的嗎？徑三！我想不到竟爲了一時的糊塗，遭逢着這般重大的打擊。明天怎樣的能夠從這旅館中走出去呢？這簡單的問題竟在我的腦裏纏繞着，使我眼睜睜的不能入睡。我想把我身邊那唯一的布包裏的衣服去當了；只是這些衣服都是些殘碎不全的布衣，能夠當得起多少錢呢？那雙前穿後破的皮鞋，就是捨給了叫化子也要嫌牠太破，難道也可以拿去當了的嗎？到同鄉的朋友或是親戚那邊去借撮啊！我深怕他們見都不肯見我了，那里還好開口向他們借錢呢？旅館的錢就是一個老住的房客，也是不能拖欠的；何況我是初到這里的人呢？如果因爲沒有錢可以付清房費，旅館不許我出來，我就在裏面再住了幾

天，那末我不是負了更大的債款嗎？啊！旅館的主人如果能夠因我抗不付錢而把我送入警署，我倒也可以不愁沒有寄宿的地方了。啊！徑三！難道我當真要實行我最後的決定了嗎？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設想呢？

事實竟然又出於我這層出不窮的理想之外，我當時擬好了的許多計策，竟一一的被我自己駁破，就是最後的決定也沒有實行。啊！徑三！我回想當日脫險的情形，至死也要覺得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污點啊！啊！任教地球有破裂的一日，我那奇異而不可磨滅的羞辱，至終還要保存着不容洗雪！就是今日我在這張信內向你懺悔，徑三！我誠恐我懺悔不了我的罪惡呢！

次日起來以後，恐怖的微菌佈滿了我的全體。層層迭起的思潮和昨夜一樣的在腦裏迴旋。絞枯了我的腦髓也想不到一條完滿的解決法。眼看着梳妝臺上的鏡子，瞧見了我眼眶的下面，微微的有些浮腫起來。口內像含着黃連似的覺得難過。當茶房送臉水進來時，過敏的神經覺得那茶房露出輕蔑的臉色，似乎他已經知道我心內在躊躇的事情。我一面在洗臉一面看他替我摺被，我好像受了上帝的啓示一樣的已經想出了解決的方法了。啊！徑

「三」霎時救急的計畫，便留下了我一生洗滌不了的敗德啊！徑三！我到現在纔相信金錢制度真是萬惡的根源了！當那茶房走出去以後，我悄悄的掩上了房門，緊緊的把牠拴好。啊！我開始作起犯罪的事了！我把布包裹面的衣服，悉數的穿上了身上，再把放在床上的一對枕頭包入了那方布內，依舊放在桌上當作我的布包。便開了門出去，又囑咐茶房叫他好好的看管我那布包，顯出我不是逃走而是要重來的樣子。徑三！我就這樣蒙住了別人的眼目偷逃出來了！

我趁着騙了人家的得意對着湖山高笑了幾聲。我只拋棄了一個布包騙來一頓酒飯，騙來了一夜安穩的住宿，我的急智比別人高出了幾倍，深深的自引以為幸。徑三！我不知那時的廉恥已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難道我幾年來所受的教育只造成了一個騙人的人格嗎？自幸的思想漸漸被慚愧的思想遮蓋住了。感情和理智到現在還爲着那件事情在我的心中交戰。自責的心還不及自己寬慰的心來得強盛。我想無論誰到了我這樣窮困的境地總會做得出我這樣合乎情理的事情。徑三！若是我有好好的職業叫我去服務，我何至於這般無賴呢？

我從那天到今，深恐我的形跡被旅館中的人看到，便消聲匿跡的隱在西湖的山裏不敢出去。在一天的清晨我無意中走到岳墳的前面看張貼着的報紙。啊！我那天所作的事竟然在報紙上面的新聞中用我的假名登出來了。那個專門尋人短處的記者還在小評裏面說了幾句教訓式的諷刺話。他說我這種舉動沒有人格；他說我在職業項填上了流浪二字。顯然是一個流氓；他說我就是沒有錢也應該好好的向旅館主人去說明，不該這樣騙神騙鬼；他又說像我這樣擾亂社會秩序的人應該受警署的干涉。啊！徑三！我想那記者若是他自己也沒有錢的時候，斷乎不肯說出這樣輕如浮雲的話的。徑三！我想那記者如果留心社會的秩序，如果有誠意去研究社會問題，他也不會說出這樣似通非通的話的。啊！失業的人雖不能得到一般人的憐憫和同情；但是負有指導社會的責任的新聞記者却也不應該這樣輕嘴薄唇的指責別人的呀！

在上海若是煩悶起來的時候，老是說上海沒有高山曠野供我去高歌長嘯；不想現在在這樣秀麗的西子湖頭，也和在喧囂的上海市中一樣的令人感到不快。我每天在枯樹下憑弔那紛飛的落葉，這些充滿詩意的地方卻一絲也減不了我滿腔的悲懷，有時竟會引動

了我使我悽然的墮淚。其實像我這樣窮困的人，只有煩悶是我良伴，快樂不過是不可企及的幻想吧了。

西湖終究是和我理想中的西湖一樣的幻美——也許你以為我的前後矛盾的說話是表示我的心理已經陷入了二重人格的狀態——露宿在西湖的山上終究比上海的衙堂門口是有兩種不同的情形。若是說一個比喻，我以為西湖的露宿是和咀嚼着桂子一樣的有一股清香的氣味；而上海的衙堂門口却如咀嚼着腐爛了的柿子一樣的惹人口臭。我在杭州除那夜住過旅館以外，天天都是一樣的在各處亭中寄宿着。那是三天前的事了。我在小館子裏面吃了一碗陽春麵和幾隻包子出來，欲圓未圓的月亮寂沈沈的照在路上，幾顆疎星像女子的黑眼睛一般的在青碧的天空中隱現着。我走過了岳墳一直跑到了葛嶺的山脚，習習的西風從背後把我二寸多長的亂髮吹得搖搖欲墜。道旁的樹影淒清的在月下和電燈光下婆婆的舞着，使我在靜夜中覺得有無限的陰森森的鬼氣。口中在念着不入腔調的長生殿裏面補恨的幾節曲子，一面足不停留的向嶺上走去，驟然的有一種幽咽的聲音把我的靈魂捉去了。我疑心那種幽咽的聲音是風掃敗葉的聲音，或是山中的女鬼在

月下發出悲嘆的嘯氣。那聲音的微妙直和在月下飄忽着的游絲一樣的輕盈。徑三，我當時和受了催眠一樣的失去了一切的知覺。我忘却了我平日所嘗過的痛苦，我忘却了我失業以後所感受着的飢餓的情形，我忘却了我的身體是這般污穢的身體，我忘却了那淒清的月色，那婆婆的樹影。啊！徑三！我那時覺得全宇宙都瀰滿那幽咽而微妙的聲音了，我覺得那一丸生鐵似的月亮在含笑着，金剛鑽一般的疎星也跳舞起來了。

我追逐着那幽咽的聲音向前尋去，聲音愈聽得清楚愈加沁入了我的心靈。若是我的知覺不是被他奪去，我那時定要大笑或是狂哭起來了。最後我在墳前尋到了一個頭髮和我一樣鬆鬆，衣衫一樣襤褸的男子坐在那邊吹着洞簫。啊！徑三！我不想在這種地方竟然尋到和我同調的人。當我走進了墳堂，嗚咽的簫聲劃然停住了。那人睜圓着兩眼釘視在我的身上，我真如僱租客一般的敗人詩興了！他和我默然地相視了十幾分鐘，又撫弄了一回洞簫，然後和我交談起來。他知道我是一個落魄的文人，知道我失了職業在外過着流浪的生活，便深深的爲我嘆了一口悲酸的苦氣。後來他和我說話說得漸漸投機起來了，他便伴着我一同走上了初陽台去度夜。我告訴他我這幾年飄泊的情形，他也把他半生的悲苦向我

細說啊！徑三！那晚上可算我平生和不相識的人暢談肺腑的第一次了。他的故鄉離開了杭州有三千多里的路程，他家中只留着白髮婆婆的祖母，他離開他的祖母的原因是受了鄉間的父老的驅逐。他有一個年青的堂分的姑母，和他發生了不可分解的愛情；這種逆倫的舉動震動了全村的社會，萬口一聲的把他驅逐了出來；他的姑母呢已被她自己的父母逼迫着自盡了。她在她的墳前哭暈了幾次以後，便永遠沒有回到故鄉去過一次。他這樣含淚的向我述說他悲慘的往事，竟然使我忘却了自己不幸的境遇，爲他這樣不幸的往事流起淚來了。啊！人類真是命運的囚徒呀！

白晝在山間徘徊着，夜間在古亭中寄宿着，我這樣的生活真簡單極了。啊！徑三！若說起我心內起伏不定的狂潮來，恐怕在這簡單的生活之下，心理的變化比平時還要利害得幾倍。大凡一個喜歡胡思亂想的人在沒有事情可做的時候，他的思想的確是要格外紊亂，格外紛歧的。每當我撚草弄葉，對月長嘯時，我總要顧影自憐起來。啊！徑三！我不知像我這樣的人沒有職業可就，究竟還是社會的罪惡，還是我自己的學問不好而應得的結果？

我現在要怨恨我那懦弱無能的父母了。我的父親自己已受了高等教育的恩賜弄到

沒有職業可就，更不該把他的兒子也同樣的送進了斷送前途的牢獄中去。啊！我那柔弱而受盡人間的侮辱的母親，也不應該看見自己的兒子走上了絕路而不去指導啊！徑三！假使我在幼年的時候就被送進商店去做學徒，至少我的衣食我自己能夠圖謀得過了！我的一位比我年長一歲的堂兄，他在早六七年以前就在店中出了師（註）現在已經自己在振家立業了。還有我幼年時代的同伴，他們在作工的作工，務農的務農，沒有一個像我這樣不三不四的在外面過着飄流的生活的。我又恨我自己幼年時候的智識竟然這般蒙昧，我在小學畢業時若能決意去改變了我的職業，溺愛我的父母未必能決然的拒絕了我的請求。啊！徑三！身上穿着的一件長袍，真成了深鎖着我的鐵鍊了！我的沒有職業可就，真是受了裝滿腦袋中的智識的害處呀！啊！現在的學校真是養成無業的游民的唯一地方了；除去剝奪我們作事的能力以外，再也沒有別的用處了！徑三！我深願有人能夠從我的腦裏取去了不可穿不可食的智識，但是怎能辦到呢？

一年來對於異性的要求已和止水一般的甯靜了，今天忽然異想天開的又渴求着一個女子的愛情來調和我的生活；這大概是受了昨夜的夢兒的欺誑了。我昨夜睡在孤山上

面的亭內，彷彿一個年青的女人走我的旁邊經過，我輕輕把她的衣角一掣，她不僅不來罵我這種舉動的無賴，而且盈盈的向我嫣然一笑；素來沒有接近過女性的我，這嫣然的一笑真像鈎取了我飄蕩不定的靈魂。我便俄虎似的抱住了她在連連的接吻啊！徑三！雖然是夢中的幻影，至少也是我這永遠享受不到女子的愛情的人一生中最愜意的事呀！我今天在追想着昨夜的夢境，恨不能把我畢生的境遇都化得和昨夜的夢中那樣美滿。只須有一個女人能夠真心真意的憐惜我，就叫我即時死在她的前面我也甘心。可是徑三！世界上一切的愛和美都建築在金錢的上面的，雙眼專注視在錢孔裏面的女人，那里會有人能破例的愛我呢！徑三！托爾斯泰雖然臉孔生得比我漂亮不了多少，他家中却有無數的金錢供他使用，所以他能夠找到了那個爲他的戰爭與和平重抄七次都不厭煩的夫人。我呢，不用人家去估量我的家財，只是一看我身上穿着的這套衣服便要將我屏出愛神的門外了。我看見許多少女走過我的身邊時，她們總要現出使我覺得自慚形穢的臉色。啊！徑三！若是我是一個化學家，我定要發明一種藥品，一蘸在婦人們的臉上美貌就變成和獼猴一樣的醜陋。我又想今天我的身邊若有一張五元錢的鈔票，我定要趕到大世界中去享樂了一回；或者在

裏面我找到了一個把鳩形鵝面藏在紅脂白粉中間的妓女，雖然談不到什麼愛情不愛情，肉體的快樂總儘夠我享受的了；縱然遍體發生了梅毒，比現在這樣追求不到的痛苦總好得多多的了。啊啊！我身上所有的是兩張大便時使用的草紙，難道可以當鈔票去嫖妓的嗎？若把我身上的灰塵寫作金沙，今夜也足夠供我去享樂而有餘了。

不知在什麼地方看過的一篇小說，篇中主人的地位和我現在的情形有點相像。那人也和我一樣的找求不到正當的職業，和我一樣的尋不到一個女人的真實的愛情；他便覺得非常感傷的樣子，每天的晚上必定到小館子裏面去喝一頓酒，酒醉了以後便到無人跡的地方去痛哭一次。後來因為向一個他見過幾次面的女子前面求愛，不幸他竟受了她白眼的報酬；他又寫好了一封誠懇而悲切的信給她，又被她標題着無賴少年的來信在報紙上面發表了，於是他的行為便成了衆矢之的，各報都不遺餘力的攻擊他。他受了各方的刺激竟成了瘋狂的少年；終於投在峻削的懸崖之下死了。啊！徑三！這種悲慘的事跡爲什麼是現代青年免避不了的呢？

蕭蕭的西風吹着庭前的枯木，樹上的黃葉在微弱的陽光中弔下了幾片慘淡的影子。

天空幾朵薄薄的浮雲在漫無目的的飄流着。蒼天的影子投映在微波蕩漾的湖面露出勻稱的縐紋。白公堤的上面有幾乘來往的車子在那邊走着，令人疑心這疎曠的野景是一幅淡墨的古畫。若在萬花錦簇一般的春季，我知道一定有許多的風流雅士和如花的女人在湖中觀賞。那倒映着鱗紋一般的湖上也一定點綴着無數的小艇，絕不似現在這般和色衰了的婦人一樣的被人蠲棄；就是我在現在坐在這里寫信的庭前，也一定有三三五五的遊人在外面窺視着我。啊！若在那時我倒也可以餓狼一般的飽看了一回女子的肉體。徑三，我這倒運的人竟無時無刻不遇着倒運的事體，現在竟然連飽一飽眼福的最小限度都會像海市蜃樓般的可望而不可近。

光陰隨着南去的太陽一天短似一天，侵人的寒意也隨着漫漫的黑夜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柔弱的身體在這樣四面通風的古亭中寄宿着，怎樣能夠抵禦得過不可抵禦的寒氣呢？細說起來我真要仰頭痛哭了三年。啊！徑三！我每夜在未入睡之前，先將我身上所穿着的幾件衣服盡數卸了下來，赤條條的抱住了冰冷的石柱，啊！徑三！當我這樣抱住石柱時差不多把身體葬入了北冰洋的冰山之中一樣，身上循環着的血液也差不多在血管中凝結

起來，呼吸都已屏息得和死人一樣的了！經過了這樣的一回非人的工作之後，重復把衣服穿上，啊！這時我的身體真如覆蓋着兩重棉被一般的溫暖。啊！徑三！這樣非人的生活我已經過了五六天了！素來不盈握的手臂，現在已經只剩得一張紙般薄的皮膚包住幾根竹絲般的瘦骨了！在抱朴廬中那大鏡中窺見我自己的面孔，不信我的形狀真變得和鬼一般難看了！徑三！我現在纔相信人到了最貧窮的時候求生的念頭也愈切。啊啊！人生的真義難道當真如此的嗎？啊啊！……

袋中的二元大洋，一元已經被每天的幾碗陽春麵消磨完了。我希望你收到我這封信以後你能夠爲我設一個救急的方法。啊！徑三！這樣長篇累牘的信，若拿到郵局中去寄，至少要化了六分的郵票。啊！徑三！我今天晚上的飯錢又要被這封可惡的長信奪去了！雖然我有錢時我是會瞎化的，但是這整整的十二個銅元，對於現在這樣求乞無門而且不得不用最卑劣的手段去騙人的人，是具多大的神通和魔力的呀！……

（註）台俗學徒在店，三年期滿，謂之出師。

改嫁

許傑

新死了丈夫的啓清嫂，抱着她的惟一的女兒，坐在一間房裏哺乳。那間房子很幽暗，在從前，她是覺得很緊湊，很熱鬧的，現在却覺得很空虛，很冷漠了。她本來是不大修飾的，便是從前她丈夫在世的時候，也是亂髮蓬蓬，衣襟不整，托言有了孩子喫乳，便沒有功夫裝束的，何況現在又是新婦呢？

她把她膝上躺着的女兒換了一個方向，要她吸盡了一隻乳房的乳汁，再來吸着另一隻的乳汁。

她的女兒是瘦削得不像人樣了。面色是金黃的，頭上生着一頭的癩，癩瘡的膿漿結成的許多瘡痂，點綴在她的毛毯毯的黃毛中間，正像荒草叢中龍盤虎蹲的岩石。她的頭部細小得竟像一個棠梨，但她的眼睛却靈活得如一隻老鼠。她雖則剛滿了週歲，但她却很聰明；所以她母親很愛她。

啓清嫂把遼曠的室內看了一眼，覺得有一個可怕的暗影永遠在她的眼簾中搖晃。她

雖然在人前不肯說起寂寞，說起孤悽，說起這可怕的暗影，但在獨處的時候，心裏總是惘然。她每在無可奈何的命運與悲哀之下，便只有想法請她自己的心肝女兒來慰藉她。她把自己的乳頭從她女兒的口中抽出，兩手推動她的女兒，問：「小小奶（讀若儒）爸爸在那裏呢？」她的乖覺的小寶貝，便骨碌着她靈活的老鼠眼睛，向她母親的面上投射一些安慰的眼光。一手無意的向外一指，意思是說她的父親是在天上。

「爸爸在天天上上嗎？」

「上——上，」她的女兒不成聲的回答。

在從前，她父親病着的時候，她們問她「爸爸呢？」她總是用手平指的，於是她們使問她在「床床裏嗎？」她也是回答一聲不成聲的「床——床。」

「寶貝真聰明，爸爸在上上。」她把胸前的衣襟隨便一理，便把女兒抱在懷裏，自己立了起來。

她今年還只有十九歲，但已做了三年的人妻，與第二次的人母，而現在又是孤孀了。她是十六歲嫁給啓清的，那時啓清已有三十四歲了。啓清的前妻是癆病死了的，身體虛弱而

又時常出入床第的他，大概也有些傳染吧！啓清在日是時常呼腰酸，喊背痛；但他還很殷勤的給她做事。在去年小奶生產的時候，他已經瘦削得很難看，臉孔也幾乎黃得可以榨黃水了；但他還是爲她跑進跑出，翻湯倒水，捧桶捧鏟的。她要他不要這樣「用力」，恐怕做成病了，將來又要倒床；但他却偏偏硬着頭頸說：「不要緊！」誰知他便在那時病了，一直晴晴雨雨，總沒有復元的氣象。便是在病得厲害的時候，他還是爲她抱小奶。

她每想起她的丈夫來，便如自己的心肝被他人挖去；他雖則已留給她這一塊心肝寶貝肉，但這一塊太小的小寶貝，總不能填滿這一個絕大的空虛。她雖然在人前，還是裝強，說死了丈夫不要緊；但她總覺丈夫死了，實在是一個絕大的傷痕，使是她在十四歲那年，自己的兄弟死時，也沒有如此創裂心痛。

在無論何時，她常感到一種有話無處說的痛苦。就是這一點，她便覺得非常難受。她在平時，無論看到什麼，或是想起什麼時，若是他當時沒有在旁，她便無意中有一種心情，說要告他知道。大概這一種思想之途徑已經走順了的；在現在她明知他是死了，但總是時時想起他。這一種心情的傾向，便是她想硬強，也是壓抑不住的。

家裏的情形，在她的眼中看來，簡直是討厭。姑娘總是婆婆親生的骨肉，她們總可以黏貼攏來；而她却是外人了。

在幾日以前，婆婆曾對她商量過——說是商量，實在就是暗示，或是「勸嫁」來得確切。婆婆問她怎樣處置，說她年紀還是這麼輕，又沒有一男半子，現在懷中雖然有一個女兒，但女兒還是這麼幼小，就是費盡心機把她養得大了，將來還不是張姓人物，還是嫁給別家的東西。她說她手中捧着的小東西若是個男孩子呢，那末張姓的香火，還可以不絕，便是做娘的，在年青時守了寡，把他養育成人——現在苦了幾年之後，將來兒子大了，還可以過老，還可以享幾年的兒孫福——總算還有一點希望。只是現在——

「大嫂，你自己總很明白，你還年輕，——這是我短命的啓清害了你的（她的乾痛的眼眶裏竟然淌下淚來了）我年紀這麼老了，我能說什麼話——實在我也沒有法子，你是個聰明人，你請自己想想看——你以後享福的日子正長，我們再不能耽誤你——！你想還是——你自己心裏怎樣——」

那時她只含着眼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心裏這樣想着，「啓清死了只有這麼幾日，

她們就不認我是張姓人了嗎？——論你們這種良心，我無論如何，也不給你守寡，你又沒有幾百萬的家當，我難道在這裏餓死嗎？我當然是要走的。——只是死鬼啓清啊！（她的心裏也酸得厲害，眼淚便如湧泉了。）我到有些忘記不了你。「她平素總想裝硬心腸，但終於流出眼淚來。」

「本來，」婆婆又接下去說，「啓清還是熱燙燙的，他的口氣還是剛才跌下去，我不能說這話——可憐我這樣老的年紀！我不知前世作下多少罪孽，要我這麼老的人來送兒子的終——現在還要看着全家分散——大概我的日子也不長久了。」

「你要我送你的終嗎？」她心裏想，滿面流着眼淚，只是說不出口，「這也不難，只是你還有你自己親生的女兒，你恐怕不喜歡我吧？我再服侍你幾年，等你歸山後再嫁人也不算遲，只是我有些怕着姑娘呢！她現在是好福命，有丈夫，有兒女。」她的心腸畢竟還是軟弱得
很的。

「天地老爺，一定是弄錯了的，把我掉換了去，不是很好了嗎？」婆婆含着眼淚說。說後是一聲長嘆：「唉！」

「我也這樣想呢？」她想：「天地神明一定是無眼的。」於是她也用不同的情調，沉入長嘆聲中「咳！」

她們沉默在眼淚與悲嘆中很久很久之後，婆婆才立起來說：

「大嫂，你再仔細思量思量看，萬事總得隨大嫂的心願。」

「婆婆說得好，我是小輩，總得由婆婆作主。」她也立了起來。

那天晚上，她又在空牀上哭了一夜，她左思右想，除了一走，別無善策。她預先怨自己的命苦，以後又從自己怨到丈夫，怨到家裏的父母。最後，又怨來怨去，終於怨到自己。她想起她認識的幾個婦女的歷史來：譬如荷花塘的王表姑到了頭髮梅花白了嫁人，還不得雙雙到老，崔家橋的小川乃娘，連嫁了五個丈夫，還是獨守空房，自己掙錢養活。她覺得這許多人的惡命運，都匯集在她的身上。來日茫茫，不知將要如何結局，她愈想愈覺得前途的可怕。

她又想起婆婆對她的態度，似乎有點各異。而且她昨日對她的情形，又有些轉變了。從前的口氣，從前，啓新新死了的時候，她是說得何等的至誠，何等的誠懇！說從此以後，她倆將相依爲命的了。但是現在又轉了機，難道她真的怕耽誤了她的青春罷！或者別有緣故呢？

第二天的下午，她果然在鄰舍女人的口中，聽到一些風聲。在村上的空氣，她似乎聽到一些謠傳。那是關於她的轉嫁的事情的，這一種謠傳，究竟是誰播造，她可不得而知，但對於昨天她婆婆對她說的一番說話，却不能說沒有關係。那謠言的意思，似乎說她自己很不安穩，很想改嫁。最初她的婆婆還不肯放她走，以後經過她姑娘的勸告，才決定了。

謠言雖是如此，但據鄰舍女人報告她的說話，實在的主使，乃是她的姑娘。她姑娘說她從前待她不好，現在她的親兄弟死了，她便不是她的嫂嫂，她便沒有權力再主持她兄弟的家政，來驕傲她，說她現在便是外人。

她細細推尋，她與姑娘實在無多少惡感。姑娘回家的時候，她還是對她客客氣氣的，只是當她是客。難道以客禮待她，便得罪了她嗎？大概是爲了婆婆藏着的一粒真珠罷！她想起來，這一粒真珠很大，非常之有寶光，有精彩，非常之可愛。姑娘是很激想這一粒真珠的；但她却在暗中教唆她的丈夫，教他叫母親不要把這粒傳家寶貝送給姊妹。大概她姑娘便爲了這粒真珠恨她，所以現在便想報復她罷！

但她回來後，也不露聲色。在家裏，也是照常的操作。

她因爲她的女兒發了一頭的癩瘡，似乎便沒有空閒的功夫可以騰出來料理家事。她女兒又不喜歡他人接手，在家庭的空氣中，似乎時常充滿了一種憎厭的，相排斥的情調。

她女兒頭上的癩瘡，許多人都說是「胎裏毒」。她想起「胎裏毒」的病原來，覺得實在也有些因果，心頭便燃燒起羞慚與熱忱之火。她現在是每每注視着她女兒的頭上，遐想她覺得這滿頭黃膿，滿頭瘡痂的女兒，在他人看來雖則十分討厭，而在她自己看來，却似乎反刻着許多痕跡，讓她深深的咀嚼着過去幾段生活中之甜美滋味。

她那天在自己的房中給女兒喫了兩袋乳汁以後，便想抱她出去到鄰舍人家去閒談一回，散散心悶。

當她走出她的房門時，她便聽見了她婆婆和一個男人在輕輕的說話，情形似乎是在商酌着一件緊要而且秘密的事體。她這幾日是有了戒心的，便一大半確定了，不是媒人定是「相親」來的男子。她剛想避開時，心裏又起了一個轉念，「我且仔細的看一看那男子究竟是什麼人罷！」他便偷偷的隱入門後。

「我和你一句話說完。」這是她婆婆的聲音。「依命分，我的啓清新死了，我那裏要她

就轉嫁呢？只是我們家裏又不是有錢人家，她遲早是要走的。不瞞你說，啓清的醫藥和喪事的費用，虧空下來的，正索得很凶。我不是把她——」下面的聲音轉輕了，她立在門後聽不清楚。

「話是不错的，我不曉得她自己情願不情願呢？」這是很熟的聲音，但她並沒有想到是她自己的父親。

「所以我要請老親家來商量呢？——便是她不願，也只有請你勸勸她。」

「啊！婆婆把我的父親也叫來了。」她隱在門後想：「且看他們怎樣商量呢？」

「我想要她先回轉到我家裏住幾日，我將吩咐她母親細細的體貼她——她們母女總能夠說得來些！」

「我總要她自己情願才好，——最好請親家姆體貼體貼她看，要到鄉下或是城裏，要怎樣的男子與人家才對？」

「這些那裏管得到呢？天下又不曾把城裏城外要討老婆的人都排在那邊讓我們去揀選的；——橫直是她的命，是天數。」

「我現在已經四處托人出去物色了呢？——昨日有人來說，說東門外有個人，年紀也同我啓清不相上下，家裏只有一位老母，從沒有娶過妻；人家到是很好的，只是不能出錢，——」

她懷中的女兒，因為站在那邊太久，便唔啞起來。她恐怕她們發覺她在門後偷聽，故意放大了聲音，鄭重着脚步，說是剛從房裏走出來的。

她走出門口，她父親便看見她了。

她裝出驚訝的情色，好像奇怪她父親什麼時候來的，怎麼她都不知道。「啊！爸爸！」她又回頭推動着她滿頭癩瘡的女兒，「小奶，外公呢？」她把女兒向外抱着，向着她的父親，好像教她的女兒這樣問，「外公幾時來的，外公？」

她父親看見這滿頭癩瘡的外甥女，心裏似乎不能引起什麼親暱的快感。但她的如老鼠一般的眼睛，却水滑滑的釘住她外公手中的烟酒（乾絲烟）盒。外公被她釘得奇怪起來了，便說「這小奶到很伶俐，兩隻眼睛像老鼠精呢！」

「很聰明呢！」她想在她父親面前顯一顯自己女兒的聰明，裝做平常一樣的問：「小

「奶，小寶貝！爸爸呢？」

她女兒機械的沒有動。

「爸爸呢！爸爸在上，告訴你外公喲！」她婆婆也注意到小孫女的身上來。

外公用自己手中的烟酒盒送到甥女的眼前搖晃，帶着笑臉問她：「爸爸呢，你爸爸呢？」

對外公說說看！」

她見這生人的面目有些可怕，而且聲音一步一步的逼近來，於是把流動的眼光凝住，把兩嘴角的筋肉扯下——扯成一個半圓形——連眼也扯得閉了，才「呱」的哭了起來。

「啊！陌生，陌生！外公陌生！」她把女兒抱在肩上，用手輕輕的在她背上拍着，身體在不住的搖擺。

「小寶貝，小心肝啊……嘎！乖乖不要哭啊……嘎！」慈母的心腸，便在慈母的聲音中流露出來。

看看女兒的哭聲漸漸低下去了。「爸爸幾時來的？」她抽空問她的父親。「母親弟弟都健嗎？」

「你母親要你到家裏去住幾天呢！」

「是母親喊我去的阿？」她開着口，好久沒有閉下來，等她父親的回答。

她父親有些愣住了。「你母親說恐怕你在這裏心裏難過，」她婆婆急急的給他解圍。
「要你連小奶帶去，去玩幾日，解解悶。」

「我不去，我在此心裏並不難過。我有我的小奶伴我，他死了也沒有什麼。」她雖然勉強的做出硬心腸的女子的聲口來，但一說到他，新死了的自己的丈夫——往日的恩愛，臥床的慘狀，死後的淒涼，便一概匯上心頭——心裏總不免有些悵悵，從心底裏湧起的一陣酸意，便在眼眶裏鑽動。但她還不肯露一絲軟弱的聲色在婆婆與父親面前，因為現在的他們，對於她的中間也沒有一種親切的感情維繫着。她覺得自己是太孤獨了，甚至於自己的親生的父親，也是同她隔離着遠遠的——她實在是太孤獨，太寂寞難堪了！想到這裏，她早在眼眶鑽動的酸淚，便跳了出來。

她曉得自己的眼淚忍不住要跳出來了，便順勢的向她女兒一親。「我有我的小寶貝呢。小寶貝！」

剛才收了淚痕的她的小女兒，還道她的母親和她開玩笑，在她的胸頭格支，她便「阿哈哈」的笑起來。

這真使她的心頭覺得異樣的難受呢！她勉強的說「啊！笑了，笑了！哈哈！」在這一種笑聲中，她盡力的把自己心頭的哀火埋葬了。

「你把小奶給我，你去燒點心去。」婆婆對她說。「外公還沒有喫過一杯茶呢！」

「小奶要娘娘（祖母）抱抱，媽去燒茶茶給外公喫。」她把女兒送到婆婆的身邊。婆婆伸手去抱時，乖覺的女兒，又回頭抓住她母親的衣裳。

「沒有人喜歡抱你呢，你這小癩頭，還要作俏。」

小奶終於被她的祖母接去。她伏在祖母懷中，似乎想哭，但又沒有哭出來。她便匆匆的走入竈下去。

「倘使把這小東西也帶走，人家會不喜歡的呢！」外公輕輕的說，仍舊繼續談論着她的改嫁的事情。「誰歡喜要這樣累贅的東西呢，討老婆的人。」

「只好貼幾塊錢，等她帶大了幾年領還——現在又斷不了乳。」

「隨便的人，恐怕就不要了呢！許多人是不喜歡小孩兒的。」

「真的沒有法子的時候，只有讓我老苦，小奶留在家裏給我。」

門外走入一位中年婦人，紅光滿面，含着不自然的慣於在人前獻殷勤的欣笑，向他們點頭。

她叫妙香姊，雖然她的兒子也很大了，但從沒有人稱她做「大姆」或「嬉嬉」的。她認識的人很多，真是路路通，人家叫她叫「天下嬉網」。她的身邊，時常有許多青年男女的「八字」；關於婚事上的事體，若是和她商量，沒有不使人滿意的。

她因為東門外那一家有一些不合啓清乃娘的意，所以現在又來說起一家人家。她們見她進來，笑着請她坐。她開口就說：

「你說那家不好，我現在又給你找得一家很好的人家呢！」她用一種很能夠體會他人意旨的眼光在他們的身上週轉着，表明自己本領之高強。

「南鄉柳江岸，很有名的富戶，——田有一百多畝，一隻水牛，一個長年（傭工），無心無弟，只有一個六十歲的老人，底下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真是像一家人家。只是幾個

月以前把他的『內當家』走了，家內無人經營，所以急急要找一個賢慧的人操家。他又是『二婚郎』，又不要娶你錢，只要『人』好。我想你的大嫂是最好也沒有了！

「數目說過沒有呢？」婆婆只是注意到這一方面，無意的搖着身體，拍着懷中的孫女問。

「早啦！現在『人』還沒有看對，那裏便可以說數目呢？不過一定會出大價的——他說，只要『人』好，錢多幾個不要緊。」

「有五個小孩兒到討厭呢！」她父親想到這一層，便有些沉吟起來了。「要做五個孩子的後母，到有些不容易的！」

「你說那個最大的女兒有幾歲了？」婆婆問。

「十七歲，下半年就要做新婦呢！」

啓清嫂捧着一個木盆，盆上放着兩碗米麵。她們見她走來，都把話頭縮住。

妙香姊的職業，啓清嫂是曉得的；她看見妙香姊坐在他們中間密談，心裏便嘆一驚。雖然她早已明白她們是在議她的改嫁的事情的，但總覺得妙香姊的可怕——好像她自己

的命運，完全要被她所支配似的。

她盆裏放着的兩碗麵，本來是預算着一碗給父親，一碗給婆婆的。現在見妙香姊在座，便有些遲疑了。她婆婆看見如此態度，心裏早明白了七八分，便說：

「妙香姊請喫一點便點心。」她一面又用眼色暗示給她的媳婦，要她捧給妙香姊。

啓清嫂把木盆放在桌上，原來兩碗米麵是不均齊的。她把滿點的一碗捧給她父親，那留下來的淺點的一碗，說是要給客人喫，似乎便有些難爲情。

「我不要喫，」妙香姊推辭着：「我剛喫了酒來呢！」她指着自已紅暈而有醉意的臉，「看我的臉！——我是不要喫了。」她似乎有什麼觸動了她的心機，她的慣常的如藏在舌下的說話，便滔滔汨汨，牽藤帶葉的來了。「吳家青萍兄真客氣呢！今天在路上碰到他便叫我到家裏去坐；他夫人也好，當即就泡一碗糖霜茶出來，青萍兄自己去拿酒，他說酒是自己做的，要我多喫些。我說，「我不會喫酒的，」他笑着說，「不會喫酒，不能做媒；——俗語說，「做媒不成，喫酒千瓶，」做媒便是貪口酒，別的還有什麼呢？」他一定要我喫酒，——他真是好人，他說他要我給他的兒子留心着一個聰聰明明的媳婦——」

「你喫喲！不好喫也喫一點喲！」婆婆催着她。

小奶本來在她祖母懷中，已覺得非常不舒服的；現在見到她的母親來，便倒掛過去，要她母親抱。

妙香姊把一口麵送到嘴邊了，還講着她的「媒經」。在她的語意以外，似乎是暗示她們待她欠客氣，欠優禮似的。

小奶見着他們喫東西，如老鼠一般的眼睛，便釘住不肯轉睛。

「婆婆，你自己到竈下去拿罷！」她覺得婆婆沒得喫是很難爲情的小奶看着他們喫麵。她母親從小奶的身上，想到妙香姊的可惡。她想，若是妙香姊不來，這一碗麵是婆婆喫的，而婆婆呢，却能夠一口一口的喂給小奶喫。

小奶看見人家沒有給她喫，似乎便要哭出來。

妙香姊說：「滿漂緻的女兒，爲什麼要生癩頭瘡呢？這是『胎裏毒』吧——將來不要弄癩頭了，我給她找個好子丈（丈夫）來——」

啓清嫂聽到「胎裏毒」這一個名詞，時常引起一種異樣的心情。好像自己的祕密，被

人家發覺了似的；是羞慚，是喜悅，是悲哀，於是造成一種不可言說的悵悵。

「你現在給她找一家人家來哪！我帶她不大，我欲把她給人家帶去做小媳婦。」

「你會捨得了，拋棄她？啓清嫂！」

「我自己的鑊竈也築在我的脚肚上的。我的命運還是半天裏的斷線紙鷂，不知倒東倒西呢！」

她本來想向妙香姊說幾句半諷半刺的說話，所以很引用了許多成語，却不料自己心中的渣滓太多了，感情那麼脆薄，在不知不覺中帶出許多悲哀的分子，使自己也覺得泫然！

「真的，我們母女，終須要分散的，你把我好一點的，只要能夠愛小孩子的，能夠當自己親生一樣看待的人家找一家來，便好了。」

「你倘使說老實話，我自然給你留心。」她把一根米麵盤在箸頭上面，送到小奶的嘴邊。「你的娘說要把你嫁人了呢？——噢這口麵罷！」

啓清嫂的父親已經喫完了點心。他把嘴吧一摸，立了起來，抽出烟酒筒打開了烟酒盒，——在盒內撮出一球的烟絲，押在烟絲筒的銅斗上，便往竈下去點火。

「啓清嫂！他們都沒有在這裏，我對你說。」妙香姊做出一種貼心的情形，輕輕的說：「你自己的大把要把定呢！——女兒不帶自己身輕些帶住，總覺得放心，眼看得自己的一塊肉，讓她狼戾，總不忍相。關於金錢衣物等重要東西，也該自己檢點檢點。」

啓清嫂雖則到處裝強，但是，若有人用柔和而切貼的言辭，去打動她心坎中蘊藏着的哀感，她立刻便會軟化了的。

「我還有什麼大把，『死鬼』去了以後，我的魂，我的福，一半也被他帶到閻羅王那邊去了。」

往竈下點烟火的老人，已經口裏噴着青烟，走了出來。看來，好像他在竈下又說了什麼祕密話。雖然從他口中吐出來的乳白的烟，迷茫的把他的面色籠住，但總掩不了這種情色。婆婆也在後面跟出來了，一聲不響的，看着她的親家，向他遞眼色，而他呢，也似乎在推讓，要她先提議。

婆婆似乎想說了，看看她媳婦，又停了下去。啓清嫂是會意了一大半了，她想，索性裝做不曉得一樣，看他們怎樣，便把頭低下去。

「我有一句對你說呢！大嫂！」婆婆終於開口了。「你的父親，老親家，也在這裏；我想，在我家裏總不能久長，想要叫妙香姊給你找一家相當的人家。前幾日我已經對你說起過了。這是你終身大事，下半生世的幸福攸關，你應該自己出個主意。」

「你母親也這樣說，她說你的年紀又不老，不用像有錢人家的『書務』，（書迷之意）說三年靈守滿，或是終身守着——你自己心意如何？」——她父親插說。

「你倘使有什麼意見，可以對我們說。現在妙香姊也在此地。她說她能盡心的給你擇一家好人家。我們橫直瞞不了的，妙香姊！剛才你說的南鄉那家人家，重新說說看——」

「我想有前頭的兒女，是不大好的，雖然他家裏有家私。」她父親的說話，他的語意中，是含有從他老人的經歷中所得來的教訓，說做後母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勸她們不要看重他有錢，要他女兒去受罪。

「還有一層，我沒有問你們。」妙香姊說：「小奶要不要給她娘帶着走的——」

他們還沒有回答，啓清嫂便插着說：「我不要帶，她是姓張的人生的，交還張姓人。」實在，啓清嫂是沒有多大本領（智能）的，她的對話也不十分有來路，時常要跳去行港之外。

她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不出於本心的；她因為他們要把她嫁了，所以發這一種議論。「不然就是娘也做新婦，女兒也做媳婦。」一種打趣的言辭，本來是想硬着心腸取樂，但終於禁不住覺到一種悵惘，覺得茫然。

她們見她這種情形，反是不敢多話。

她想覺得自己格外悲哀起來，連知心都沒有了，相知的話也無從說；並且以後不知怎樣結局，未來的新丈夫不知如何人；自己的不好的命運——荷花塘的王表姑，崔家橋的小川乃娘的命運，又浮現上心頭；她「啞」然的哭了出來：「啊！……啊！……我不嫁，我死也要死在張家啊！……啊！小奶乃爸！……」

她懷中的女兒見母親哭了，也呱呱地哭起來，好像恐怕她的母親太孤單，太寂寞，所以她來陪伴她似的。

她抱着女兒，走到她丈夫的靈座前面，隻手抓住「木主」，碎碎的只是在臺上猛敲。

「死鬼啓清吓！你害了我——涎人笑！」

落霞

周全平

自從氣溫常常升到九十度的限外以後，亭子樓頂上的一只小小的見方的晒台便成爲合宅人晚飯後的競爭地。實在這狹隘的兩上兩下的市房的天井太小，而天井的牆又太高了，樓上的幾間房子不要想能吹着半絲風；樓上又因爲屋頂太薄，沒有氣室的緣故，太陽的威熱直透到房裏。白天是無可設法的，祇好儘着他淌汗；但一到晚飯後，太陽沒了，涼風起了，家事完了，合宅的人便都想找一個清潔的風涼的地方乘乘涼，爽爽身體，好預備睡覺；於這個條件的地方，全宅中祇有這一個晒台了。可是晒台祇小小的一個，合宅的人却包括着不同姓的五家。喻家坐了，陳家便不好意思再擠上去；一則坐不下許多人，二則到底大家覺得不自在。所以誰家先上去，誰家便享福，餘下的四家祇得悶坐在自己的房裏拍拍的搖着大葵扇。

享福的次數照例是我家最多，唯一的原因是我家晚飯吃得最早，而我的吃飯又是最快。忍着熱，流着汗，匆匆的划乾了二碗開水泡冷飯，便掇了一只藤折椅向晒台上跑。水門

汀地坪上的餘熱還在，太陽已墜在西天的彩霞之下，大半的浮雲轉變着形狀和顏色，涼風拂拂的吹去了一天的熱悶。

晒台是預備晒晾衣服用的，八尺見方的水門汀台上，四圍樹着晾衣服的架子。晒臺的東北兩側是兩座低而平緩的屋披，南側夾着一個天井向着鄰家的高牆，祇有西方是惟一的可以遠眺的方向。脚下近外是一帶平房，三條矮屋夾着兩個天井，稍遠處是向南開窗的一帶樓房，建築得十分惡劣；更遠處是一幢洋風的大樓，洋樓更遠處，便是幾處屋尖和無盡的天邊了。

記得有一天，從午後忽然暴熱起來，坐在房裏時，恰如背後的壁上燃着煤爐一般，熱氣從背皮上滲入心裏，汗便從皮膚裏透到背上。用毛巾揩汗倒像是擠汗一般，越揩流得越多，漸漸整滴的大珠從皮膚的高處直溜下來，溜得皮上發癢。真難當極了，刻刻的去瞻望時鐘刻刻的盼望着五點三刻的吃晚飯時間到來，並不是肚餓，是因爲吃了晚飯便可以搶到晒台上去乘涼。

但五點未到，友人某君爲了一件要事來叫我出去了。汗流浹背的辦完了要事回來，已

經是六點又半。母親和妹妹坐在天井裏，晚飯已經擺好，就等我來同吃。我一見晚飯，我忽然想到：糟了，今天享不着涼福了！

熬着熱吃畢晚飯，上樓看時，陳家的母女兄弟已經把晒台擠滿。我說不出的苦，天氣又熱，加之又跑了路，房裏是再也坐不住，打了幾個迴旋，終於拿了葵扇走到大門外面。

我家租的是新造的房子，門面會照道路的章程縮進了八尺。一段狹街中突然生出一塊空地，當然是十分奪目的。所以在平時，曾做了就近人家的小便處和垃圾場，但自交了夏令，因為衛生的緣故，小便處和垃圾場已搬到斜對過的粉牆基上，新空地又成爲納涼俱樂部了。

我走到門外的時候，小小的空地上已湊齊了角色。由左排起時，先是一桌酒仙，白木桌上三色酒菜擺成了不正三角形，荷葉包裏的豬大腸，紙包裏的油炸黃豆，高脚碗裏的臭鹹魚。三位酒仙向南開口的各佔了一面，北面靠壁坐的是歪嘴木匠，蹺起了毛脚；東西兩面矮子裁縫和阿和尚對坐着。歪嘴木匠酒已喝有五六分，抹着黃鬍子，醉薰薰的和我招呼。

酒仙桌過來是好幾排椅子，阿菊娘，新嫂嫂，夷生，黃家姆姆，還有其他幾位貴賓參次坐。

着，葵扇風裏輕送着家常的密語。

女賓座右便是兒童遊戲隊了，四五個小孩子聚在壁角裏拍一個小皮球。他們拍得興高彩烈，似乎這火焰似的炎熱與他們不相干似的。拍的人聚精會神，旁立的也虎視眈眈的交互着兩手去撈抹額上的汗滴。

無所事的我也忘了炎熱似的立在戶檻上有味的看着他們。

忽然，旁立中的一個，把頭轉向着我，說道：「你今天怎樣不到晒台上去拉胡琴呢？」

他說得十分自然而懇切，因為纔拍過球，說的時候有些喘息，然而聲氣是十分清脆好聽的。

我出其不意的受了他的問，我不禁疑訝的把他看着，是十歲左右的男孩。面目長得十分清秀，五官完全端整而玲瓏，烏黑的眼珠和小巧的唇尖恰成爲適合的配偶，身材也顯得活潑，但是太瘦弱了；白紗的衫褲上，已補了兩處補釘，塗滿了汗漬和塵污。額上的汗不住的流着。

「你怎會曉得我會拉胡琴的呢？」我吃驚的帶呆的問他。

「我怎會聽得？你不是天天在晒台上拉胡琴，還唱歌的嗎？我天天洗了浴在天井裏乘涼時總歸看見你的。」小孩一副正經的面孔，像法官用證據質問犯人似的，認真的說。

「噢，你就是住在這房子後面的？」我想起了我在晒台上乘涼時，西鄰的天井裏常常也有許多小孩嬉戲着，可是一則我不注意，二則我的眼睛太近視，所以沒有看仔細他。然而我的躡腳的琴音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引起了此刻的交談。

「是的，我就住在靠牆邊的一間裏。我媽說那邊的房價貴，所以只好租一間。」程世金家租得多了，前面的屋一齊是他家兩——你的胡琴呢？你忘——」他沒會說完，另一個小孩拍他一下，告訴是輪着他拍了，他立刻停止了說話，跑去拾起了球，用心的拍起來。

我靜靜的，看着他的活潑的手法，我想着他方纔津津有味的向我的說話，他是全沒會沾染過一點成人的習氣，他的天真還未曾被禮貌束縛，那種使成人們吃驚的率真的態度，在小孩世界裏是完全平常的啊。

他一會拍完了，又走到我身旁，十分相熟地說過：「你怎麼不拿胡琴出來拉呢？」他的平談的提議使我發了窘。我已不是小孩了，我已是知道禮貌懂得顧忌的成人了，

要我立刻便拿胡琴到門口來拉，當着三位酒仙和許多女客面前拉，我實覺得是不可能。我窘了，我造了誑話騙他道：「我的胡琴今天壞了，所以我不能拉。」

「那麽修好了拿出來拉，好不好？」小孩完全真實的信了我。

「好的，好的，等我修好了一定拉給你聽。」我抱歉似的笑着說。

其餘的小孩大概好奇，也聚到我身旁來了。

一個赤膊的小孩便問我說：「你的胡琴拿出來看看！」

「去修了，」我依然撒着誑。

「他的哥哥也有一把胡琴呢，是拉着唱戲的。」一個較大的小孩指着一個頭上生着兩個大癩的小孩說。

「我家哥哥有二把呢。還有洋琴，笛……」生癩的小孩驕傲的說。

「我也有一只洋琴呢！」赤膊的小孩搶着說，「不相信，我拿來你看。」赤膊的小孩對着生癩的小孩悻悻的說。

「我有一管笛，還有千里鏡。」較大的小孩說。

「我有一把洋刀。」……

這樣，從我的胡琴變爲他們的玩具競賽會了，刀，琴，紙人，鉛筆，一齊得意揚揚的顯露出來了，但是那最初和我講話的白衣小孩現在反默默的一聲也不嚮。

「他是一樣也沒有的，他太窮了，他媽是替人家洗衣服的。」生癱的小孩把自己的富有的實物報告畢後，指着白衣小孩憐憫似的說，同時又向着他顯出哀矜的神氣。

本來便熱熱的白衣小孩現在更顯得慘澹了，汗珠依然流着，大紅的面頰漸泛蒼白，烏黑的眼珠浸潤在液體中了。

「善寶哭了！善寶哭了！」好幾個小孩同聲喊着，隨着這喊聲，善寶的眼淚比汗珠還密地流出了眼眶。

我心裏過不住的酸楚起來了。我連忙用許多話來岔開他們的嘲笑，後來我又想出法子來想騙住善寶的淚。

「善寶，我有好幾樣玩物在那裏，用不着了，停刻我出來送你。」

我的說話引出了許多小孩面上的驚奇，但善寶依然很慘的抽咽着。

我又窘了，默默的-looking 着他熱也忘去了。

天氣已漸漸昏暗下來，門前來了喊着頂刮刮十個一杯的賣冰淇淋者，立刻引聚了許多小孩，我身旁的許多小孩也去買吃了，祇有善寶一人還哽咽着，立在我身旁望着他們。

「讓我去拿玩物來，好不好？」

善寶的淚眼可愛的望着我，微微的點點頭。

我高興的跑到裏面，在箱子底裏翻出了從前剩下的幾個玩物，一個小木刀，皮人口琴，小籃。我興沖沖地也不顧母親笑我不怕熱，箱子蓋也不閉上便又跑了出來。善寶還呆呆的遙望着那羣吃頂刮刮冰淇淋的同伴。

我把玩物交給他，他很遲疑的，一件一件的看了，看了一層，便把來併在一隻手裏，淚眼含笑的望着我。

「你不吃冰淇淋嗎？好的，這種冰淇淋做得太好了，吃了容易生病，不吃是最好！」

「我也想吃。我沒有錢，媽媽不肯給我。」他出神的望着那冰淇淋桶，很委屈似的說。

「你要錢嗎？但是你拿錢去買這種冰淇淋吃，我便不給你。」我捏了幾個銅板在手裏，

警戒着他。

「一個銅板一杯的冰梅水好吃嗎？」

「也不好吃，這種東西都不好吃，還是買些水果吃好。」我把一把銅板放在他手裏。

「我明天買楊梅吃，黃金瓜也好，——程世家天天吃疍嘍水，吃綠豆湯，不是也不好吃嗎？」他緊緊握了銅板，起勁的說，眼睛依然不捨的望着那冰淇淋桶。

「是的，吃水果頂好，不然會吃出毛病來。」

天完全黑暗起來了，繁星燦爛着，吃冰淇淋的小孩也不來招呼，善寶便散去了。善寶也要別去了。

「謝謝你。」他兩手環抱在胸前，可愛的笑容顯在清秀的面上。

「不要謝，好好的回家吧！明天聽我拉胡琴。」我笑說着，我心裏充滿了歡喜。他笑着跳走了，我得意的立在門口目送着他。

第二天是照樣的熱不可當的熱天，鴿棚式的市房中的人們對於這種暴烈的炎熱是全然無可抵抗的。小黑狗躺在陰所，張着嘴，伸出了長舌，不息的喘息。主人們也躺在自以為

風涼的地方，有的夢見水晶宮，有的翻閱着消夏閒話，有的無可奈何的頭腦昏痛，同時都下意識的搖着葵扇，時輕時重地拍着胸脯或大腿。蚊虫在門角裏，椅子下嗡嗡的嚷，蒼蠅在汗濕的皮膚上發癢的爬。據說外面已發生時症，馬家老太也已熱得發了一場急痧，不由大家的心裏都有點害怕。冷茶也不敢吃了，十滴水是早已預備在身旁的了。

啊啊，熱啲，好容易，總算把晚飯吃完了。昨天是被友人耽誤，今天是天打不饒。晒台上應該輪着我家享福了。用冷水匆匆擦過臉，便提了折椅，夾了胡琴，走上晒台。

晒台上一個人也沒有來，水門汀上的餘熱猶在。一天都是明亮的雲彩，雲彩的隙縫中顯出高遠明淨的蒼空。太陽是隱在雲彩之下，餘暉透射出來，把西天染成一片金黃。雲彩變幻着，馳逐着，映着金黃色的霞光，競放着綺麗的花紋。

涼風陣陣，吹得我遍身爽快。躺在藤折椅上，不覺得想要睡去了。

一陣緊促的蕭蕭的樹葉聲把我的注意力移到西鄰的平屋上。一株老朱籐幾乎爬滿了這向南的屋披。春間已看過他的花，嗅過他的香了，現在是剩着一片鮮綠的羽狀葉，風拂過時，籐葉一片片的飛舞，翻騰着，這株籐樹是盡我的目力在晒台周遭所找出的唯一的一

株植物，從前住在鄉村時候，綠蔭是小孩們在夏季游嬉時的仙鄉，但是都會裏，小孩們幾乎不會曉得綠蔭是什麼。朱藤樹的綠葉雖然繁茂，可惜是爬在屋面上的，天井裏祇有一株彎曲的老幹，倚在牆隅。

看到天井裏，我忽然想到昨夜纔和我作為朋友的善寶了。「怪不得天井裏常常晒滿一竹竿一竹竿的衣服！」我想到昨天生癩小孩的說話，我把向來對於鄰家的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瘦削婦人的一天到晚上的忙於晒晾的衣服的疑問打破了。

「她恐怕就是善寶的母親吧，那麼瘦削，簡直和她的兒子配成一對。她實在是太辛苦了，每天洗那麼多的衣裳！」我看着橫在屋簷上的竹筏似的密密的晾衣竹上的一件件的衣服，我便想起了我每天在牀上所聽聞的洗衣聲了。

我是住在晒台下的亭子間裏，我的牀恰巧舖在西窗之下，自從春天去後，因為熱悶的緣故，西窗便常常關着，每天早晨，大約是五六點鐘的時候，我總被一種單調的磨擦聲吵醒，那聲音是從西窗外傳來的，嘩嘩嘩，十分整齊而有力，這個明是板刷刷在布匹上的聲音。等到下樓梳洗過後，再回到亭子間裏時，洗衣的聲音聽不出了，從西窗望出時，一根根的

竹竿上飄蕩着帶濕的乾淨的各式衣服：粉紅的，雪青的，白的，藍的，大圓角的，直襟的，窄窄的小馬甲，鑲邊的白襯褲，一件件的從一個穿了破衣的，疲乏的，瘦弱的婦人的兩只黃瘦的水淋淋的手上展顯出來，在早晨的晴空裏，晚上有時上來得早，便可以看見她正在仔細的把竹竿上的晾乾了的衣服一件件的收取下來，污而且皺的現在都變爲整潔而且鮮豔的新衣。

每天每天的她晾起衣服，又收取下來，其間她便易得了她的，不，還有善寶的簡單的衣食住。她是如此辛勤，她所有的竹竿我看沒有一天休息過，便是雨天也仍要披着衣服躲在簷下。

「但是今天她爲什麼還不出來收取衣服呢！我望着冷清清的天井裏忽然的想，而且善寶他們也不看見——難道又到了門前去了？」

我想着，無聊的把胡琴拉起來，天井裏仍然冷清清的。

妹妹上來了，提了一只小竹凳。

「風涼啊！妹妹坐下了說。」

「大西風啊！」我點了點頭。

涼風習習的吹拂着，身上覺得滑潤。妹妹低頭看書，我隨意的拉着胡琴，眼望着西天的漸次黯淡的晚霞。

漸漸暮色懸掛在眼前了。遠處的洋樓的長窗中射出玫瑰色的燈光。隱隱傳來的市聲形成了黃昏的寂寥。

突然間，嘩噪的一聲從天井裏響了出來，像是打碎了一疊碗。接着，帶哭的，怪亂的尖銳的婦人聲音直聲的喊起來。喊的字眼非常模糊，但我一聽出時，突然便有一種恐怖的預感。我悄悄的停拉了胡琴，望妹妹時，她也正把書閣了在望我。

暮色漸漸的濃密起來，空中的色彩都漸變為灰色，祇向西的邊緣上還略有些霞光。西天的晚霞也更黯淡了，狹狹的一帶金線上，浮着紫色的雲團，青蓮色的，褐紅色的彩帶雜亂的糾纏着。逐漸猛烈的夜風吹拂着被天井裏傳出來的慘厲的喊聲震恐着的我。

這慘厲的喊聲顯然是從天井南側的平房的靠牆一間屋子裏發出來。一聲接着一聲，從惶急漸變為絕望，從帶哭竟變為號哭了。

「妹妹，你聽去像喊的是什麼人？」我覺得心裏恐怖的預感全然證實了，但還希望我聽出的並不確實。

「好像是喊瑞寶，又像是喊善寶。」妹妹悄然的回答。接着問道：「做甚這樣喊呢，難道誰病凶了？」

「恐怕是的——」

我無心詳細回答妹妹了。我的預感竟完全證實了。但我希望他祇是病凶。然而據我向來的經驗，這種慘厲的喊聲之後總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我倆惴惴的坐在晒台上，心裏有一種怛惻的情緒在動蕩。

漸漸的天井裏有人走動起來了，兩側的屋子裏也都放出了燈光。朦朧中看去時，似乎天井裏有鬼魔站着一般，竹竿上的淡色衣服在濃密的暮色中都扮出一付鬼臉。靠牆的一間屋子門前擠聚了好幾個人，昏黃的燈光照出了他們驚訝的神情。

慘厲的喊聲變爲正式的號哭了。

「死了，善寶死了！」我怛惻的想着時，鼻根忽然煽動起來，酸酸的儘想流淚。「昨夜還

好好的，怎麼到今夜已經死了呢？怕是另一個叫善寶的吧？——然而明明是靠牆的一間，明明是那洗衣婦的聲氣。——難道發了時症？吃了什麼不潔的東西了？」我想到這裏，背脊上突然烘的熱起了一條。我想到那頂刮刮的冰淇淋，想到那一把銅板……啊，我不敢想了。我殺了善寶！

妹妹慘然的望着天井裏，我也戰慄的望着。

那哭聲，世上最淒慘，最哀傷的哭聲，窮母親哭小兒子的哭聲，斷續的在那間小房裏響着，夾着絕望的訴說。

「善寶……春天你爹死……娘辛辛苦……盼望着你……善寶……拋下了……娘……死……善寶……善寶……」

一聲聲的直刺入我恐怖的心。我立刻想起春間的一個晚上，同樣的哭聲曾使我半夜未睡。我又想起了那洗衣婦從此便成了寡婦，一天的希望都留在兒子的身上。她想到她兒子的將來，一定洗衣服時的疲乏也不覺得了。但是現在呢……

啊，我再也想不下去了。我的眼光似乎透視到那間屋裏。我看見善寶瘦骨嶙峋的僵在

板牀上，昨夜的活潑可愛的神氣現在是祇有一色慘白。我看見那瘦骨嶙峋的母親伏在屍體的身上，絕望的淚濕透了兒子的殮衣……

啊，我再也想不下去了，我的淚也潛然地流着。

小屋子的門前鋪開了一束麥稈，哭聲裏誰把麥稈燃着了，熊熊的火光照澈了天井的一隅，如夕陽照紅了雲彩一般，一切圍住火光的都罩上一層閃亮的顏色。

漸漸火光滅了，天井裏又回復到原來的昏暗。麥稈夾隨着夜風捲舞空中，有幾片便飄落到我們身上，鼻管裏聞着一味焦臭。妹妹頹然的說：「我們下去吧！」

「好，下去吧。」我淡然的回答，悵望着霞光已褪盡了的黑暗的西天。

一九二五，七十一，上海。

——樓頭的煩囂——

姊嫁之夜

葉靈鳳

壁上的一座時鐘，機輪先啞啞地響了一陣後，隨着就破了空氣的沈寂，悠然鳴了兩下。在這暫時的響動消滅後，房中的深夜寂靜的空氣，立時又歸到原狀，祇有一盞昏黃的油燈，還在無言中繼續着牠的殘喘。這時的天氣正是惱人的豔陽時節，雖在夜間，在街市中的行人依然可以感得春風的沈醉，惟有這一間小屋，緊閉的窗櫺，却拒絕了春之嘯拂。

「呵，好奇怪！精神這樣疲憊，怎麼反不能夠成睡！」

二十一歲的舜華，睡在這間房內的一張木牀上，聽壁上的鐘聲敲了兩下後，便這樣地煩躁了起來。同榻的他的一位表叔，呼呼的聲息，和那一雙已黑污了的雙足自被底所蒸發出來的氣息，尤使他輾轉得益不安甯。

其實區區腳臭，在凡百滋味都受過了的舜華，並不是不能成睡的主因；他今晚所以這樣，實是在他的心中有些無形的東西作祟的原故。這種情形，與他三年前的一晚所經過的正復相同——那一晚，便是他哥哥結褵之夕。

他的精神今晚確是很疲憊了。今天是他雯姊的婚期，他以弟弟的資格，一早起便幫着在禮堂裏佈置，好容易待到四句鐘行過婚禮後，又忙着在酒館中作賓客的招待。他這一晚，是與他姊姊坐在一席的，座中除新婦新郎外，還有四位相伴新娘的她的同學，這四位女士都打扮得花團錦簇，如開屏的孔雀般，似是有意與新娘爭妍。感覺敏銳的舜華，雖是對於異性的滋味已有過很深刻的經驗。然在這萬物都萌動的春天，對了這當前的少女，眼看着一朵朵紅霞飛上了她們酡然的雙頰，和那紅灼的嘴唇接近酒杯時筋肉的顫動，都不覺感到一種苦悶。這分明是一種誘惑，是一種帶有閃避不脫的勢力的誘惑。他幾次立意垂下眼簾注視面前的雙箸，但是祇要兩秒鐘之後，他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飛上他所不敢看的東西上去了！

經驗是能與人以智慧的。他經過幾次這樣地失敗之後，忽然悟到這誘惑不過僅是誘惑，多看一眼決不會發生有實在性的罪惡，便索性儘情地看了。很奇怪，因為是婚筵，在各人的心中差不多都聯想到一件不好說出口的事情，但是各人又都想着要說，因此彼此便借了象徵的東西和暗示的話語來互相戲謔，以發洩自己的興奮。尤其是這幾位初感到春意

的少女，戲言諧笑，更像着了魔似的幾乎忘記同席尚有異性的他存在——這或者是她們故意如此。帶有幾分醉意的微朦星眸，表示拒絕時扭動的腰肢，白皙的手，嫣紅的腮，響咳的香息，都燦然並起，他如進了天花繽紛的禪室一般，心旌不住的搖搖。新娘本來也很風流，但是今晚好像是受了拘束或是感到一點別的事情，竟變得很莊重了。這一桌的人物，既成了今晚各席的重心，加之又都是些年歲相若的青年，所以一直鬧到其餘的賓客都走完了才散席。在舜華送了一對新人登車自己回到家中時，已快近十句鐘了。

今晚舜華所睡的地方，並不是他平日的臥室，他自己的臥室因為這次雯姊出閣，親戚來的太多，已經讓給別人住了。現在的一間是在他家的間壁，恰巧新近有人遷移了，正空着，所以他便臨時租借了下來。這雖是一間在上海人對於房子的判別中認為最好的前樓，但是講到佈置，與其說是簡略，不如爽快說是沒有一張架牀，一面方桌，合起檯上的油燈，壁上的時鐘，大小尙還不滿十件。如此大好一間房間，僅安下這樣幾件家具，雖說是有點疎空，然因為不過是暫居，且近日更有些別的事情，所以即是平日對於房中佈置很留意的舜華，到此亦任之不問。

他回到房中時，那位與他同榻已三日，彎腰曲背，迂腐騰騰的表叔，已一枕鼾然了。他在房中站了一會，一種初自熱鬧地方歸來，腦中尚不時翻現着適才的印象的情調，佔滿了他的心頭。他因為房中空氣太肅靜了，祇得又跑到間壁他們的賭博場中，作壁上觀戰，一直等到十二點鐘已過，一連幾個呵欠給了他一個疲倦的通告時，才又邁步歸來。

可惡春的天，似是在空氣中散下了麻醉劑般，使人到處都有點朦朧之感。他走進房來，即覺得昏悶惱人，便推開一扇窗子，然後才預備就寢。一日來奔走的困頓，使他頹然在牀沿坐下，他側了頭無精打采地正解衣紐，窗外的一角滿布了小星的湛藍色的天空，不期闖進了他的眼簾。就像從星光中飛下了一股中人欲醉的東西般，他才解了一半的衣紐便突然中止。因為他在暇時曾閱過一兩冊無聊文人寫情的文章，不覺受了影響，到此便脫口嘆道：

「呵！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終宵！」

一種愴惱的心情，驅使他狠狠地將窗子重行關上了，然後才卸衣就寢。表叔此時入睡已久了，祇有酒後咻咻的鼻息尙時時可聽。

上牀後才展開棉被，一陣沖人欲嘔的熱臭的氳氣便從被底發出。舜華雖已和他睡了

三天，而今晚似乎覺得是特別難受。同他睡在一頭去雖可以好些，但是舜華又不情願；他不僅沒有這種習慣，並且睡在一頭會聯想到一些別的事情，反益覺不便。他無法，祇得緊緊將眼睛閉上，但那裏能入睡！腳臭在他鼻端環繞，眼簾裏卻現出一隻肥白的纖手，挾了一雙牙箸，伸過來在自己面前的碗裏佈菜，袖管大了，從迎面望過去，正看見白絲邊的粉紅襯衫和一條線彎上去的手腕。

一點鐘早過了，慢慢兩點鐘又過，他依然未能成睡。眼中儘現出些修長的黛眉，豐潤的紅頰，笑時抖動的肩頭和偶爾現出的白牙！

「呵，真討厭！兩點鐘已過了，怎麼還不能入睡！」

舜華悶得不耐煩了，便在被裏用力將身體一翻。這一翻，竟將沈睡的表叔也驚動了；鼾聲暫息，竟說起嚶語來：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今夕是良衾，今夕是春宵，我要祝新郎……」

舜華聽了，又氣又覺得好笑。

「呵，可惜睡在我旁邊的是腳臭薰天的表叔，假若另易一位……」

「呵，已兩點了，遙想雯姊此時當已……」

這兩種離軌的意念不知怎樣，突然在舜華的心頭浮起。彷彿恐怕他的想念竟已實現似的，他連忙閃眼向旁邊看了一眼。旁邊仍然是一件黑布棉袍蓋在被上，一陣陣的腳臭緩緩地從被底發出。

他又想到他姊姊今晚的事。關於在結婚幕後躲着的秘密，他自己是早已窺破，他想姊姊或不致像他這樣，姊姊今晚或許小鹿怦怦，正不知怎樣是好哩……舜華才想到這裏，一股不知從那裏來的熱力流貫了他的全身，逼他不由自主地將側轉身子，將兩腿略略彎起。他受了苦惱，立刻又自責道：

「該死，該死！怎麼這樣無聊！姊姊出嫁與你有什麼相干，值得要你想到這些事？時候不早了，不如快點睡罷，快點睡罷。」

他勉強閉上雙目。

★

★

★

★

★

這是一座半圓形的禮堂。正中懸着一幅廣闊的紅幔，幔上綴了一雙金黃的喜字，從台

上望下去，一直到牆脚，黑壓壓地都是人頭，都是來參與今天這婚禮的嘉賓。但是在他的眼中並看不見一個人，他的目光，此時祇認識幔上兩個金光燦爛的喜字。電一般的目光，一直透過了喜字的背後，從這背後，他漸漸看出一對青年的男女，男的着一套黑色的禮服，女的則目頂至踵，都籠在霞光的蟬翼紗中。兩人漸漸走近了，伸開長臂，微笑着，互相擁抱了，女人血一般紅的雙唇，黏在男人的嘴上，在兩人旁邊，遠遠地又有個瘦白的青年，像嚴冬赤身立在風雪中般，不知何故，這青年戰慄得竟是這樣厲害，兩耳濃濃地冒出青煙，目中噴出了赤燄的烈火，一種炸裂的聲音，續續自胸部發出。他看見這兩人接吻後，雙眉一縷，即緩緩地自身邊抽出一柄……

「呵，新娘來了！」被這聲音一驚，他眼中幻覺立時消滅，回過頭來一看，他的姊姊果然來了。四個盛妝的姑娘攙扶着，穿一雙水紅的高跟鞋，走一步時，手中捧的花束和頭上的紗球都在巍巍的顫動。她才走上禮堂的階級，斜刺裏又有兩個青年將新郎擁出，他一看見，兩眼真噴出火來，要不是面前站的人太多，他簡直要跑上去撕裂她的披紗，將他的禮帽摔在地！

——啊，也罷！什麼事都已過了，我又何必再爭這一點？姊姊，今天祇要你用眼睛對我望一望，我便可以饒恕你一切……

他一人在下面這樣自言自語。

但是新娘今天突然莊嚴了起來，走上去時垂下了眼簾，什麼人也沒有望！

——呵，姊姊！言猶在耳，誓墨未乾，你竟負心了麼？你不是伏在我的胸前，哀求我不要自殺，說祇要此身長健何事不可作呢？你問我我是姊弟，你問我我是一姓，祇要奮鬥到底，什麼願望都可以成功，戀愛不應有一點的小顧忌，這不是你講的話，但是你現在怎這樣了呢？你會說與他訂婚並不要緊，祇要非正式結婚，於實質並無妨礙，堅持着不允同他訂婚，反使家裏人啓生疑竇，到必要時再聲請解除婚約，實不為遲，也並不礙事，這是你對我講的話。但是你今天怎跑到這裏來了？我赴校才一個月，你怎麼就突然改變？不是我昨天在報上看見趕回來時，我今天還在夢裏哩！你爲什麼好好地要棄我？你是鄙我無能？你是嫌我瘦弱？你還是怕受不住家庭和社會的攻擊？還是燦爛的黃金迷住了你的心？還是他一頂平頂的方帽眩昏了你的眼？你總該預先向我說出個原由來！你戲弄我不足惜，你怎對得住聖潔的愛情？二

字阿，愛情！——愛情被你踐踏，尙不要緊，我卻不允你踐踏你這件比愛情還可貴的東西！這兩瓣紅唇，這兩瓣讓我吮接過的紅唇，我怎麼也不能讓你踐踏！這是我！這是我親自在一個晚間送給我的，我豈可任你轉給他人！這上面有我的痕迹！這上面有我的悲哀，也有我的歡樂，我怎麼也不能讓他再靠近別人的唇上。我任你撕爛你的精神，我任你毀壞你其餘各部的肉體，祇有這一點地方，這是我，這是你親自送給我的。這已沒有你的主權，我怎麼也不能任你糟塌！你要想和他結婚，你就該割下你的嘴唇給我！你不把你這個屬於我的嘴唇給我，我是無論如何也不干休！

他瞪住眼睛，心裏說出這樣長的一篇話。可惜衆人此時都在注視台上的婚儀，沒有一個肯回過頭來看他；假若有人回頭看他時，一定可以看出他的臉比死人還慘白，他的眼睛比瘋狗還可怕！

這時台上的秩序，已經到新人交換印戒了。他看見姊姊從手上褪下指環交給新郎，他低頭望望自己的手指，一種嫉妬的憤火冒穿了他的腦門。他忍耐着用牙齒死咬住嘴唇，嘴唇已被他咬破了一條創裂。繼着又是來賓演說。有的說有情人終成眷屬，祝他們幸福無量；

有的祝他們早生貴子，爲國家培養一個有用的人才。他在時起的掌聲與哄然的歡笑中，聽了這些話，心裏更加憤怒。他想到早生貴子，他眼睛裏看見了一雙筋肉都緊張的赤體男女，女的側着臉，不住將兩瓣鮮紅的嘴唇在男人的嘴上接喋……他想起這種情狀，他的神經再也無力統馭了，他忍不住叫了一聲，立時覺得眼前一黑，天地都在旋轉，什麼都消失了！

在衆人的慌亂中，他又陡然清醒轉來。他想起適才所見的情狀，祇覺心裏一陣翻騰，咽喉作癢，忍不住哇地一聲，突然嘔出了一口鮮血。衆人忙將他仰起，他接着又吐出了幾口。此時新娘似乎已聽出這聲音是什麼人所發，臉色突然變白，但是始終沒有抬起眼來。他的父親自台上跑來問他怎樣，他祇閉目不語。昏昏然他被衆人移在禮堂旁室內辦事人睡的一張牀上，血雖略止了，祇是神志依然還錯亂。其時外面的秩序已經恢復了，掌聲與歡聲又繼續起來，他聽了心裏更劇烈作痛，想要站起，只是不能。過了些時，他神經漸漸平靜下去，倦態來了，不知在什麼時候，竟慢慢地睡去。

他一覺醒來，小室內已一燈熒然，外面寂然無聲，婚禮已散過多時了，他腦筋雖依然昏痛，但是身體已復了原狀。他聽聽外面已沒有人聲，知道婚禮已畢，不覺想到今天這嚴重的

一場，竟也忽忽過去，忍不住萬念俱灰，覺得什麼都消失了……

「呵，不行，我決不讓她過去！」他想這樣自己未免太懦弱了，不覺突然又發作了起來。「我若隱忍不言，她將以為我懦弱可欺，嫁後更要用的話來欺騙我了。不行！今天已是最後的一次機會了，我決不讓她過去，我要往旅館中，當着衆賓客的面前，當着兩家家長的面前，我要質問她對於我的負約！她既棄我，我雖不定要她執行她的信約，然我却要她親口取消她的信約。呵，不行！我今天若任她安穩地過去，到明朝便甚麼也沒有可提的價值了！」他想到這裏，突然翻身跳下牀來，穿上衣服就走，雖是兩腿軟綿無力他也不顧，雖是看門的攔着他叫，他不要出去受風，他更不顧。在外面找着了一輛車子，他叫車夫急馳向旅館去。

抵了旅館，他往二層樓上就走，上了樓，找着房間，他一直闖了進去，看見一對新人和兩家親長坐在一席，衆人正圍着鬧酒。他一見這盛妝的姊姊，想起以前的事，忍不住淚流滿面，嘶聲喊道：「呵，姊姊！你欺騙得我好啊！你怎輕輕地背了誓約？」新娘的纖手正舉了一滿杯的葡萄酒。一聽了他的聲音，渾身戰慄，噹的一聲，酒杯突然墮在地上，面色慘白，站起了反身就走。他的父親和其餘的人都楞住了，正不知何事。他見姊姊走了，跑上去便拉，新郎卻從旁

邊將他攔住，他一看見這面目，怒從心起，伸手抓住新郎的襯衣，咬緊牙齒，劈臉就……

★

★

★

★

★

「哎呀，舜華！舜華！甚麼事，甚麼事？」

在沈睡中的表叔，腿部突然被人猛烈地打了一拳，嚇的連忙坐起來用力將同睡的舜華推了幾下。

他被推醒了，睜開眼睛一看，自己正置在一頂破舊的夏布帳內，房裏充滿了火油燈的黃光，適才的景象都消滅了，不見旅館，也不見姊姊和一千人，祇是心頭跳得利害，口角還黏着涎沫。他知道是夢。

「甚麼事？」

「沒，沒什麼。哦！我夢見我捉着了一隻老鼠，我把他往地下一擲，不期竟打在你身上了！打痛了麼？」他不由的說起謊來。

「呀，原來如此，還好，沒有打着什麼。」

表叔說了，依然重行臥下。棉被一掀動，他又開始聞着了腳臭。

他不相信適才的事是在夢中，他也不相信現在是在醒着。他祇覺得好像初從黑暗的影戲場中，重走入了街市一般，腦中的印象與當前的實現都分不清楚。他怎麼也想不出他竟會作出了這樣地一個夢來。他今晚曾見了很多的少女，關於他姊姊的事他僅想過一點，他今晚不做一個旖旎的春夢，卻做了這樣地一個慘夢，實是他想不到之事。

這時已五點多鐘了，千金的春宵，看看已近天曉。他知道不能再入睡了，祇得將鼻子塞住，閉目養神。沙漠般荒涼的上海，住在這連青苔都沒有一點弄堂裏，在這天曉的一刻，休說聽不見雞鳴，即連犬吠也從未聽過；祇是牆頭上有兩隻懷春的貓兒正在嬌媚的呻喚。

十四年四月三十夜

——洪水一卷——

梅嶺之春

張資平

一

她的住宅——建在小崗上的屋有一種佳麗的眺望。小崗的下面是一地叢生着青草的牧場。牧場的東隅有一座很高的塔，太陽初昇時，投射在草場上的塔影很長而呈深藍色。塔的年代很古了，塔壁的色彩很蒼老，大部分的外皮受了長期的風化作用，剝落得凹凸不平，塔壁的下部滿貼着蒼苔。塔的周圍種着幾株梅樹，其間夾種着無數的桃樹。梅花固然早謝落了，桃樹也滿裝了淺青色的嫩葉。

朝曦暮雨和正午的炊烟替這寒村加添了不少的景色。村人的住宅都建在崗下，建在崗上的只有三兩家。她站在門前石砌上，幾乎可以俯瞰此村的全景。

村民都把他們的稻秧種下去了。崗下的幾層段丘都是水田，滿栽着綠蔭蔭的青秧。兩岸段丘間是一條小河流，流水和兩岸的青色相映襯，像一條銀帶蜿蜒的向前移動。對岸上層段丘上面也靠山的建立着一列農家。

村民的生活除耕種外就是採樵和牧畜了。農忙期內，男的和女的共同耕種和收穫。過了農忙期後，男的出去看牛或牧羊，女的跑到山裏去採樵。

她的母親一早就出去了，帶一把砍刀，一把手鏟，一條兩端削尖的竹槓和兩條麻索出去了。她的丈夫也牽着一頭黃牛過鄰村去了。她沒有生小孩子以前是要和她的母親——其實是她的婆婆——一同到山裏採樵去的。可憐她，還像小女兒般的她，前年冬——十六歲的那年冬，竟做了一個嬰孩的母親了。

「啞啞啊！我的寶貝睡喲！啞啞啊！我的乖乖睡喲！」她赤着足，露出一個乳房坐在門首的石砌上餵乳給她的孩子。

鄰村的景伯姆，肩卜擔着一把鋤頭走過她的門首。

「段妹兒，你的乖乖還沒斷奶麼？」她的生父姓段，村人都叫她做段妹子。

「早就想替他斷奶。但夜間睡醒時哭得怪可憐的，所以終沒斷成功。」

含着母親的乳房，快要睡的小孩兒聽見他媽媽和人說話，忙睜開圓眼睛，翻轉頭來望景伯姆。可愛的小孩兒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手指着景伯姆，「唉，呀呀！唉，呀呀！」的呼着。景伯

姆也跑了過來，用她的黑而粗的食指頭輕輕的向小孩兒的紅嫩的小頰上拍。

「乖乖！你這小乖乖！你看多會笑。乖乖幾歲了？」景伯姆半向她，半向她的小孩兒問。

「對了歲又過三個月了，景伯姆。」村裏稱嬰兒滿了一週年為「對了歲。」她笑着說了後，若有所悵觸，嘆了一口氣。「歲月真快過呀，景伯姆。我們不看小的這樣快的長大，那裏知道自己的老大。」

「這不是你們說的話，這是我們快入墓穴的人說的話！你們要享後福的，你要享這小乖乖的福的。」景伯姆一面說，一面擔着鋤頭向古塔那方面去。

「景伯姆，看田水去麼？我送你一程。」她抱着小孩子跟了來。小孩子更手舞足蹈的異常高興。

「是的，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我的稻秧不浸壞了麼。我想把堤口鋤開些，放水出去。」
「你太多錢了，買田買過隔村去。你們有錢人都是買苦吃的。」她且說且行，不覺的送景伯姆到塔後來了。她不敢再遠送，望景伯姆向崗下去了。小孩子還伸着手指着景伯姆，「唉的，唉的，」的叫着要跟去。

她翻轉頭來呆望着塔背的一株古梅出神，並不理小孩子在叫些什麼了。她呆呆的望着那株梅樹出了一回神，才半似自語，半似向小孩子的嘆了一口氣。

「怙兒——這還是你的爸爸取的名——怙兒，你去年春在這梅樹下和你的爸爸訣別，你還記得麼？你爸爸向你的小頰上吻了一吻就去了，你也記得麼？」她說了後，覺着雙目發熱。她還是癡癡的望那株梅樹。

對岸農家的鷄在高聲的啼，驚破了大自然的沉靜。遠遠的還聽見在山頂採樵的年輕女人在唱山歌：

「蓬辣灘頭水滿隄，迷娘山下草萋萋，暫時分手何珍重，豈謂雜鸞竟不歸。」

「共住梅江一水間，下灘容易上灘難，東風若肯如郎意，一日來時一日還。」

她們的歌聲異常的悲切，引起了她無限的追憶——刻骨的悲切的追憶。她望見崗下和隔河農家的炊煙，才懶懶的抱着小孩兒回去。

二

怙兒的來歷的祕密，不單她一個人知道，她的丈夫當然知道的，她的婆婆也有些知道，

爲了種種的原因，終不敢把這個祕密說穿。

她的乳名是保瑛。保瑛的父母都是多產系，她的父親生了她後僅滿一週年，又替她生了一個弟弟。她的父親是個老而且窮的秀才，從前也會設過蒙塾爲活，現在受着縣署教育局的先生們的壓迫，這碗飯再吃不成功了。像她的父親的家計是無僱傭乳母的可能。她的母親只好依着地方的慣例，把她送到這農村來作農家的童養媳了。

魏媽——保瑛的婆婆，是保瑛的母親的嫡堂姊姊，她的丈夫魏國璇算是村中數一數二的豪農。魏翁太吝嗇了，他的精力的耗費量終超過了補充量，他的兒子——保瑛的丈夫——生下來不足半年，他就棄他的妻子辭世了。丈夫死後的魏媽，很費力的把兒子泰安撫育至三週歲了。泰安斷了奶後，魏媽是很寂寞的，和保瑛的母親有姊妹的關係，聽見她要保瑛給人家做童養媳，所以不遠五六十里的山路崎嶇，跑到城裏去把保瑛抱了回來。在那時候才週歲的保瑛，嫁到了一個三歲多的丈夫了。

保瑛吃魏媽的乳至兩週歲也斷了奶。魏媽在田裏工作時，他們一對小夫妻的鼻孔門首都垂着兩條青的鼻涕坐在田堤上耍。這種生活像刻板文章的繼續至保瑛七歲那年，段

翁夫婦才接她回城去進小學校。魏媽對保瑛的進學是始終不贊成的，無奈段翁是住城的一個紳士，拿義務教育的艱深不易懂的名詞來恐嚇她，她只得聽她的童養媳回娘家去了。但魏媽也曾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保瑛到十六歲時要回來和她的兒子泰安成親。保瑛住娘家後，每遇年節假期也常向平和的農村裏來。

保瑛和她的弟弟保珍同進了縣立的初等小學校，初等小學校畢業後再進了高等小學校。保瑛十四歲那年冬，她和弟弟保珍也同在高等小學校畢業了。這八年間的小學校生活是平淡無奇的，保瑛身上也不起何等變化。高等小學校畢業後的保瑛姊弟再升進中學否，算是他們家庭裏的一個重要問題了。

「姊姊，你就這樣的回家去，不再讀書了麼？」保珍當着他的父母面前故意的問保瑛。「夠了，夠了。女人讀了許多書有甚麼用！還是早些回魏家去罷。你看魏家的姨母何等的心急。每次到來總嘮嘮叨叨的嘆息說着她家裏沒有幫手。」

褲脚高捲至膝部，赤着雙足，頭頂戴着一塊圍巾，肩上不是担一把鋤頭就担一担糞水桶。這就是農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保瑛每次向農村去，看見了會吐舌生長心的生活。保

瑛思念到不久就要脫離女學生生活，回山中去度農婦生活，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了。

「教會的女子中學要不到多少費用，就叫姊姊進去罷。」

「再讀也不能畢業了。姊姊十六歲就要回魏家的，高等小學的程度儘夠人受用了，不必再讀了。」段媽還是固執着自己的主張。

「不畢業有甚要緊！多讀一天有一天的智識！」保瑛惱着反駁她的母親。

「她既然執意要讀，就由她進教會的女中學罷。基督教本來信不得的，但有時不能不利用。聽說能信奉他們教會的教條的學生們，不單可以免學費，還可望教會的津貼。你看多少學生借信奉耶穌教爲名博教會的資助求學。最近的例就是吉叔父，你看他今年暑假回來居然的自稱學士，在教會的男女中學兼課，月薪六十五塊大洋錢！他在日市的教會大學——濫收中學畢業生，四年之後都給他們學位的大學——四年間的費用完全由教會供給。他們心目中只知道白燦燦的銀，教會資助他們的銀，所以不惜昧着自己的良心做僞善者。其實那一個真知有基督的。他們號稱學士又何曾有什麼學問！普通科學的程度還夠不上，說什麼高深學問！但他們回來也居然的說要辦大學了。真是聾子不怕雷！這些人的行爲

是不足爲法的，不過你們進了教會的學校後，就不可有反對耶穌教的言論，心裏不信就夠了，外面還是佯說信奉的好，或者也可以得教會的津貼。這就是孟夫子所說「權」也者是也。」

「是的，你提及吉叔我才想起來了。今天早上吉叔母差人過來——差她家的章媽過來問瑛兒可以到她家裏去住一年半載代她看小孩子麼？她說瑛兒若慢回壻家去，就到她家裏去住，她家雖教會和學校不遠，日間可以上課，早晚就替她看顧小孩子。」

「有這樣好的機會，更好沒有的了。瑛兒，你願意去麼？」

「……」含笑着點點頭的是保瑛。

段翁和吉叔的血統關係不是「嫡堂」，「從堂」這些簡單的名詞可以表明的了。他們的血統關係是「他們的祖父們是共祖父的兄弟——嫡堂兄弟。」

「聽說吉叔是個一毫不苟的基督教徒，你看他的滿臉枯澀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的脾氣了。他對你有說得過火的話，你總得忍耐着。吉叔母倒是個很平和的人，她是個女子師範出身的，你可以跟她學習學習。」保瑛初赴吉叔家時，她的母親送至城門首再三的叮囑。

「吉叔父——叔父兩個字聽着像很老了的，聽說他祇三十三歲，那裏會像有鬚老人般的難說話。我不信，我不信。」保瑛在途中担心的是吉叔父。「真的是可怕的人，也就少見他罷，我祇和章媽和叔母說話。」

吉叔的住家離城約五里多路，是在教會附近租的一棟民房。由吉叔住家到教會和學校還有半里多路。禮拜堂屋頂豎立着的十字架遠遠的望見了。學校的鐘樓也遠遠的望見了。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人住的幾列洋樓遠遠的望見了。在中國領土內只許白人遊耍，不准中國人進去的牧師們私設的果園中的塔也遠遠的望見了。最新最低矮的白人辦的幾棟病室也遠遠的望見了。經白人十餘年來的經營，原來是一塊單調的河畔沖積地，至今日變為一所氣象最新的文化村了。

「科學之力呢？宗教之力呢？小學校的理科教員都在謳歌科學之力的偉大。但吉叔一般人說是基督教之力。」保瑛懷着這個疑問正在思索中，吉叔的住家早站在她的眼前了。

三

最先出來迎他的是吉叔的兒子保瑋，今年四歲了。其次出來的是章媽。章媽說，吉叔在

學校還沒有回來。章媽又說，叔母吃過了中飯說頭暈，回房裏去午睡了。章媽最後問她吃過了中飯沒有。

「謝謝你，我吃過了來的。」保瑛攜着保琇的手跟着章媽達到會客廳裏來了。廳壁的掛鐘告訴她午後一點半了。

「姊姊今後住在我們家裏不回去麼？」保琇跟他的父母回到老祖屋時，常到保瑛那邊去耍，今見保瑛來了，靠在保瑛懷裏像靠在他母親懷裏一樣的親熱。

「是的，琇弟！以後我們常在一塊兒。你喜歡麼？」

「啊！喜歡，大喜歡。比媽媽還要多的喜歡你。媽媽是不和我頑的。」

「啊啦！你聽，瑛姑娘！他那張嘴真會騙人愛他。」章媽和保瑛同時的笑了。

「瑛姑娘，你今年多少歲了？十六？十七？」

「你看我那樣多歲數，章媽？」保瑛臉紅紅的。

「無論誰看來都要猜你是十七歲。至少十七歲！」

「十五歲喲，章媽，我是年頭——正月生的，才滿十四歲喲。」保瑛同時感着近來自己

身體上了生理的變化，禁不住雙頰緋紅的。

「我不信，祇十五歲？」

「真的瑛兒今年才十五歲。」裏面出來的是吉叔母——歲數還在二十五六間的年輕叔母。叔母的臉色始終是蒼白的。行近來時，額下幾條青色的血脈隱約的認得出，一見就知道她是個神經質的人。

「章媽說你頭暈，好了些麼，叔母！」

「中飯後睡了一忽兒，好了些了。」吉叔母一面伸出兩根蒼白的手指插入髻裏去搔癢，一面在打呵欠。打了呵欠後，她說：

「學校的用書你叔父都代你買了。你的房子章媽也代你打整好了，你和琇兒同一個房子。房子在我們寢室的後面，和你叔父的書房相聯，是很精緻的，方便讀書。琇兒，你不帶瑛姊到你們房裏去看看？」

中廳兩側是兩大廂房，近門首的是章媽的寢室，那一邊纔是叔母的寢室。大廂後面有兩間小房子，其實一間大房子，中間用木牆分截作兩間小房子。章媽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廚

房，一間是浴室。叔母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叔父的書房，一間是保瑛和保琇的房子。廂房的門和廳口同方向。保瑛的房子和吉叔父書房是同一個門出入的。經過書房，再進一重木牆的門就是她的房子了。書房的門正在中廳的屏風後的左隅。木牆門上掛一張白布簾，就是書房和保瑛保琇的房間的界線了。

保琇轉過屏風後，早跑進書房裏去了。叔母和保瑛也跟了過來，祇有章媽向反對方面的廚房裏去了。書房裏的陳設很簡單，靠窗一個大方桌，桌前一張藤椅子。近門首的壁下擺着一張茶几，兩側兩把小靠椅。靠廂房的方面靠壁的站着兩個玻璃書櫥。木牆的門和書櫥的垂直距離不滿五寸。接近大方桌靠着木牆擺着一張帆布椅。大方桌上面，文具之外亂堆着許多書籍。

「叔父不是在書房裏歇息？」保瑛看了書房裏的陳設，略放心些。

「不，他早晨在這裏預備點功課。晚上是很罕到書房裏來的。就有時讀書也在廳前，或在我的房裏。」

保瑛的房裏的陳設比較的精緻，靠廂方面的壁，面着窗擺着一張比較寬闊的木榻，是

預備她和保琇同睡。榻裏的被褥雖不算華麗，也很雅潔。靠窗是一張正式的長方形的書檯。叔母告訴她，這張檯原是叔父用着的，因為她來了就換給她用。靠內壁也有一個小玻璃書櫥。書櫥和寢榻中間有一臺風琴。這風琴給了保瑛無限的歡喜。書檯的這邊靠着木牆有一張矮藤桌和矮藤椅，藤桌上面放着許多玩具。近木牆門口有一小桌，桌上擺的是茶具。保瑛和叔母在房裏坐了一會，同喝了幾杯茶，章媽跑進來說保瑛的行李送到了。她的行李是很簡單的——一個大包袱，一個藤箱子。

「瑛姑娘來了麼？」保瑛和叔母坐在廳裏聽見吉叔父問章媽的聲音。

「回到家裏來，第一句就是問我來了沒有，吉叔父怕不是像母親所說的那樣可怕的人。」保瑛尋思着要出來，叔母止住她。叔父也走進廳前來了。

晚餐的時候，一家很歡樂的圍着會客廳的長檯的一端在吃稀飯。地方的習慣，早午兩餐吃飯，晚上一餐不論如何有錢的人家都是吃稀飯的。幾色菜也很清淡可口。保瑛想比自己父親家裏就講究得多了。

「歲月真的跑得快。我還在中學時代，瑛兒不是常垂着兩條青鼻涕和一班頑皮的小

學生吵嘴麼？你看現在竟長成起來了。」

「啊啦！叔父真會說謊。叔父在中學時代，我也有九歲十歲了，那裏會有青鼻涕不拭乾淨給人看見。」像半透明的白玉般的保瑛的雙頰飽和着鮮美的血，不易給人看的兩列珍珠也給他們看見了。鮮紅的有曲線美的唇映在吉叔父的網膜上比什麼還要美的。

到了晚上，小保瑛很新奇的緊跟着瑛姊要和他一塊睡。他在保瑛的榻上滾了幾滾，很疲倦的睡着了。叔父和叔母也回去歇息了。祇有章媽還在保瑛的房裏自言自語的說個不了。她最先問保瑛來到這裏慣不慣，其次問她要到什麼時候才回婆家去。保瑛最厭聽的就是有人問她的婆家；因為一提起婆家，像黑奴般的泰安，赤着足，戴着竹笠，赤着身的姿態，就很厭惡的在她眼前幻現出來。章媽告訴她，吉叔父對我們是正正經經的，臉色很可怕，但對叔母是很甜甜蜜蜜的多說多笑。章媽又告訴她，他們是很風流的，夜間常發出一種我們女人不該聽的笑聲。最後章媽告訴她說吉叔父是一個怕老婆的人。

章媽去後，保瑛暗想吉叔父並不見得是個很可怕的人。他對自己的態度是很懇切的，無論如何叔父今天是給了我一個生快感的印象。叔父的臉色說是白晰，甯可說是蒼白，高

長的體格。鼻孔門首蓄着純黑的短髭。此種自然的男性的姿態在保瑛看來是最可敬愛的。

「媽！媽媽！」保瑛給保琇的狂哭驚醒了。保琇睡醒時不見他的母親，便狂哭起來。

「琇弟，姊姊在這裏，不要怕，睡罷，睡罷。」保瑛醒來忙拍着保琇的肩膀。保琇只是不理，還是狂哭不止。

「啊，琇兒要媽媽，要到媽媽床上睡去，去，到媽媽那邊去。」叔父聽見保琇的哭聲跑了過來。

保瑛微微的鬆亂着，才睡醒來的雙目也微微的紅腫，純白的寢衣，這是睡醒後的美人的特徵。這種嬌媚的姿態由燈光的反射投進吉叔父的眼來，他禁不住癡望了保瑛片刻。給叔父這片刻間的注意，保瑛滿臉更紅熱着，低了頭，感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羞愧。

四

「叔父，我不上學去了。我祇在家裏，叔父早晚教我讀英文和國文就夠了。」保瑛由學校回來，在途上忽然的對吉叔父說。

「爲什麼？」吉叔父翻首笑問着她。她臉紅紅的低下頭去避他的視線。

「她們——同學們太可惡了。一切刻毒的笑話都敢向我說。」

「什麼笑話呢？」吉叔父還是笑着問。他一面想身體發育比一般的女性快的保璞，在一年級的小兒女們的羣中是特別會引人注意的。她的美貌更足以引起一班同學們的羨妬。

「你不想學他種的學科，就不上學也使得。」

「數學最討厭。什麼博物，什麼生理，什麼地理，歷史，我都自己會讀。就不讀也算了。我祇學英文國文兩科就夠了。」

「不錯，女人用不到高深的數學。高等小學的數學儘夠應用的了。」

「……」保璞想及她們對她的取笑，心裏真氣不過。

「她們怎樣的笑你？」吉叔父還是笑着問。

「叔父聽不得的。」保璞雙頰熱的祇回答了一句。過了一刻，「真可惡！說了罷！她們說我讀什麼書，早些回去担鋤頭，担大糞桶的好。」保璞祇把她們所說的笑話中最平常的告訴了叔父。

她們笑她，她和叔父來也一路的來，回去也一路的回去，就像兩夫婦般的。她們又笑她，學校的副校長和異母妹生了關係的醜聲，全縣人都知道了；段教員是個性的本能最銳敏的人，有這樣花般的姪女同住，他肯輕輕的放過麼？副校長和段教員難保不爲本教會的雙璧。

保瑛是很潔白的，但她們的取笑句句像對着她近來精神狀態的變化下針砭。她近來每見着叔父就像有一種話非說不可，但終不能不默殺下去；默殺下去後，她的精神愈覺得疲倦無聊。她有時負着琇弟在門首或菜園中躑躅時，叔父定跑過來看看保瑛。叔父的頭接近她的肩部時，就像有一種很重很重的壓力把她的全身緊壓着，呼吸也很困難，胸骨也會碎解的。

二月杪的南方氣候，漸趨暖和了。一天早上保瑛很早的起來，跑到廚房窗下的菜圃中躑躅着吸新鮮空氣。近牆的一根晚桃開了幾枝紅豔的花，像對着人作媚笑。保瑛走近前去，伸手想採折幾枝下來。

『採花嗎？』

保瑛忙翻過頭來，看叔父含着雪茄也微笑着走進菜圃來了。

「叔父！桃花開了喲！」她再翻轉頭去仰望着桃花。「一，二，三，四，五，六，六枝喲！明後天怕要滿開罷。」

雪茄的香味由她的肩後吹進鼻孔裏來。她給一種重力壓着了，不敢再翻轉頭來看。處女特有的香氣——才起床時尤更濃厚的處女的香氣，給了他一個奇妙的刺擊。

她把低垂着的一枝摘下來了。

「那朵高些兒。叔父，過來替我摘下來。」

吉叔父把吸剩的雪茄擲向地下，蹬着足尖，伸長左手探探那一枝桃花。不提防探了一個空，身體向前一閃，忙把右臂圍攬了保瑛的肩膀。他敵不住她的香氣的誘惑，終把她緊緊的抱了一忽。

廚房的後門響了，章媽的頭從裏面伸出來。保瑛急急的離開吉叔父的胸懷，但來不及了。章媽看見他和她親暱的狀態，把舌頭一伸，退入廚房裏去了。

「對不住了，保瑛。」吉叔父望着她低着頭急急的進屋裏去。保瑛經叔父這一抱，久鬱

積在胸部的悶氣像輕散了許多。

那晚上十二點鐘了。保瑛還沒有睡，癡坐在案前望洋燈火。叔父在叔母房裏的笑聲是對她的一種最可厭的誘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種笑聲竟引起了她的一種無理由的妬意。

「我還是回母親那邊去罷，我在叔父家裏再住不下去了。我再住在這家裏不犯罪就要鬱悶而死了——真的能死還可以，天天給沉重的氣壓包圍着，胸骨像要片片的碎裂，頭腦一天一天的固結；比死還要痛苦。今早上他是有意意的，我承認他是有意意的。那嗎對他表示同意，共犯罪麼？使不得，使不得，這種罪惡是犯不得的。我不要緊，叔父在社會上的名譽是要破產的。走嗎？我此刻捨不得他了。」

自後不再怕叔父的保瑛的瞞子，對着叔父像會說話般的——半惱半喜的說話般的。

「有一種怪力——叔父有一種怪力吸着我不肯放鬆。」保瑛身體內部所起的激烈的搖動的全部，在這一簡短的句語中完全的表示出來了。她幾次想這樣的對他說，但終沒有勇氣。她近來對叔父祇有兩種態度：不是紅着臉微笑，就沉默着表示她的內部的不滿。

和恨意。但這兩種態度在吉叔父眼中只是一種誘惑。

「明年就要回山村去了。回去和那目不識丁的牧童作伴侶了。我算是和那牧童結了婚的——生下來一週年後和他結了姻的，我是負着有和他組織家庭的義務了。社會都承認我是他的妻了。禮教也不許我有不滿的嗟嘆。我敢對現代社會爲叛逆者麼？不，不，不……除非我和他離開這野蠻的，黑暗的社會到異域去。」保瑛每念到既聯姻而未成親的丈夫，便感着一種痛苦。

五

造物像有意的作弄他們。那年秋吉叔父竟賦悼亡。有人說叔母是因流產而死的。又有人說是叔母身體本弱，又因性慾的無節制，終至殞命了。衆說紛紛，連住在他們家裏的保瑛也無從知道叔母的死因。

那年冬保瑛回山村的期限到了，段翁因族弟再三的請求，要保瑛再在他家中多住三兩個月替他早晚看顧無母之兒阿琇。保瑛自叔母死後，幾把叔父的家務全部一手承辦，不想再回小村去了。但在叔父家裏住愈久，愈覺得章媽可怕，時常要討章媽的不歡喜。

冬天的一晚，寒月的光由窗口斜投進保瑛的房裏來。她唱着歌兒把保琇哄睡了後，癡坐在窗前望窗外的冷月。章媽早睡了，叔父還沒有回來。寂靜而冷的空氣把她包圍得怕起來了。她渴望着叔父早一點回來。

「呃！深夜還有人在唱山歌。」梅嶺的風俗淫蕩，下流社會的青年男女常唱着山歌，踏月尋覓情人。「她們唱些什麼？」保瑛在側耳聽聲。

「不怕天寒路遠長，因有情妹掛心腸。妹心不解郎心苦，只在家中不睬郎。」男音。

「行過松林路漸平，送郎時節近三更。花叢應有鴛鴦睡，郎去莫攜紅燭行。」女音。

保瑛癡聽了一會，追憶及兩個月前坐在叔父膝上聽他們唱山歌和叔父評釋給她聽的時候的歡樂，望叔父回來之心愈切。

狗吠了。叔父回來了。保瑛忙跑出來開門。

「啊呀！我自來沒見過叔父醉到這個樣子！」保瑛提着手電燈把酒氣衝人，滿臉通紅的叔父接了進來。

「可愛的，可憐的小鳥兒！」吉叔父把嬌小的保瑛壓抱近自己胸膛上來。

他和她攜着手回到書房裏對面坐着默默的不說話。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他！」她也在這樣的想。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她！」他也在這樣的想。

默坐了半點多鐘，保瑛先破了沉默，

「叔父今晚在什麼地方吃醉了？」

「我們在日市的大學同學開了一個懇親會。雖說是懇親會，實是商議對副校長的態度。因為近來有一班學生要求副校長自動的辭職。我們當教員的當然不能贊許學生的要求。最公平無私，也只能取個中立態度。學生們說副校長不經教會會衆的推選，也不經誰的委任便自稱為副校長。學生又說副校長近來私刻名片，揭華校長的頭銜混充校長了。學生們又說副校長是蓄妾的淫棍，沒有做教徒的資格。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和異母妹通情，久留在他家裏不放回妹夫家去，害得妹夫向他的老婆宣布離婚。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借捐款籌辦大學的名，替正校長的美國人聚斂；美國人是一見黃金就滿臉笑容的，所以死也庇護着副校長，默許他在教會中作惡。學生們又說學校能容納這樣道德墮落的校長，學校是全無

價值的了；爲母校恢復名譽起見，不能不把副校長放逐。可憐的就是，有一般窮學生希望着副校長的栽培——希望着副校長給他的兒子們吃剩的殘羹餘飯給他們吃，死擁護這個不名譽的校長，說副校長就是他們的精神上的父親，攻擊副校長即是破壞他們的母校，罵副校長就和罵他們父親一樣，他們是認副校長做父親的了！

「你們當教員的決取了什麼態度？」保璞笑着問。

「還不是望副校長栽培的人多，叫副校長做父親的多！取中立態度的祇有我和K君兩個人。其他都怕副校長會把他們的飯碗弄掉。要顧飯碗就不能把良心除掉。現在的社會只管顧着良心是會餓死的！你看副校長的洋樓，吃麵包牛乳，他的生活幾幾乎趕得上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色人的生活了，這全是他不要良心的效果！」吉叔父說後連連的嘆息。

「……………」保璞祇默默的不說話，

「他們很可惡的還取笑我。他們像知道我們……………」

「他們取笑你什麼？」保璞臉紅紅的望着叔父。

「他們說我是個不耐寂寞的人，這兩三個月來真的守着獨身不是還是個疑問。」吉

叔父說了後笑了。

「討厭的他們的什麼話都亂說！」保瑛微笑着斜視吉叔父表示一種媚態。「是的，叔父，章媽真可怕喲！」她像有件重要事要對叔父說，「章媽說，「瑛姑娘你近來變怪了。爲什麼專揀酸的東西吃？」她說了後還作一種謔笑，害得我真難爲情。真的，我近來覺得再沒有酸的東西好吃的。」

「真了麼？我們所疑慮的真了麼？」叔父覺得自己的雙頰及額都發着熱。

「知道真不真！不過那東西過了期還不見來。」保瑛蹙着額像在恨叔父太無責任了。

「……………」叔父祇嘆了一口氣。

「萬一是真的說話，我這身體如何的處置，叔父！」

「你就回去，快回去和你的丈夫成親罷！」無責任的，卑怯的叔父想把這句話說出來，但怕傷了姪女兒的心，又吞下去了。他祇能默默的。

兩人又沉默了一刻。

「除了這梅城地方外，他處沒有吃飯的地方麼？」保瑛像籌思什麼方法的樣子，很決

意的問。

「你爲什麼這樣的問？」

「我們三個就離開這個地方不好麼？」

由教會的栽培，造成的師資祇能在教會學校當教師，別的學校是不歡迎的了，就像個刑餘之人一樣到外地找飯吃的問題，在卑怯的吉叔父是完全沒有把握。他還是默默的。

六

保瑛回山村去時，正是春花盛開的時候。保瑛回去四五日後就寄了一封信來。她的信裏說，他和她的相愛，照理是很自然而神聖的，不過叔父太卑怯了。她的信裏又說最初她是很恨叔父之太無責任，但回來後很思念叔父，又轉恨而爲愛了。她和他的分離完全是因爲受了社會習慣的束縛和禮教的制限。她的信裏又說，總之一句話，是她自己不能戰勝性的誘惑了。她的信裏又說從夢裏醒來，想及自己的身體會生這種結果，至今還自覺驚異。她的信裏又說此世之中，本有人情以外的人情，她和他的關係，由自己想來實在是很正當的戀愛。她的信裏又說，他對他的肉體的真操雖不能保全，但對他的精神的真操是永久存在的。

她的信裏又說，她回來山村中的第二天的早上，發見那牧童睡在她身傍時，她的五腑六臟差不多要碎裂了。她的信裏又說，她此後時常記着叔父教給她的『Love in Eternity』這一句。她的信裏最後說，寄她的愛給琇弟。

叔父讀了她的信後，覺着和她同居時的恐怖和苦惱還沒有離開自己。保瑛雖然怨我，但我誤了她一生之罪是萬不能辭的。他同時又悔恨不該在自己的生涯上遺留一個拭不乾淨的污點。

他重新追想犯罪的一晚。

妻死後兩周月了，他很寂寞的。有一次他看見她身上的衣單，把亡妻的一件皮襖兒改裁給她。那晚上他把那改裁好了的皮襖帶回來。他自妻死後，每天總在外邊吃晚飯，要章媽睡後才回來。

「你試把牠穿上，看合式不合式。」他坐在書房裏的案前吸着雪茄。

「走不開，琇弟還沒熟睡下去。」保瑛自母死後，每晚祇親着她，偎倚着才睡。

「你看，他聽見我們說話又睜開眼睛來了。不行，琇弟！那裏每晚上要摸着人的胸懷才

睡的你再來摸，我不和你一塊兒睡了。」

叔父聽見保琇醒了，走進保瑛房裏來。

「不行喲！不行喲！人家脫了外衣要睡了，還跑到人的房裏來。」保瑛笑惱着說。帳沒有垂下，保瑛擁着被半坐半眠的偎倚着保琇，她祇穿一件白色的寢衣，胸口微微的露出。吉叔父癡看了一會，給保瑛趕出書房外去了。

過了半個時辰的沉默。

「睡了麼？」

「睡了，低聲些。」叔父聽見她下床的音響，不一刻她把胸口的鈕兒鈕上，穿着寢衣跑出來了。

「皮襖兒在那裏？快給我穿。冷，真冷。」

她把皮襖穿上後，低着頭自己看了一會然後再解下來。

「叔父，肩脅下的衣扣緊得很，你替我解一解罷。」

吉叔父行近她的身傍，耐人尋味的處女的香氣悶進他的鼻孔裏來。關於皮襖的做工

和價值，她不住的尋問。她的一呼一吸的氣息把叔父毒得如癡如醉了。他們終於免不得熱烈的擁抱着接吻。

「像這樣甜密的追憶，就便基督復生也免不了犯罪的。」他嘆息着對自己說。

自後半年之間，她並無信來。一直到十月初旬才接到她來一封信。

「…………叔父，今天我們的紀念日，你忘記了麼？我前去一封信後很盼望叔父有信覆我，但終歸失望了。叔父的不理我或是怕寫給我的信萬一落在他人手裏，則叔父犯罪的證據給人把持着了。如果我所猜的不會錯時，那我就不能不哭——真的不能不哭叔父的卑怯。我不怕替叔父生嬰兒，叔父還怕他人嘲笑麼？我想叔父既然這樣無情的不再理我，那我就算了，我也不再寫信來惹叔父的討厭了。不過叔父，你要知道我身體，因為你變化為不尋常的身體了。我因這件事，我的眼淚未曾乾過。叔父若不是個良心死絕的人，不來看看我，也該寄一封信來安慰我。我的丈夫和婆婆都有點知道我們的祕密，每天的冷譏熱刺實在令人難受。叔父，你須記着我這個月內就要臨盆了。每念及此，我寂寞得難耐。我想，我能夠因難產而死——和可憐的嬰兒一同死去，也倒乾淨省却許多罪孽。叔

父，你試想想，我這腹中的嬰兒作算能生下來，長成後在社會中不受人鄙賤，不受人虐待麼？叔父你要知道我們間的戀愛不算罪惡，對我們間的嬰兒不能盡父母之責才算是罪惡。喲！最後我希望你有一回來看我，一回就夠了！我不敢對你再有奢望了……」

自她生了嬰兒後，氣量狹小的社會對吉叔父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名教上和教育上的重大問題。社會說，如果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犯罪，不單要把他從教育上趕出去，也要把他從社會趕出去。族人們——從來嫉妬他的族人們說，若她和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關係，是要從此地方的習慣，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一任族人的鞭撻，最後就用錐鑽刺死她；把男的趕出外地去，終身不許他回原籍。雖經教會的醫生證明說，妊娠八個月餘就產下來的倒很多，不能硬把這妊娠的期短，就斷定女人是犯罪；但是族人還是聲勢洶洶的。

吉叔父看見自己在這地方再站不住了。教會學校也暗示的聽他自動的辭職。他把保琇托給親戚後，決意應友人的招請，到毛里寺島去當家庭教師。他臨動身，會到山村的塔後向她和她的嬰兒告別。他和她垂淚接吻時，聽見採樵的少女在山上唱山歌。

「帆底西風塵鬢酸，阿郎外出妹搖船，不怕西風寒透骨，怕郎此去不平安。」

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於蕉嶺山中。

——小說月報——